集外集拾遺



魯迅 著

魯迅三十年集

3

集外集拾遺

一九〇九年始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集外集拾遺



目錄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附録

一九〇九年

『域外小說集』序言

域外小說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愼，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犂然有當于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于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一九一二年

懷舊

周逴

吾家門外有青桐一株、高可三十尺、每歲實如繁星、兒童擲石落桐子、往往飛入書窗中、時或正擊吾案、一石入、吾師禿先生輒走出斥之。桐葉徑大盈尺、受夏日微瘁、得夜氣而舒、如人舒其掌、家之閽人王叟、時汲水沃地去暑熱、或掇破几椅、持菸筒、與李媼談故事、每月落參橫、僅見菸斗中一星火、而談猶弗止。

彼輩納晚涼時、禿先生正教予屬對、題曰紅花、予對曰青桐、則揮曰平仄弗調、令退、時予已九齡、不識平仄爲何物、而禿先生亦不言、則姑退、思久弗屬、漸展掌拍吾股使發大聲如撲蚊、覺禿先生知吾苦、而先生仍弗理、久之久之、始作搖曳聲曰、來、余健進、便書綠草二字、曰紅平聲、花平聲、綠入聲、草上聲、去矣、余弗遑聽、躍而出、禿先生復作搖曳聲曰、勿跳、余

則弗跳而出。

予出復不敢戲桐下、初亦嘗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而禿先生必繼至、作厲聲曰、孺子勿惡作劇、食事既耶、盍歸就爾夜課矣、稍迕、次日即以界尺擊吾首曰、汝作劇何惡、讀書何笨哉、我禿先生蓋以書齋爲報讎地者、遂漸弗去、況明日復非清明端午中秋、予又何樂、設清晨能得小恙、映午而愈者、可藉此作半日休息亦佳、否則禿先生病耳、死尤善、（一句一轉）弗病弗死、吾明日又上學讀論語矣。

明日、禿先生果又按吾論語、頭搖搖然釋字義矣。先生又近視、故唇幾觸書、作欲嚙狀、人常咎吾頑、謂讀不半卷、篇頁便大零落、不知此咻咻然之鼻息、日吹拂是、紙能弗破爛、字能弗漫漶耶。予縱極頑、亦何至此極耶、禿先生曰、孔夫子說、我到六十便耳順、耳是耳朵、到七十便從心所欲、不踰這個矩了……余都不之解、字爲鼻影所遮、余亦不見之、但見論語之上、載先生禿頭、爛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特頗模糊臃腫、遠不如後圃古池之明晰耳。

先生講書久、戰其膝、又大點其頭、似自有深趣、予則大不耐、蓋頭光雖奇、久觀亦自厭倦、勢胡能久。『仰聖先生！仰聖先生！』幸門外突作怪聲、如見眚而呼救者。

『耀宗兄耶……進可耳、』先生止論語不講、舉其頭、出而啓門、且作禮。

予初殊不解先生何心、敬耀宗竟至是。耀宗金氏、居左鄰、擁巨貲、而敝衣破履、日日食菜、面黃腫如秋茄、卽王翁亦弗之理、嘗曰、彼自蓄多金耳、不以一文見贈、何禮爲、故翁愛予而對耀宗特傲、耀宗亦弗恤、且聰慧不如王翁、每聽談故事、多不解、唯唯而已、李媼亦謂、彼人自幼至長、但居父母膝下、如因人、不出而交際、故識語殊聊聊、如語及米、則竟曰米、不可別粳糯、語及魚、則竟曰魚、不可分魴鯉、否則不解、須加註幾百句、而註中又多不解語、更須用疏、疏又有難詞、則終不解而止、因不好與談。惟禿先生特優遇、王翁等甚訝之、亦亦私揣其故、知耀宗曾以二十一歲無子、急蓄妾三人、而禿先生亦云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故嘗投贈以三十一金、購如夫人一、則優禮之故、自因耀宗純孝、王翁雖賢、學終不及先生、不測高深、亦無足怪、蓋卽予亦經覃思多日、始得其故者。

『先生、聞今朝消息耶。』

『消息……未之聞……甚消息耶。』

『長毛且至矣！』

「長毛……哈哈、安有是者……」

耀宗所謂長毛、即仰聖先生所謂髮逆、而王翁亦謂之長毛、且云、時正三十歲、今王翁已越七十、距四十餘年矣、即吾亦知無是。

「顧消息得自何墟三大人云不日且至矣。……」

「三大人耶……則得自尊府者矣。是亦不可不防。」先生之仰三大人也甚於聖人、遂失色繞案而踱。

「云可八百人已遣底下人復至何墟探聽、問究以何日來……」

「八百……然安有是……哦、殆山賊或近地之赤巾黨耳。」

禿先生智慧甚、立悟非是、不知耀宗固不論山賊海盜白帽赤巾、皆謂之長毛、故禿先生所言、耀宗亦弗弗解（映不辨粳糯。）

「來時當須備飯、我家廳事小、擬借張睢陽廟庭饗其半、彼輩既得飯、其出示安民耶。」耀宗稟性魯、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術、則有家訓、王翁曾言其父嘗遇長毛、伏地乞命、叩額赤腫如鵝、得弗殺、爲之治庖侑食、因獲殊寵、得多金、逮長毛敗、以術逃歸、漸爲富室、

蕪市云、時欲以一飯博安民、殊不如乃父智。

『此種亂人、運必弗長、試搜盡綱鑑易知錄、豈見有成者……特特亦間不無成功者、飯之、亦可也、雖然、耀宗兄！足下切勿自列名、委諸地甲可耳。』

『然！先生能爲書順民二字乎。』

『且勿且勿、此種事殊弗宜急、萬一竟來、書之未晚、且耀宗兄！尚有一事奉告、此種人之怒、固不可攖、然亦不可太與親近、昔髮逆反時、反貼順民字樣者、間亦無效、賊退後、又窘於官軍、故此事須待賊薄蕪市時再議。惟尊眷卻宜早避、特不必過遠耳。』

『良是良是、我且告張睢陽廟道人去耳。』

耀宗似解非解、大感佩而去、人謂遍搜蕪市、當以我禿先生爲第一智者、語良不誣、先生能處任何時世、而使己身無幾微之痏、故雖自盤古開闢天地後、代有戰爭殺伐治亂興衰、而仰聖先生一家、獨不殉難而亡、亦未從賊而死、綿綿至今、猶巍然擁皋比爲予頑弟子講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若由今日天演家言之、或曰由祖宗之遺傳、顧自我言之、則非從讀書得來、必不有是、非然、則我與王翁李媪、豈獨不受遺傳、而思慮之密、不如此也。

耀宗既去、禿先生亦止書不講、狀頗愁苦、云將返其家、令予廢讀、予大喜、躍出桐樹下、雖夏日炙吾頭、亦弗卹、意桐下爲我領地、獨此一時矣。少頃、禿先生急去、挾衣一大縛、先生往日惟遇令節或年暮一歸、歸必持八銘塾鈔數卷、今則全帙儼然在案、但攜破篋中衣履去耳。

予窺道上、人多於蟻陣、而人人悉函懼意、惘然而行。手多有挾持、或徒其手、王翁語予、蓋圖逃難者耳。中多何墟人、來奔蕪市、而蕪市居民、則爭走何墟、王翁自云前經患難、止吾家勿倉皇、李媼亦至金氏問訊、云僕尤弗歸、獨見衆如夫人、方檢脂粉薌澤紈扇羅衣之屬、納行篋中、此富家姨太太似視逃難亦如春遊、不可廢口紅眉黛者、予不暇問長毛事、自撲青蠅誘蟻出、踐殺之、又舀水灌其穴、以窘蟻禹、未幾見日腳遽去木末、李媼呼予飯、予殊弗解、今日何短、若在平日、則此時正苦思屬對、看禿先生作倦面也。飯已、李媼挈予出、王翁亦已出而納涼、弗改常度、惟環而立者極多、張其口如觀鬼怪、月光娟娟、照見衆齒、歷落如排朽瓊、王翁吸烟語甚緩。

「……當時、此家門者、爲趙五叔、性極憨、主人聞長毛來。令逃、則曰、主人去、此家虛、我

不留守、不將爲賊占耶……」

「唉、蠢哉……」李媼斗作怪叫、力斥先賢之非。

「而司爨之吳媼亦弗去、其人蓋七十餘矣、日日伏廚下不敢出、數日以來、但聞人行聲、犬吠聲、入耳慘不可狀、既而人行犬吠亦絕、陰森如處冥中、一日遠遠聞有大隊步聲、經牆外而去、少頃少頃、突有數十長毛入廚下、持刀牽吳媼出、語格磔不甚可辯、似曰、老婦！爾主人安在！趣將錢來！吳媼拜曰、大王、主人逃矣、老婦餓已數日、且乞大王食我、安有錢奉大王、一長毛笑曰、若欲食耶、當食汝、即以一圓物擲吳媼懷中、血糢糊不可視、則趙五叔頭也……」

「啊、吳媼不幾嚇殺耶」李媼又大驚叫、衆目亦益瞠、口亦益張。

「蓋長毛叩門、趙五叔堅不啓、斥曰、主人弗在、若輩強欲入盜耳、長……」

「將得眞消息來耶……」則禿先生歸矣、予大窘、然察顏色、頗不似前時嚴厲、因亦弗逃、思倘長毛來、能以禿先生之頭擲李媼懷中者、余可日日灌蟻穴、弗讀論語矣。

「未也……（接筆不測從莊子得來）長毛遂毀門、趙五叔亦走出、見狀大驚、而長

毛……」

「仰聖先生！我底下人返矣」耀宗竭全力作大聲、進且語。

「如何、」禿先生亦問且出睇其近眼、逾於余常見之大、餘人亦競向耀宗。

「三大人云長毛者誑、實不過難民數十人、過何墟耳、所謂難民、蓋猶常來我家乞食者，」耀宗慮人不解難民二字、因盡其所知、爲作界說、而界說只一句。

「哈哈、難民耶……呵……」禿先生大笑、似自嘲前此倉皇之愚、且嗤難民之不足懼、衆亦笑、則見禿先生笑、故助笑耳。（用筆之活、可作金針度人）

衆既得三大人確消息、一鬨而散、耀宗亦自歸、桐下頓寂、僅留王翁輩四五人、禿先生踱良久、云又須歸慰其家人、以明晨返、遂持其八銘塾鈔去、臨去顧余曰、一日不讀、明晨能熟背否、趣去讀書、勿惡作劇、余大憂、目注王翁菸火不能答、王翁則吸菸不止。（轉彎處俱見筆力）余見火光閃閃、大類秋螢墮草叢中、因憶去年撲螢誤墮蘆蕩事、不復慮禿先生。

「唉、長毛來、長毛來、長毛初來時良可恐耳、顧後則何有」王翁輟菸、點其首。

「翁蓋遇長毛者、其事奈何、」李媼急詢之。

『翁曾作長毛耶』余思長毛來而禿先生去、長毛蓋好人王翁善我必長毛耳。

『哈哈未也——李媼、時爾年幾何、我蓋二十餘矣。』

『我纔十一、時吾母挈我奔平田、故不之遇。』

『我則奔幌山——當長毛至吾村時、我適出走、鄰人牛四、及我兩族兄稍遲、已爲小長毛所得、牽出太平橋上、一一以刀砍其頭、皆不殊、推入水、始斃、牛四多力、能負米二石五升走半里、今無如是人矣。（寫得活現眞繪聲繪影、）我走及幌山、已垂暮、山顚喬木、雖略負日腳、而山趺之田禾、已受夜氣、色較白日爲青、既達山趺、後顧幸無追騎、心稍安、而前瞻不見鄰人、則凄寂悲涼之感、亦與併作、久之神定、夜漸深、寂亦彌甚、入耳絕無人聲、但有吱吱！喔喔！……』

『喔喔？』吾大惑、問題不覺脫口、李媼則力握余手禁余、一若余之懷疑能貽大禍於媼者。

『蛙鳴耳、此外則貓頭鷹、鳴極慘厲……唉、李媼、爾知孤木立黑暗中、乃大類人耶。……哈哈、顧後則何有、長毛退時、我村人皆操鍬鋤逐之、逐者僅十餘人、而彼雖百人不

敢返關、此後每日必去打寶、何墟三大人、不即因此發財者耶。」

「打寶何也、」余又惑。

「唔、打寶打寶……凡我村人窮追、長毛必投金銀珠寶少許、令村人爭拾、可以緩追、余曾得一明珠、大如戎菽、方在驚喜、牛二突以棍擊吾腦、奪珠去、不然縱不及三大人、亦可作富家翁矣、彼三大人之父何狗保、亦卽以是時歸何墟、見有打大辮子之小長毛、伏其家破櫃中……」

「啊！雨矣、歸休乎、」（不肯一筆平鈍、故借雨作結、解此法、行文直游戲耳、）李媼見雨便生歸心。

「否否且住」余殊弗願、大類讀小說者、見作驚人之筆後、繼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則偏欲急看下回、非盡全卷不止、而李媼似不然。

「咦！歸休耳、明日晏起、又要吃先生界尺矣。」

雨益大，打窗前芭蕉巨葉、如蟹爬（狀物入細）沙、余就枕上聽之、漸不聞。（三字妙若云睡去、便是笨漢。）

背者屢。

「啊！先生！我下次用功矣……」（餘波照映前文不可少）

「啊！甚事？夢耶？……我之噩夢、亦爲汝嚇破矣、……夢耶？何夢？」李媪趨就余榻、拍余

「夢耳……無之……媪何夢？」

「夢長毛耳……明日當爲汝言、今夜將半、睡矣、睡矣。」

實處可致力、空處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誤、靈機人所固有、非難事也。曾見青年綴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餖飣、無有是處、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

（焦木附誌）

（文中旁點，批語，當係登載小說月報時惲鐵樵先生所加。茲仍其舊，以見當時雜誌編輯的體例。 編者。）

一九一九年

對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見

孟真先生：

來信收到了。現在對于新潮沒有別的意見：倘以後想到什麼，極願意隨時通知。

新潮每本裏面有一二篇純粹科學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見，以爲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于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譬如說天文忽然罵陰曆，講生理終于打醫生之類。現在老先生聽人說『地球橢圓』，『元素七十七種』，是不反對的了。新潮裏裝滿了這些文章，他們或者還暗地裏高興。（他們有許多很鼓吹少年專講科學，不要議論，新潮三期通信內有史志元先生的信，似乎也上了他們的當。）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而仍發議論，庶幾乎他們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于天下了。總而言之，

從三皇五帝時代的眼光看來，講科學和發議論都是蛇，無非前者是青梢蛇，後者是蝮蛇罷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還是毒重的好。——但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消說得。

新潮裏的詩寫景敘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點單調。此後能多有幾樣作風很不同的詩就好了。翻譯外國的詩歌也是一種要事，可惜這事很不容易。

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偪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來信說好，大約是夜間飛禽都歸巢睡覺，所以單見蝙蝠能幹了。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我想中國總該有天才，被社會擠倒在底下，——破破中國的寂寞。

新潮裏的雪夜，這也是一個人，是愛情還是苦痛，（起首有點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說家夢裏也沒有想到過。這樣下去，創作很有點希望。扇誤譯的很好。推霞實在不敢恭維。

魯迅。四月十六日。

〔一九一九年五月，新潮一卷五號所載。〕

一九二〇年

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

德 尼采

一

察拉圖斯忒拉三十歲的時候，他離了他的鄉里和他鄉里的湖，並且走到山間。他在那里受用他的精神和他的孤寂，十年沒有倦。但他的心終于變了，——一天早晨，他和曙光一齊起，進到太陽面前對他這樣說：

「你這大星！倘使你沒有那個，那你所照的，你有什麼幸福呵！

十個年來你總到我的石窟：你的光和你的路，早會倦了，倘使沒有我，我的鷹和我的蛇。

但我們每早晨等候你，取下你的盈溢而且爲此祝福你。

喂！我饜足了我的智慧，有如蜜蜂，聚蜜過多的似的，我等候伸出來的手了。

我要贈，我要分了，直到人間的賢人又欣喜他的愚和窮人又欣喜他的富。

所以我應該升到深處去了：像你晚間所做的，即使你到了海後面也還將光輝給與下界一樣，你這太富了的星！

我該，像你，下◎去◎了，就如這些人所稱的，我要下到這些裏去。

然則祝福我，你這靜眼睛，能看着最大幸福而不妬的！

祝福這盃子，那要盈溢的水會金閃閃的從他涌出而且處處都帶着你歡喜的反照！

喂！這盃子又要空了，察拉圖斯忒拉又要做人了。」

——這樣開始了察拉圖斯忒拉的下去。

二

察拉圖斯忒拉獨自下了山，沒有人和他遇見。但他走到樹林時候，在他面前忽然站

着一個老人，那是離開了他的聖舍，到樹林裏尋覓樹根的；于是這老人對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

『這遊子于我並非生人：許多年前他經過這里了的。他名察拉圖斯忒拉，但他變了。先前你背了你的灰上山：現在你要帶着你的火入谷麼？你不怕放火犯的罰麼？是的，我認得察拉圖斯忒拉潔淨的是他的眼睛，他嘴裏也沒有藏着惹厭。他不是舞蹈者似的走着麼？

察拉圖斯忒拉變了，察拉圖斯忒拉成了孩子了，察拉圖斯忒拉是一個醒的了：你到睡着的那里要做甚麼？

在海裏似的你生活在孤寂裏，那海也擡着你。咦，你要上陸了麼？咦，你又要自己拖着你的身體了麼？』

察拉圖斯忒拉對答說：『我愛人。』

『我爲什麼，』聖者說，『要走到樹林和荒地裏？這豈不是，因爲我太愛了人麼？現在我愛神：人卻不愛。人之于我是一件太不完全的東西。對于人的愛，會把我

糟了。」

察拉圖斯忒拉對答說：『我怎樣說是愛呢！我是將贈品給于人。」

『不要給他們，』聖者說，『反不如從他們取下一些，和他們一同負擔着——這是于他們最舒服的：倘于你也有些舒服！

如果你要給他們，便不要比布施給的多，而且還須使他們來乞！」

『不然，』察拉圖斯忒拉答，『我不是給一點布施。我還不至于窮到怎地。」

聖者笑察拉圖斯忒拉並且這樣說：『便試看吧，他們會愛你的寶！他們對于孤獨者有疑心而且也不相信，我們的來，是爲着餽贈的。

我們的足音度過他們的街，響的太孤寂。他們夜間在他們的牀上聽到一個人走，還在太陽出山之前，總要自己問着說：這偷兒要到那里去呢？

不要去到人間，住在樹林子裏！還不如到禽獸裏去罷！你怎不要學着我，——做熊隊裏的熊，鳥隊裏的鳥呢？」

『聖者住在樹林裏做甚麼呢？』察拉圖斯忒拉問。

聖者答：「我作歌並且唱他，我倘若作了歌，我笑，哭，而且吟：我這樣地讚美神。我用唱，笑，哭和吟以讚美神，讚美我的神。但你又給我們什麼做贈品呢？」

察拉圖斯忒拉聽了這句話，他對聖者行一個禮並且說：『我有什麼給你們呢！但不如使我趕快走罷，趁我們從你們只取了一個無有！』——于是他們作了別，一個老人和一個男子，笑着，像兩個童子的笑。

察拉圖斯忒拉剩了一個人的時候，他這樣對他的心說：『這怎麼能呵！這老聖人在他的樹林裏還沒有聽到這件事，神是死了！』

三

察拉圖斯忒拉來到接着樹林的最近的市集的時候，他看見許多羣衆，聚在市場裏：這就因爲傳揚之後，都要看一個走索的人。于是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

我教你們超人！人是一件東西，該被超越的，你們爲要超越他，可曾做過什麼了？

一切事物歷來都做一點東西勝過自己：然而你們卻要做這大潮的退潮，並且與其

超過人，倒不如回到禽獸麼？

猴子于人算什麼？一場笑話或一件傷心的恥辱罷了。人于超人也正如此：一場笑話或一件傷心的恥辱罷了。

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

誰是你們裏的最聰明的，那也不過草木和游魂的不合和雜種罷了。但我豈教你們做游魂或草木麼？

喂，我教你們超人！

超人是地的意義。你們的意志說罷：超人須是地的意義！

我懇願你們，我的兄弟，忠于地並且不要相信那個，那對你們說些出世的希望的！這是下毒者，無論他故意不是。

這是生命的侮蔑者，潰爛者和自己中毒者，地也倦于這些了：他們就該去了！

從前褻瀆神是最大的褻瀆，但神死了，這褻瀆也跟着死了。現在的最可怕的是褻瀆

地，以及尊敬那無從研究的內臟甚于地的意義！

從前魂靈傲然的看着肉體：那時這侮蔑要算最高：——他要肉體瘦削，可怕，飢餓。他以爲這樣可以脫離了肉體和地。

阿，這魂靈自己纔是瘦削，可怕，飢餓哩：殘酷是這魂靈的娛樂！

但你們現在，我的兄弟們，對我說：你們的肉體怎樣說你們的魂靈？你們的魂靈不是窮乏和汙穢和可憐的滿足麼？

眞的，人間是汙穢的浪。人早該是海了，能容下這汙穢的浪而沒有不淨。

喂，我教你們超人：這便是海，在他這里能容下你們的大侮蔑。

你們所能體驗的，什麼爲最大？那便是大侮蔑之時。在這時候，不但你們的幸福討厭，而且連着你們的理性和你們的道德。

這時候，你們說：『在我的幸福有什麼！單是窮乏和汙穢和可憐的滿足罷了。但我的幸福該自己糾正了存在！』

這時候，你們說：『在我的理性有什麼！他追求智識能像獅子追求食物麼？他單是窮

乏和汙穢和可憐的滿足罷了！』

這時候，你們說：『在我的道德有什麼！他還沒有使我猛烈。我倦極了我的善和我的惡！一切都是窮乏和汙穢和可憐的滿足罷了！』

這時候，你們說：『在我的正義有什麼！我並不見得我是猛火和煤。然而正義是猛火和煤！』

這時候，你們說：『在我的同情有什麼！這同情豈不是十字架，那愛人的，釘在上面的麼！但我的同情並非釘殺。』

你們這樣說了麼？你們這樣叫了麼？唉唉，我但願聽到你們這樣的叫了！不是你們的罪惡——卻是你們的自滿向天叫，是對于你們罪惡上的你們的吝嗇向天叫！

用他的舌尖舐你們的閃電在那里呢？應該種在你們裏的風狂在那里呢？

喂，我教你們超人：這便是這閃電，這便是這風狂！——

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了的時候，一個人從羣衆中叫喊說，『我們聽夠了講走索者

的話了；現在將他給我們瞧罷！』于是所有羣衆都笑察拉圖斯忒拉。但那走索者，以爲這話是提着他的，便開始了他的技藝。

四

但察拉圖斯忒拉注視羣衆而且驚訝。他便這樣說：

人是一條索子，結在禽獸和超人的中間，——一條索子橫在潭上。

是危險的經過，危險的在中途，危險的回顧，危險的戰慄和站住。

在人有什麽偉大，那便是，爲了他是橋樑不是目的；于人能有什麽可愛，那便是，因爲他是經過又是下去。

我愛那，除卻做那下去者之外，不要生活者，這也便是經過者。

我愛大侮蔑者，因爲他是大崇拜者而且是到彼岸的熱望的箭。

我愛那，不先在星的那邊尋了根底，下去做犧牲：卻犧牲在地上，只爲這地總有時候當屬于超人者。

我愛那，只爲認識，纔活着，而且只爲超人總有時候當來活着，纔要認識者。這便是他要他的下去。

我愛那，勞動和發明，都只爲超人建造房子和爲他準備土地。動物和植物者：這便是他要他的下去。

我愛那，自愛他的道德者：因爲道德是至于下去的意志與熱望的箭。

我愛那，自己不留下一點精神，卻要精神全屬于他的道德者：這樣他便作爲精神而過了橋梁。

我愛那，從他的道德造出他的脾氣和他的運命者：這樣他便要爲着他的道德活着或不再活着。

我愛那，不要太多的道德者：一個道德是多于兩個，因爲那是更多的結，在這上頭掛着運命。

我愛那，對于精神的浪費，不要感謝，也不報償者：這便是他只有餽贈而不要藏着。

我愛那，倘骰子擲下于他有利，便自羞恥者，這時他問：我不是欺詐的賭客麼？——這

便是他要到底裏去。

我愛那，在他的行爲以前，先撒出了金言，以及比他約言，總是做得更多者：這便是他要他的下去。

我愛那，糾正將來，而且補救已往者：這便是他要過了現在而到底裏去。

我愛那，懲辦他的神，就因爲愛他的神者：這便是他須爲着他的神的憤怒而到底裏去。

我愛那，便是受了傷，靈魂也深深地，並且爲着小事件也能到底裏去者：這樣他便欣然的過了橋梁。

我愛那，靈魂很充滿，至于自己忘了，而且一切事物都在他這里者：這樣便是一切事物都是他的下去。

我愛那，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心者：這樣便是他的頭單是他的心的內臟，但他的心趕着他至于下去。

我愛那一切，沈重的水滴似的，從掛在人上面的黑雲，點滴下落者：他宣示說，閃電來

哩，並且作爲宣示者而到底裏去。

喂，我是閃電的宣示者，是雲裏來的沈重的一滴：但這閃電便名超人。』——

五

察拉圖斯忒拉說了這話的時候，又看着羣衆而且沈默了。『他們在這里站着，』他對他的心說，『他們在這里笑：他們不懂我，我不是合于這些耳朵的嘴。

入于他們，應該先打碎了耳朵，使他們學，用着眼聽麼？應該像罐鼓和街道說教師似的格格的聒麼？或者他們只相信吃嘴麼？

他們有一點東西，藉此高傲着。使他們高傲的，名爲什麼呢？這便名教育，這便使他們賽過了牧羊兒。

因此他們不樂聽對于自己的「侮蔑」這一句話。那麼我便要將高傲說給他們。

那麼我便要對他們說最可侮蔑的事：但這便是末⊚人。』

于是察拉圖斯忒拉對羣衆這樣說：

到這時候了，人自己豎起他的目的。到這時候了，人種下他最高希望的萌芽。

你們的土壤還很肥。但你們的土壤也會貧瘠的，至于再不能從他這里長出高大的樹。

唉！這時候會來的，人再不能從人上頭射出他的熱望的箭，而且他的弓弦也忘卻了發響了！

我說給你們：人該在自己裏有一點渾沌，爲能够生出一個舞蹈的星。我說給你們：你們在你們裏還有着渾沌。

唉！這時候會來的，再不能生出什麼星了。唉！這時候會來的，都成了自己再也不能侮蔑的，最可侮蔑的人了。

喂！我示給你們末人。

『甚麼是愛！甚麼是創造？甚麼是熱望？甚麼是星？』——末人這樣問，映着眼。

地也就小了，在這上面跳着末人，就是那做小了一切的。他的種族是跳蚤似的除滅不完；末人活得最長久。

「我們發見了幸福了！」末人說而且䀹着眼。

他們離開了那些地方，凡是難于生活的：因爲人要些溫暖。人也還愛鄰人而且大家擠擦着：因爲人要些溫暖。

生病和懷疑的，在他們算有罪：大家小心着走。還有在石子或人裏絆了腳的呵，一個獃子！

加減一點毒：會做舒服的夢。終于許多毒：便是舒服的死。

人也還勞動，因爲勞動便是娛樂。但人都用了心，想這勞動不會損。

人再沒有窮的和富的了：兩樣都太煩厭。誰還要統治呢？誰還來服從呢？兩樣都太煩厭。

沒有牧人，一個羊羣！個個要一樣，個個是一樣：誰有想到別的，是自己要進狂人院去。

「從前是全世界都錯了」——最怜悧的人說而且䀹着眼。

人都聰明而且知道一切，現出什麼事：所以揶揄沒有了期。人也還紛爭，但也就和睦——否則毀了胃。

人都爲白晝尋一點他的小高興，又爲晚上尋一點他的小高興：但人都尊重健康。

『我們發見了幸福了，』——末人說而且映着眼。——

這里完結了察拉圖斯忒拉的開首的說話，人也稱作『序言』的：因爲這時候，衆人的呼喊和嘲笑將他打斷了。『給我們這末人，阿，察拉圖斯忒拉——他們這樣叫——造我們成爲這末人！我們便贈給你超人！』所有的羣衆歡呼而且鼓舌。察拉圖斯忒拉卻愀然的，對他的心說：

『他們不懂我：我不是合于這些耳朵的嘴。

或者我生活在山間太長久，我聽那流水和樹木也太多了：現在對了他們說，不異對着牧羊兒。

不動的是我的靈魂而且朗然如上午的山。但他們想，我是冷的，是一個譏刺家正在嚇人的嘲罵。

現在他們瞥視我而且笑：而且他們正在笑，他們也仍嫌忌我。這有冰在他們的笑裏。

六

但這里發生一件事，使所有的嘴都堵住所有的眼都睜大了。這時走索者已經開始了他的藝：他跨出小門便在索子上走，索子繫在兩塔之間，這模樣，橫亘在市場和羣衆上面的。但他剛在他的中途，小門又開一次，一個花綠小子，小丑似的，跳了出來而且用快步去追趕那第一個。『前去，羊脚，』他的怕人的聲音叫喊說，『前去，懶畜生，私販子，病臉！不要教我用我的脚跟搔癢你！你在兩塔中間幹甚麼？你屬于塔裏面，人應該監禁你，一個更好的，比你更好，你阻了他自由的道！』——每一句話，他便一步一步的只是逼近：但到他在他後面只剩了一步時候，便現出可怕的事，至于所有的嘴都堵住所有的眼都睜大了：——他發一聲喊，惡鬼一般，跳過了這人，這正在路上的。當他看見他競爭者這樣的得了勝，便失了他的頭和他的索子；他拋卻竿子，直射下來比竿子還迅速，一陣手和脚的風車似的，直向着深處。市場和羣衆有如海，正當濤頭內捲時的，都騰跳推擠着奔逃，而且最甚的，是該當落下那身體來的所在。

但察拉圖斯忒拉卻站着，緊靠着他，落下了身體，變樣而且損傷，只是沒有死。過一刻，神識回到這破爛者這里，他並且看見察拉圖斯忒拉跪在自己的旁邊。「你在這里做甚麼？」他終于說，「我早知道，惡鬼會從我這里偷去一條腿。現在他拉我到地獄去，你肯攔阻他麼？」

「憑我的名譽，朋友，」察拉圖斯忒拉答，「全是沒有的事，凡是你所說的：沒有鬼也沒有地獄。你的靈魂會比你的肉體死得更迅速：現在再不要怕了！」

這人疑疑惑惑的一擡眼。「倘若你是說眞理，」他于是說，「我如果失了生命，便什麼都沒有失了。我差不多一匹動物，人教他跳舞，用了鞭撻和一點食料的了。」

「那不然，」察拉圖斯忒拉說，「你拏危險做你的職業，這是無可侮蔑的。現在你于你的職業到了底了：所以我要用我的手埋葬你。」

察拉圖斯忒拉說了的時候，這臨終者已經沒有答了；但他動一動手，彷彿因為感謝，要尋察拉圖斯忒拉的手似的。——

七

這時到了晚上，市場藏在昏暗裏；羣衆都散開，因爲新奇和喫驚也自困倦了。察拉圖斯忒拉卻傍着死屍坐在地上而且沉在思想裏：他這樣的忘了時候。但終于到了夜，一陣寒風吹過這孤獨者。于是察拉圖斯忒拉站起身並且對他的心說：

「眞的，察拉圖斯忒拉做了一場好漁獵，他沒有漁到人，卻漁了一個死屍。

無聊的是人的存在而且總還是無意義：一個小丑便能完結了他的運命。

我要教給人以他們的存在的意義：這便是超人，是從人的黑雲裏出來的閃電。

但我于他們還遼遠，我的意思說不到他們的意思。我于人們還是一個中間物在傻子和死屍之間。

暗的是夜，暗的是察拉圖斯忒拉的路。來呵，你又冷又硬的伙伴呵！我搬你走罷，到那用我的手埋葬你的所在去。」

八

察拉圖斯忒拉將這些說給他的心的時候，他抗死屍在他背上並且上了路。他還沒有走到一百步，有一個人，暗地走近他而且接着他耳朵竊竊的說——而且看哪！那人，那說話的，正是搭的小丑。『出了這市，阿，察拉圖斯忒拉，』他說；『嫌忌你的太多了。善人和正人都嫌忌你，他們稱你爲他們的讎人和侮蔑者；正當信仰的信徒也嫌忌你，他們稱你爲大衆的危險者。你所徼幸的，是那些人都哄笑你：你而且眞的，你是小丑一般的說。你所徼幸的，是你結識了死狗子；你這樣卑下的時候，你將你自己在今天救出了。但離開了這市——否則明天早晨我會跳過你，一個活的超過一個死的。』他說了這些的時候，這人便消失了；但察拉圖斯忒拉依然在暗的小路上向前走。

在市門口，他遇見了掘墳人：他們用火把照在他臉上，認識察拉圖斯忒拉而且對于他很嘲罵。『察拉圖斯忒拉背了死狗去了：很好，察拉圖斯忒拉做了墳匠！因爲我們的手對于這炙肉太乾淨了。察拉圖斯忒拉要從惡鬼偷他的食料麽？好哩！晚餐平安罷！只要惡

鬼不是一個更高的偷兒，比着察拉圖斯忒拉！——他會兩個都偸，他會兩個都喫！』他們大家都哄笑而且將頭湊在一處。

察拉圖斯忒拉對于這些沒有答一句話，只是走他的路。他走了兩小時，經過樹林和藪澤時候，他聽得許多豺狼的飢餓的吼聲，在自己便也覺着飢餓。他于是站在一所寂寞的屋面前，在裏面點着燈火的。

『飢餓侵襲于我，』察拉圖斯忒拉說，『盜賊似的，在樹林藪澤間，我的飢餓侵襲我，而且在深夜。

我的飢餓有怪脾氣。他到我這里常在飲食之後，而且現在是終日沒有來：他留在那里了？』

于是察拉圖斯忒拉叩這家的門。現出一個老人；他拏着燈火並且問：『誰到我和我的難睡這里來呢？』

『一個活的和一個死的，』察拉圖斯忒拉說。『給我喫和喝罷，我在白晝都忘了。有人，飼養餓人的，是爽快他自己的靈魂：智者曾這樣說。』

老人去了，但便回來並且給察拉圖斯忒拉麵包和酒。『爲餓人計，這是壞地方，』他說；『我因此住在這里。禽獸和人都到我這里，到獨居者這里來。但也教你的伙伴喫喝罷，他比你還乏呢。』察拉圖斯忒拉回答說：『死的是我的伙伴，我向他難於說妥哩。』『這不關我的事，』老人怏怏的說；『誰叩我的家，便也應該取，凡我所給的。喫罷幷願你們平安呵！』——

此後察拉圖斯忒拉又走了兩小時，靠着道路和星的光：因爲他是久慣的夜行人而且所愛的是，看一切睡着者的臉。但到東方發白的時候，察拉圖斯忒拉知道在深林中間，于他再沒有路。他于是將死屍橫在空洞樹裏，當作枕頭——因爲他要對于豺狼保護他——自己也臥在地面和苔上。他即刻熟睡了，這疲乏的身體，但有着不動的靈魂的。

九

察拉圖斯忒拉睡的很長久，非獨曙光經過了他的臉上，而且連着上午。但終于睜開他的眼：他駭然的看着樹林和寂靜，他駭然的看進自己的裏面。他于是急忙站起，有如水

夫，忽然望見陸地的，並且歡呼：因爲他見到了新眞理了。他便這樣對他的心說：

「在我發出了一道光：我要伙伴，並且活的，——不是死伙伴和死屍，由我背着，到我要去的所在的。

我倒是要活伙伴，那隨着我，因爲自己要隨着——並且到我要去的所在的。

在我發出了一道光：察拉圖斯忒拉不必對羣衆說，卻對伙伴說！察拉圖斯忒拉不該做羊羣的牧人和狗！

要從羊羣裏誘出他許多——因此我來了。羣衆和羊羣該憤恨我：在牧人要叫察拉圖斯忒拉是盜賊。

我說牧人，他們卻自稱是善人和正人。我說牧人，他們卻自稱是正當信仰的信徒。

看這善人和正人罷！他們甚麼最嫌忌？那弄碎他們的價目的表册的，破壞者，犯法者：——但這正是創造者。

看一切信仰的信徒罷！他們甚麼最嫌忌？是那，那弄碎他們的價目的表册的，破壞者，犯法者：——但這正是創造者。

創造者尋求伙伴，不是死屍，也不是羊羣和信徒。創造者尋求同創造者，是那，將新價目寫上新表册的。

創造者尋求伙伴，是同收穫者：因爲他周圍一切都成熟，可以收穫了。但在他缺少一百把鐮刀：他纔拔着穗子而且煩惱。

創造者尋求伙伴，而且是那，那知道鐮刀的。人會叫他們是毀滅者；善和惡的侮蔑者。但這正是收穫者和祝賀者。

察拉圖斯忒拉尋求伙伴，察拉圖斯忒拉尋求同收穫者和同祝賀者：他同羊羣和牧人和死屍能做什麼！

現在你，我的第一伙伴呵，平安罷！我將你在你的空樹裏好好的埋了，我將你在豺狼面前好好的防了。

但我告別于你，時光回轉了。在曙光和曙光之間我這里來了一個新眞理。

我不該做牧人，做墳匠。我再不要對羣衆說：這是我對死屍說的末一回。

我要結識創造者，收穫者，祝賀者，我要指示他們虹霓，和所有超人的階級。

我將唱我的歌給獨居者以及並居者；有誰對于未聞的事還有耳朵的，我要弄重他的心，用了我的幸福。

我要向我的目的，我走我的路；我跳過遲延和怠慢。這樣但願我的走便是他們的下去！」

十

察拉圖斯忒拉將這些說給他的心，太陽剛到正午：他疑問模樣的看向天空——因爲他聽得一隻鳥的尖利的叫聲在他上面。看哪！一隻鷹在空中轉着大圈，而且一條蛇掛在他這里，不像餌食，卻是一個女友因爲伊牢牢的纏在他的頸頸。

「這是我的動物！」察拉圖斯忒拉說並且從心裏歡喜着。

「太陽下最高傲的動物和太陽下最聰明的動物——他們出來偵察的。

他們要偵察，察拉圖斯忒拉是否還活着。眞的，我還活着麼？

我在人間比在禽獸裏更危險。察拉圖斯忒拉走着危險的路。願我的動物引導我！」

察拉圖斯忒拉說了這話的時候，他想到樹林裏的聖者的話，歎息，並且這樣的對他的心說：

「我願更聰明些！我願從根底裏聰明，如我的蛇！

但我希求着不能的事：我希求我的高傲，總和我的聰明一同去！

倘使一旦我的聰明離開我：——唉，他總愛這事，飛去！——願我的高傲也和我的愚昧一齊飛了罷！」——

——這樣開始了察拉圖斯忒拉的下去。

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是尼采的重要著作之一，總計四篇，另外序言 (Zarathustra's Vorrede) 一篇，是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作的。因爲只做了三年，所以這本書並不能包括尼采思想的全體；因爲也經過了三年，所以裏面又免不了矛盾和參差。

序言一總十節，現在譯在前面；譯文不妥當的處所很多，待將來譯下去之後，

再回上來改定。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書又用箴言（Sprueche）集成，外觀上常見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現在但就含有意思的名詞和隱晦的句子略加說明如下：

第一節敍 Zarathustra 入山之後又大悟下山而他的下去（Untergang），就是上去。Zarathustra 是波斯拜火教的教主，中國早知道，古來譯作蘇魯支的就是；但本書只是用他名字，與教義無關，惟上山下山及鷹蛇，卻根據着火教的經典（Avesta）和神話。

第二節敍認識的聖者（Zarathustra）與信仰的聖者在林中會見。

第三節 Zarathustra 說超人（Uebermensch）。走索者指舊來的英雄以冒險爲事業的；羣衆對于他，也會麕集觀覽，但一旦落下，便都走散。游魂（Gespenst）指一切幻想的觀念：如靈魂，神，鬼，永生等。不是你們的罪惡——卻是你們的自滿向天叫……意卽你們之所以萬劫不復者，並非因爲你們的罪惡，卻因爲你們的自滿，你們的怕敢犯法；何謂犯法，見第九節。

第四節 Zarathustra 說怎樣預備超人出現。星的那邊謂現世之外。

第五節 Zarathustra 說末人 (Der Letzte Mensch)。

第六節 Zarathustra 出山之後，只收穫了一個死屍，小丑 (Possenreisser) 有兩樣意思：一是烏託邦思想的哲學家，說將來的一切平等自由，使走索者墜下；一是尼采自況，因爲他亦是理想家(G. Naumann 說)，但或又謂不確 (O. Gramzow)。用脚跟搔癢你是跑在你前面的意思。失了他的頭是張皇失措的意思。

第七節 Zarathustra 驗得自己與羣衆太遼遠。

第八節 Zarathustra 被小丑恐嚇，墳匠嘲罵，隱士怨望。墳匠 (Toteng-raeb n) 是專理死屍的人，指陋劣的歷史家，只知道收拾故物，沒有將來的眼光；他不但嫌忌 Zarathustra，並且嫌忌走索者，然而只會詛咒。老人也是一種信仰者，但與林中的聖者截然不同，只知道布施不管死活。

第九節 Zarathustra 得到新眞理，要尋求活伙伴，埋去死屍，我 (Zarathustra)

的幸福謂創造。

第十節鷹和蛇引導 Zarathustra 開始下去。鷹與蛇都是標徵：蛇表聰明，表永遠輪迴 (Ewige wiederkunst)；鷹表高傲，表超人。聰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羣衆。而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 (Bildung) 的結果。

〔一九二〇年六月，新潮二卷五號所載。〕

一九二四年

又是『古已有之』

太炎先生忽然在教育改進社年會的講壇上『勸治史學』以『保存國性，』眞是慨乎言之。但他漏舉了一條益處，就是一治史學，就可以知道許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大概是不甚治史學的，所以將多用驚歎符號應該治罪的話，當作一個『幽默。』其意蓋若曰，如此責罰，當爲世間之所無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學的。所以于史學很生疏。但記得宋朝大鬧黨人的時候，也許是禁止元祐學術的時候罷，因爲黨人中很有幾個是有名的詩人，便遷怒到詩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條命令，不准大家做詩，違者笞二百！

而且我們應該注意，這是連內容的悲觀和樂觀都不同的，卽使樂觀，也仍然笞一百！

那時大約確乎因爲胡適之先生還沒有出世的緣故罷，所以詩上都沒有用驚歎符號，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答一千了，如果用上面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答一萬了，加上『縮小像細菌放大像礮彈』的罪名，只少也得答十萬。衣萍先生所擬的區區打幾百關幾年，未免過于從輕發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個很寬大的『民之父母，』只是想學心理學是不很相宜的。

然而做詩又怎麼開了禁呢？聽說是因爲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動手做起來了。

可惜中國已沒有皇帝了，只有並不縮小的礮彈在天空裏飛，那有誰來用這還未放大的礮彈呢？

呵呀！還有皇帝的諸大帝國皇帝陛下呀，你做幾首詩，用些驚歎符號，使敝國的詩人不至於受罪！罷！唉!!!

還是奴隸的聲音，我防愛國者要這樣說。

誠然，這是對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確乎是一個他族的奴隸，國性還保存着，所以『今

倘有之，』而且因爲我是不甚相信歷史的進化的，所以還怕未免『後仍有之。』舊性是總要流露的，現在有幾位上海的青年批評家，不是已經在那里主張『取締文人，』不許用『花呀』『吾愛呀』了麼？但還沒有定出『笞令』來。

倘說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進化：那麼，我也就可以算從他族的奴隸進化到同族的奴隸，臣不勝屏營欣忭之至！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報副刊所載。〕

高尚生活

荷蘭 Multatuli 作

一

高遠地，高遠地在天空中翺翔着一隻蛺蝶。他自己得意着他的美和他的自由，而尤其是在享用那些橫在他下面的一切的眺望。

『同到上面來，這里來！』他大聲叫喚，向了一直在他下面的，繞着地上的樹木飛舞着的他的弟兄們。

『阿，不的，我們吸蜜而且停在這底下！』

『倘使你們知道這里多少好看，一切都在眼中呵！阿，來罷，來！』

『在那上面，是否也有花，可以吸養活我們的蜜的麼？』

『可以從這里看見一切花，而且這享用……』

『你在那上面可有蜜麼？』

沒有，這是眞的，蜜在那上面是沒有的！

這反對住在下面的可憐的蛺蝶，乏了……

然而他想要停在天空裏。

他以爲能够俯視一切，一切都在眼中，很美。

然而蜜呢……蜜？沒有，蜜在那上面是沒有。

他衰弱了，這可憐的蛺蝶。他的翅子的鼓動只是遲鈍起來。他向下面走而且眼界只是減少……

但是還努力……

不，還不行，他低下去了！……

『唉，你終于到這里來了，』弟兄們叫喊說。『我們對你怎麼說的呢？現在你來罷，從來吸蜜，像我們一樣。我們很知道的花裏！』

弟兄們這樣叫喊而且得意，以爲他們是對的，也不但因爲他們對于上面的美並沒有必要的緣故。

「來罷，並且像我們似的吸蜜！」

這蛺蝶只是低下去，……他還要……這里是一叢花卉……他到了這里麼？……他早不是低下去，……他落下去了！他落在花叢旁邊，在路上，在車道上……

他在這里被一匹驢子踏爛了。

二

高遠地，高遠地在天空中翱翔着一隻蛺蝶。他自己得意着他的美和他的自由，而尤其是在享用那些橫在他下面的一切的眺望。

他向着他的弟兄們叫喚，教他們應該上來，然而他們反對了，因爲他們不肯離開了在下面的蜜。

他却不願意在下面了，因爲他怕被得得的蹄子踏得稀爛。

這其間，他也如別的蛺蝶們，對于蜜有同樣的必要，他便飛到一坐山上去，那里是生着美麗的花，而且在驢子是過于高峻的。

而且他倘若望見，在下面的他的弟兄們中的一個，太走近了路上的轍迹，曾經踏爛過許多落下的蛺蝶們的地方去，他便盡了他的能力，用翅子的鼓動來警告。

然而這並沒有得到注意。他的弟兄們在下面毫沒有看見這山上的蛺蝶，因爲他們只對于蜜的採集在谷底裏忙，而不知道山上也生着花卉。

（譯自"Ideen" 1862.）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京報副刊所載。〕

無禮與非禮

荷蘭 Multatuli 作

在薩木夜提——我不知道，這地方可是這樣稱呼的，然而這是我們的言語上的缺點，我們應該來彌縫——在薩木夜提有一種禮教，是從頭到脚，滿塗上臭爛的柏油。

一個年青的薩木夜提人沒有照辦。他全不塗，不塗柏油也不塗別的什麽。

『他不尊我們的禮教，』一個薩木夜提的老師說，『他沒有禮……他是無禮。』

這話都以爲很對。那少年自然就被重罰了。他其實比別的人都捉得更多的海豹，然而也無益。人們奪下他的海豹來，分給了順從地塗着柏油的薩木夜提人，而使他挨着餓。

但是來得更壞了。這年青的薩木夜提人在這不塗狀態中生活了若干時之後，終于開手，用香油來洗了……

「他違背了禮教做，」這時老師說，「他是非禮！好，我們要更其收沒他的海豹，而且另外還打他……」

這事情就實現了。但因爲在薩木夜提還沒有知道讒謗演說以及壓制法律，以及誣告法，以及胡塗的正教義或虛僞的自由說，還沒有腐敗的政治以及腐敗的官僚，以及朽爛的下議院——于是人們打這病人，就用了他自己捉來的海豹的多下來的骨頭。

（譯自"Ideen" 1862.）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京報副刊所載。〕

通訊

孝觀先生：

我的無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將記者先生打退，使其先『敬案』而後『道歉，』感甚，佩甚。

我幼時並沒有見過湧幢小品；回想起來，所見的似乎是西湖游覽志及志餘，明嘉靖中田汝成作。可惜這書我現在沒有了，所以無從覆案。我想，在那裏面，或者還可以得到一點關于雷峯塔的材料罷。

魯迅。二十四日。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京報副刊所載。〕

案：我在論雷峯塔的倒掉中，說這就是保俶塔，而伏園以爲不然。鄭孝觀先生遂作雷峯塔與保叔塔一文，據湧幢小品等書，證明以這爲保俶塔者蓋近是。文載二十四日副刊中，甚長，不能具引。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補記。）

一九二五年

詩歌之敵

大大前天第十次會見「詩孩，」談話之間，說到我可以對于文學週刊投一點什麼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藝上有偉大的尊號如詩歌小說評論等，多少總得裝一些門面，使與尊號相當，而是隨隨便便近于雜感一類的東西那總該容易的罷，于是即刻答應了。此後玩了兩天，食粟而已，到今晚纔向書桌坐下來豫備寫字，不料連題目也想不出，提筆四顧，右邊一個書架，左邊一口衣箱，前面是牆壁，後面也是牆壁，都沒有給我少許靈感之意。我這纔知道：大難已經臨頭了。

幸而因「詩孩」而聯想到詩，但不幸而我于詩又偏是外行，倘講些什麼「義法」之流，豈非「魯般門前掉大斧。」記得先前見過一位留學生，聽說是大有學問的。他對我

們喜歡說洋話，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見洋人卻常說中國話。這記憶忽然給我一種啓示，我就想在文學週刊上論打拳至于詩呢？留待將來遇見拳師的時候再講。但正在略略躊躇之際，卻又聯想到較爲妥當的，曾在學燈——不是上海出版的學燈——上見過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來了，于是就將他的題目直抄下來：『詩歌之敵。』

那篇文章的開首說，無論什麼時候，總有『反詩歌黨』的。編成這一黨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專訴于想像力的或種藝術的魅力，最要緊的是精神的熾烈的擴大，而他們卻已完全不能擴大了的固執的智力主義者；二、是他們自己曾以媚態奉獻于藝術神女，但終于不成功，于是一變而攻擊詩人，以圖報復的著作者；三、是以爲詩歌的熱烈的感情的奔进，足以危害社會的道德與平和的那些懷着宗教精神的人們。但這自然是專就西洋而論。

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卽對于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最顯著的例是洛克，他觀作詩，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學方面發揚了偉大的天才的巴士凱爾，于詩美也一點不懂，曾以幾何學者的口吻斷結說：

「詩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凡是科學底的人們，這樣的很不少，因爲他們精細地研鑽着一點有限的視野，便決不能和博大的詩人的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相通。近來的科學者雖然對于文藝稍稍加以重視了，但如意大利的倫勃羅梭一流總想在大藝術中發見瘋狂，奧國的佛羅特一流專一用解剖刀來分割文藝，冷靜到入了迷，至于不覺得自己的過度的穿鑿附會者，也還是屬于這一類。中國的有些學者，我不能妄測他們于科學究竟到了怎樣高深，但看他們或者至于詫異現在的青年何以要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或者至于用算盤來算定新詩的樂觀或悲觀，即以決定中國將來的運命，則頗使人疑是對于巴士凱爾的冷嘲。因爲這時可以改篡他的話：「學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

但反詩歌黨的大將總要算柏拉圖。他是藝術否定論者，對于悲劇喜劇，都加攻擊，以爲足以滅亡我們靈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緒，凡有藝術，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實在」尙隔三層；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馬。在他的理想國中，因爲詩歌有能鼓動民心的傾向，所以詩人是看作社會的危險人物的，所許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資料的作品，即對

于神明及英雄的頌歌。這一端，和我們中國古今的道學先生的意見，相差似乎無幾。然而柏拉圖自己卻是一個詩人，著作之中，以詩人的感情來敍述的就常有；理想國，也還是一部詩人的夢書。他在青年時，又曾委身于藝圃的開拓，待到自己知道勝不過無敵的荷馬，卻一轉而開始攻擊，鄙視詩歌了。但自私的偏見，彷彿也不容易支持長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亞里士多德做了一部詩學，就將爲奴的文藝從先生的手裏一把搶來，放在自由獨立的世界裏了。

第三種是中外古今觸目皆是的東西。如果我們能夠看見羅馬法皇宮中的禁書目錄，或者知道舊俄國教會裏所詛咒的人名，大概可以發見許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罷，然而我現在所知道的卻都是耳食之談，所以竟沒有寫在紙上的勇氣。總之，在普通的社會上，歷來就罵殺了不少的詩人，則都有文藝史實來作證的了。中國的大驚小怪，也不下于過去的西洋，綽號似的造出許多惡名，都給文人負擔，尤其是抒情詩人。而中國詩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淺太偏，走過宮人斜就做一首『無題，』看見樹椏叉就賦一篇『有感。』和這相應，道學先生也就神經過敏之極了：一見『無題』就心跳，遇『有感』則立刻滿臉發

燒，甚至于必以學者自居，生怕將來的國史將他附入文苑傳。

說文學革命之後而文學已有轉機，我至今還未明白這話是否眞實。但戲曲尙未萌芽，詩歌卻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幾個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嚴風中顫抖。聽說前輩老先生，還有後輩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來尤厭惡戀愛詩；可是說也奇怪，詠歎戀愛的詩歌果然少見了。從我似的外行人看起來，詩歌是本以發抒自己的熱情的，發訖即罷；但也願意有共鳴的心絃，則不論多少，有了也即罷；對于老先生的一顰蹙，殊無所用其慚惶。縱使稍稍帶些雜念，即所謂意在撩撥愛人或是『出風頭』之類，也並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對于老先生的一顰蹙，即更無所用其慚惶。因爲意在愛人，便和前輩老先生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們一搖頭而慌忙輟筆，使他高興，那倒像撩撥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們賞識美的事物，而以倫理學的眼光來論動機，必求其『無所爲』，則第一先得與生物離絕。柳陰下聽黃鸝鳴，我們感得天地間春氣橫溢，見流螢明滅于叢草裏，使人頓懷秋心。然而鸝歌螢照是『爲』什麽呢？毫不客氣，那都是所謂『不道德』的，都正在

大『出風頭，』希圖覓得配偶。至于一切花，則簡直是植物的生殖機關了。雖然有許多披着美麗的外衣，而目的則專在受精，比人們的講神聖戀愛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憐的陶潛林逋，卻都不明白那些動機。

一不小心，話又說得不甚馴良了，倘不急行檢點，怕難免真要拉到打拳。但離題一遠，也就很不容易勒轉，只好再舉一種近似的事，就此收場罷。

豢養文士彷彿是贊助文藝似的，而其實也是敵。宋玉司馬相如之流，就受着這樣的待遇，和後來的權門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聲色狗馬之間的玩物。查理九世的言動，更將這事十分透徹地證明了的。他是愛好詩歌的，常給詩人一點酬報，使他們肯做一些好詩，而且時常說：『詩人就像賽跑的馬，所以應該給喫一點好東西。但不可使他們太肥；太肥，他們就不中用了。』這雖然對于胖子而想兼做詩人的，不算一個好消息，但也確有幾分真實在內。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詩人彼家飛 (A. Petöfi) 有題 B. Sz. 夫人照像的詩，大旨說『聽說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沈默在幸福裏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也正是一些的意思。但不

要誤解，以爲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詩，必須在幸福的家庭裏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盡如此的。相反的例並不少，最顯著的是勃朗寧和他的夫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京報附設之文學週刊所載〕

關于『苦悶的象徵』

王鑄先生：

我很感謝你遠道而至的信。

我看見廚川氏關于文學的著作的時候，已在地震之後，苦悶的象徵是第一部，以前竟沒有留心他。那書的末尾有他的學生山本修二氏的短跋，我翻譯時，就取跋文的話做了幾句序。跋的大意是說這書的前半部原在改造雜誌上發表過，待到地震後掘出遺稿來，卻還有後半，而並無總名，所以自己便依據登在改造雜誌上的端緒，題爲苦悶的象徵，付印了。

照此看來，那書的經歷已經大略可以明瞭，（1）作者本要做一部關于文學的

書，——未題總名的，——先成了創作和鑒賞論兩篇，便登在改造雜誌上；學燈上明權先生的譯文，當即從改造雜誌翻出。（2）此後他還在做下去，成了第三第四兩篇，但沒有發表，到他遭難之後，這纔一起發表出來，所以前半是第二次公開，後半是初次。（3）四篇的稿子本是一部書，但作者自己並未定名，于是他的學生山本氏只好依了第一次公表時候的端緒，給他題爲苦悶的象徵。至于怎樣的端緒，他卻並未說明，或者篇目之下，本有這類文字，也說不定的，但我沒有改造雜誌，所以無從查考。

就全體的結構看起來，大約四篇已算完具，所缺的不過是修飾補綴罷了。我翻譯的時候，聽得豐子愷先生也有譯本，現則開已付印，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上月看見東方雜誌第二十號，有仲雲先生譯的廚川氏一篇文章，就是苦悶的象徵的第三篇；現得先生來信，纔又知道學燈上也早經登載過，這書之爲我國人所愛重，居然可知。現在我所譯的也已經付印，中國就有兩種全譯本了。

魯迅。一月九日。

【備考：】

給魯迅先生的一封信

魯迅先生：

我今天寫這封信給你，也許像你在『楊樹達君的襲來』中所說的，『我們並不曾認識了哪；』但是我這樣的意見，忍耐得好久了，終於忍不住的說出來，這在先生也可以原諒的罷。

先生在晨報副鐫上所登的苦悶的象徵，在這篇的文字的前面，有了你的自序；記不切了，也許是像這樣的說吧！『牠本是廚川君刦後的作品，由了燒失的故紙堆中發出來的，是一包未定稿。本來沒有什麼名字，他的友人，逕直的給他定下了，——叫作苦悶的象徵。』先生這樣的意見，或者是別有所見而云然。但以我在大前年的時候，所見到的這篇東西的譯稿，像與這裏所說的情形，稍有出入；先生，讓我在下面說出了吧。

在學燈上，有了一位叫明權的，曾譯載過廚川君的一篇東西，叫作苦悶的象徵。我曾經拿了他的譯文與先生的對照，覺得與先生所譯的一毫不差。不過他

只登了創作論與鑒賞論，下面是甚麼也沒有了，大約原文是這樣的罷。這篇譯文，是登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時日本還沒地震，廚川君也還健在；這篇東西，既然有了外國人把牠翻譯過，大概原文也已揭載過了罷。這篇東西的命名，自然也是廚川君所定的，不是外國人所能杜撰出來的。若然，先生在自序上所說的，他友人給他定下了這個名字，——苦悶的象徵，——至少也有了部份的錯誤了罷。

這個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爲那時候日本還沒有地震，廚川君也還沒有死，這篇名字，已經出現過而且發表的了。依我的愚見，這篇東西，是廚川君的未定稿，大約是崇底住的；廚川君先前有了創作論和鑒賞論，又已發表過，給他定下了名字，叫作苦悶的象徵。後來文藝上的幾個根本問題的考察，文藝的起源，又先後的做成功了。或者也已發表過，這在熟於日本文壇事實的，自然知道，又把牠攤集在一塊去。也許廚川君若沒有死，還有第五第六的幾篇東西，也說不定呢！但是不幸廚川君是死了，而且是死於地震的了；他的友人，就把他這一包刼後

的遺稿，已經命名過的，——苦悶的象徵，——發表出來，這個名字，不是他的友人——編者——所臆定的，是廚川君自己定下的；這個假定大約不至有了不對了罷。

以上幾則，是我的未曾作準的見解，先生看見了牠，可以給我個明白而且澈底的指導麼？

先生，我就在這裏止住了罷？

王鑄。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京報副刊所載。〕

『忽然想到』附記

我是一個講師，略近于教授。照江震亞先生的主張，似乎也是不當署名的。但我也曾用幾個假名發表過文章，後來卻有人詰責我逃避責任；況且這回又帶些攻擊態度，所以終于署名了。但所署的也不是眞名字；但也近于眞名字，仍有露出講師馬腳的弊病，無法可想，只好這樣罷。又爲避免糾紛起見，還得聲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國古今人，乃是一部份，別的許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內！然而這麼一說，我的雜感眞成了最無聊的東西了，要面面顧到，是能夠這樣使自己變成無價値。

（一月十五日。）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報副刊所載。〕

咬嚼之餘

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濫調，』又引起小麻煩來了，再說幾句罷。

我那篇的開首說：『以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似乎沒有看見這一句，所以多是枝葉之談，況且他大罵一通之後，即已聲明不管，所以現在也不在話下。

第二回的潛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見那一句的了，但意見和我不同，以爲都非不能『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各人的意見，當然會各式各樣的。

他說女名之所以要用『輕靚艷麗』字眼者，（一）因爲『總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別。』但我卻以爲這『常想』就是束縛。小說看下去就知道，戲曲是開首有說明的。（二）

因為便當，譬如託爾斯泰有一個女兒叫作 Elizabeth Tolstoi 全譯出來太麻煩，用『妥孋絲苦』就明白簡單得多。但假如託爾斯泰還有兩個女兒，叫做 Mary Tolstoi et Hilda Tolstoi，卽又須別想八個『輕靚豔麗』字樣，反而麻煩得多了。

他說 Go 可譯郭，Wi 可譯王，Ho 可譯何，何必故意譯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為什麼不能有偉力？但我卻以為譯『郭』『王』『何』纔是『故意』，其遊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詫異百家姓的偉力者，意思卽見前文的第一句中。但來信又反問了，則又答之曰：意思卽見前文第一句中。

再說一遍罷，我那篇的開首說：『以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所以將翻譯當作一種工具，或者圖便利，愛折中的先生們是本來不在所諷的範圍之內的。兩位的通信似乎于這一點都沒有看清楚。

末了，我對于潛源先生的『末了』的話，還得辯正幾句。（一）我自己覺得我和王蘇中之任何一蘇，都絕不相類，也不願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凌駕他們。倘以某古人相擬，我也明知是好意，但總是滿身不舒服，和見人使 Gorky 姓高相同。（二）其

實吶喊並不風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間者，因爲其中的諷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針對舊社會的緣故，但使老先生們一看，恐怕他們也要以爲『吹敲』『苛責，』深惡而痛絕之的。（三）我並不覺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鄭重，來維持已有的名，以及別人的信仰。縱使別人以爲無聊的東西，只要自己以爲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礙，便總要發表曝露出來，使厭惡濫調的讀者看看，可以從速改正誤解，不相信我。因爲我覺得我若專講宇宙人生的大話，專刺舊社會給新青年看，希圖在若干人們中保存那由誤解而來的『信仰，』倒『是欺讀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　○　○　○

一位先生當面，一位通信，問我現代評論裏面的一篇魯迅先生，爲什麼沒有了。

我一查，果然，只剩了前面的苦惱和後面的破落戶，而本在其間的魯迅先生確乎沒有了。怕還有同樣的誤解者，我在此順便聲明一句：我一點不知道爲什麼。

假如我說要做一本安蘭絲苦傳，而暫不出版，人便去質問託爾斯泰的太太或

女兒，我以爲這辦法實在不很對，因爲她們是不會知道我所玩的是什麼把戲的。

（一月二十日。）

〔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第四十四號。〕

【備考】

『無聊的通信』

伏園先生：

自從先生出了徵求『青年愛讀書十部』的廣告之後，京報副刊上就登了關於這類的許多無聊的通信；如『青年婦女是否可算「青年」』之類。這樣無聊的文字，這樣簡單的腦筋，有登載的價值麼？除此，還有前天的副刊上載有魯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無聊的一種，亦無登載的必要！京報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請先生寶貴牠吧，多登些有價值的文字吧！茲寄上一張徵求的表請收下。

十三，仲潛。

○　○　○

凡記者收到外間的來信，看完以後認爲還有再給別人看看的必要，於是在本刊上發表了。例如廖仲潛先生這封信，我也認爲有公開的價值，雖然或者有人（也許連廖先生自己）要把牠認爲『無聊的通信。』我發表『青年二字是否連婦女也包括在內？』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讀者當中還有像李君一般懷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連帶的明白了。關於這層我沒有什麽其他的答辯。至於魯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記者個人的意見，是認爲極重要極有意義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號字的標題，四號字的署名，希望讀者特別注意。因爲魯迅先生所攻擊的兩點，在記者也以爲是晚近翻譯界墮落的徵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國從翻譯印度文字以來，似乎數千年中還沒有人想過這樣的怪思想，以爲女人的名字應該用美麗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應該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確是近十年來的人發明的，（這種辦法在嚴幾道時代還未通行，）而近十年來的翻譯文字的錯誤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鑠前古的了。至於這兩點爲什

麼要攻擊，只要一看魯迅先生的諷刺文字就會明白。他以中國『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綢』去映襯有許多人用『瑪麗亞』『婀娜』『娜拉』這些美麗字眼譯外國女人名字之不當，以『吾家rky』一語去譏諷有許多人將無論那一國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只這兩句話給我們的趣味已經夠深長夠濃厚了，而廖先生還說牠是『最無聊』的文字麼？最後我很感謝廖先生熱心的給我指導，還很希望其他讀者如對於副刊有什麼意見時不吝賜教。

伏園敬復。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報副刊所載。）

關于『咬文嚼字』

伏園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係私人的通信，應無發表的必要；不過先生認為有公開的價值，就把牠發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變為無聊的通信了，豈但無聊而已哉，且恐

要惹起許多無聊的是非來，這個挑撥是非之責，應該歸記者去擔負吧！所以如果沒有彼方的答辯則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於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認為原意中攻擊的兩點是極重要且極有意義的，我不無懷疑之點：A，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譯看起來，以為是晚近翻譯界墮落的徵兆。為什麼是墮落？我不明白。你以為女人的名字應該用美麗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應該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來新發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麼？但我要問先生認牠為『墮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為用美麗的字眼翻譯女性的名字是翻譯者完全的自由與高興，無關緊要的；雖是新發明，卻不是墮落的徵兆，更不是怪思想！B，外國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後。『高爾基』三個音連成的字，是Gorky的姓，並不是他就是姓『高』；不過便於中國人的習慣及記憶起見，把第一音譯成一個相似的中國姓，或略稱某氏以免重複的累贅底困難。如果照中國人的姓名而認他姓高，則爾基就變成他的名字了？豈不是笑話嗎！又如，Wilde可譯為王爾德，可譯魏爾德，又可譯為樊爾德，然則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

說的通嗎？可見所謂『吾家 rky』者，我想，是魯迅先生新發明的吧；不然，就是說『吾家 rky』的人，根本不知『高爾基』三音連合的字是他原來的姓！因同了一個『高』字，就貿貿然稱起吾家還加上 rky 來，這的確是新杜撰的滑稽話！卻於事實上並無滑稽的毫末，祇惹得人說他無◎意◎思◎而已，說他是門◎外◎漢◎而已，說他是無◎聊◎而已，先生所謂夠深長夠濃厚極重要極有意義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雖然，記者有記者個人的意見，有記者要牠發表不發表的權力，所以二號字的標題與四號字的署名，就刊出來了。最後我很感謝先生上次的盛意並希望先生個人認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載幾篇。還有一句話：將來如有他方面的各種的筆墨官司打來，恕我不再來答辯了，不再來湊無聊的熱鬧了。此頌撰安！

十六，弟仲潛敬覆。

○　○　○

『高爾基三個音連成的字，是 Gorky 的姓，並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這句話比魯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可惜這句話不能天天派一個人對讀者唸

著，也不能叫翻譯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爾基不姓高，王爾德不姓王，白利歐不姓白……』廖先生這篇通信登過之後不幾天，廖先生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諸腦後了。所以，魯迅先生的諷刺還是重要，如果翻譯界的人被魯迅先生的『吾家爾基』一語刺得難過起來，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聲音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爾基，淮爾德，敦利歐……）那末閱者一望而知『三個音連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煩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不過這樣改善以後，其實還是不妥當，所以用方塊兒字譯外國人名的辦法，其壽命恐怕至多也不過還有五年，進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譯，（錢玄同先生等已經實行了，昨天記者遇見錢先生，他就說即使第一音為百家姓中的字之辦法改良以後，也還是不妥，）再進一步是不譯，在歐、美許多書籍的原名已經不譯了，主張不譯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國恐怕也不算過激罷。

伏園附註。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京報副刊所載。〕

『咬文嚼字』是『濫調』

伏園先生：

魯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來，實在毫無意義。仲潛先生稱它爲『最無聊』之作，極爲得體。不料先生在仲潛先生信後的附註，對於這『最無聊』三字大爲駭異，並且說魯迅先生所舉的兩種，爲翻譯界墮落的現象，這眞使我大爲駭異了。

我們對於一個作家或小說戲劇上的人名，總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別；（想知道性別，並非主張男女不平等。）在中國的文字上，我們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寫出來，則中國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蘭』『秀』等等『輕靚豔麗』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稱之爲周小姐，陳家的太太可以稱之爲陳太太，或者稱爲周菊芳陳蘭秀亦可。從這些字樣中，我們知道這個人物是女性。在外國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國人的姓名有好些

Syllables是極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譯出來非十數字不可，這是何等惹人討厭的事。年來國內人對於翻譯作品之所以比較創造作品冷淡，就是因爲翻譯人名過長的緣故。（翻譯作品之辭句不順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託爾斯泰有一個女叫做 Elizabeth Tolstoi，我們全譯出來，成爲『託爾斯泰伊麗沙白』八字，何等麻煩。又如有一個女子叫做 Mary Hilda Stuwart，我們全譯出來便成爲『瑪麗海爾黛司徒渥得』也很討厭。但是我們又不能把這些名字稱爲託爾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爲這種六個字的稱呼，比起我們看慣了周小姐陳太太三字的稱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沒法，祇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孋絲苦』譯 Elizabeth Tolstoi，用『絲圖娃德』譯 Mary Hilda Stuwart，這誠是不得已之舉。至於說爲適合中國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删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國人的名字，便不必譯，直照原文寫出來好。因爲中國人能看看不慣的譯文，多少總懂得點洋文的。魯迅先生此舉誠未免過於吹毛求疵？

至於用中國姓譯外國姓，我看也未嘗不可以。假如Gogol的Go可以譯做郭，Wilde的Wi可以譯做王，Holz的Ho可以譯做何，我們又何必把它們故意譯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爲什麼不能有偉力？誠然，國內的翻譯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滿意了！翻譯界墮落的現象正多，卻不是這兩種。伏園先生把它用二號字標題，四號字標名，也算多事，氣力要賣到大地方去，卻不可做這種吹敲的勾當。

末了，我還要說幾句：魯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諷刺的言辭，尖銳的筆鋒，精細的觀察，誠可引人無限的仰慕。吶喊出後，雖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國中了。他的令弟啓明先生，亦爲我崇拜之一人。讀書之多，令人驚歎。自己的園地爲國內文藝界一朵奇花。我嘗有現代三周，（還有一個周建人先生）駕乎從前三蘇之慨。不過名人名聲越高，作品也越要鄭重。若故意縱事吹敲或失之苛責，不免帶有失卻人信仰的危險。而記者先生把名人的『濫調』來充篇幅，又不免帶有欺讀者之嫌。冒犯，恕罪！順祝健康。

潛源。

（一月十七日於唐山大學。）

○ ○ ○

魯迅先生的那篇咬文嚼字，已有兩位『潛』字輩的先生看了不以爲然，我猜想青年中這種意見或者還多，那麼這篇文章不是『濫調』可知了。你也會說，我也會說，我說了你也說了他也說這不消說：那是濫調。魯迅先生那兩項主張，在簇新頭腦的青年界中尙且如此通不過去，名爲濫調，是寃枉了，名爲最無聊，那更寃枉了。記者對於這項問題，是加入討論的一人，自知態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對於『潛』字輩先生的主張，雖然萬分不以爲然，也只得暫且從緩答辯。好在超於我們的爭論點以上，還有兩項更高一層的錢玄同先生的主張，站在他的地位看我們這種爭論也許是無謂已極無論誰家勝了也只贏得『不妥』二字的考語罷了。

伏園附註。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京報副刊所載。）

咬嚼未始「乏味」

對于四日副刊上潛源先生的話再答幾句：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別，並非主張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別加上小巧的人工，于無須區別的也多加區別者，又作別論。從前獨將女人纏足穿耳，也可以說不過是區別；現在禁止女人剪髮，也不過是區別，偏要逼她頭上多加些「絲苦」而已。

二、原文云：卻于她字沒有諷過。答曰：那是譯 She 的，並非無風作浪。即不然，我也並無遍諷一切的責任，也不覺得有要諷草頭絲旁，必須從諷她字開頭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真是「傳統思想的束縛」麼？答曰：是的，因為「性意識」強。這是嚴分男女的國度裏必有的現象，一時頗不容易脫體的，所以正是傳統思想的束縛。

四、原文云：我可以反問假如託爾斯泰有兩兄弟，我們不要另想幾個『非輕靚豔麗』的字眼麼？答曰：斷然不必。我是主張連男女的姓也不要妄加分別的，這回的辯難一半就爲此。怎麼忽然又忘了？

五、原文云：贊成用郭譯 Go……習見故也。答曰：『習見』和『是』毫無關係。中國最習見的姓是『張王李趙』，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潛』字卻似乎頗不習見，但誰能說『錢』是而『潛』非呢？

六、原文云：我比起三蘇，是因爲『三』字湊巧，不願意，『不舒服，』馬上可以去掉。答曰：很感謝。我其實還有一個兄弟早死了。否則也要防因爲『四』字『湊巧，』比起『四凶，』更加使人着急。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報副刊第五十七號。〕

【備考】

咬嚼之乏味

潛源

當我看咬文嚼字那篇短文時，我祇覺得這篇短文無意義，其時並不想說什麼。後來伏園先生在仲潛先生信後的附註中，把這篇文字大爲聲張，說魯迅先生所舉的兩點是翻譯界墮落的現象，所以用二號字標題，四號字標名；幷反對在我以爲『極爲得體』的仲潛先生的『最無聊』三字的短評。因此，我才寫信給伏園先生。

在給伏園先生的信中，我說過：『氣力要賣到大地方去，卻不可從事吹敲，』『記者先生用二號字標題，四號字標名，也是多事，』幾句話。我的意思是：魯迅先生所舉的兩點是翻譯界極小極小的事，用不着去聲張做勢；翻譯界可論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賣氣力？（魯迅先生或者不承認自己聲張，然伏園先生卻爲之聲張了。）就是這兩點極小極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說話不會錯的』而表示贊同，所以後面對於這兩點加以些微非議。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說幾句關於『濫調』的話。

實在，我的『濫調』的解釋與普通一般的解釋有點不同。在『濫調』二字

旁，我加了『』，表示它的意義是全屬於字面的（Literal）。即是指『無意義的論調』或直指『無聊的論調』亦可。伏園先生與江震亞先生對於『濫調』二字似乎都有誤解，故順便提及。

現在且把我對於魯迅先生咬嚼之餘一篇的意見說說。

先說第一點吧：魯迅先生在咬嚼之餘說，『我那篇開首說：「以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兩位的通信似乎于這一點都沒有看清楚。』於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確，我看清楚了。那篇開首明明寫着『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說過，『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是因爲我們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別，然而知道性別并非主張男女不平等。（魯迅先生對於此點沒有非議。）那末，結論是，用『輕靚艷麗』的字眼譯外國女人名，既非主張男女不平等，則其不受傳統思想的束縛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該在『想』字上面加個『常』字，於

是魯迅先生說，『「常想」就是束縛。』『常想』眞是『束縛』嗎？是『傳統思想的束縛』嗎？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說看下去就知道，戲曲是開首有說明的。』作家的姓名呢？還有，假如照魯迅先生的說法，數年前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們特爲『創』出一個『她』字來代表女人，比『想』出『輕靚豔麗』的字眼來譯女人的姓氏，不更爲受傳統思想的束縛而更麻煩嗎？然而魯迅先生對於用『她』字卻沒有諷過。至於說託爾斯泰有兩個女，又須別想八個『輕靚豔麗』的字眼，麻煩得多，我認此點並不在我們所談之列。我們所談的是『兩性間』的分別，而非『同性間。』而且，同樣我可以反問：假如託爾斯泰有兩兄弟，我們不要另想幾個『非輕靚豔麗』的字眼嗎？

關於第二點，我仍覺得把 Gogol 的 Go 譯做郭，把 Wilde 的 Wi 譯做王，……既不曾沒有『介紹世界文學，』自然已『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魯迅說『故意』譯做『郭』、『王』是受傳統思想的束縛，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見得。我少時簡直沒有讀過『百家姓，』我卻贊成用『郭』譯 Gogol 的

Go，用「王」譯 Wilde 的 Wi，爲什麼？「習見」故也。

他又說：「將翻譯當作一種工具，或者圖便利，愛折中的先生們是本來不在所諷的範圍之內的。」對於這裏我自然沒有話可說。但是反面「以擺脫傳統思想束縛的，而藉翻譯以主張男女平等，介紹世界文學」的先生們，用「輕靚豔麗」的字眼譯外國女人名，用郭譯 Go，用王譯 Wi，我也承認是對的，而「諷」爲「吹敲，」爲「無聊，」理由上述。

正話說完了。魯迅先生「末了」的話太客氣了。（一）我比起三蘇，是因爲「三」字湊巧，不願意，「不舒服，」馬上可以去掉。（二）吶喊風行得很；諷刺舊社會是對的，「故意」諷刺已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的人們是不對。（三）魯迅先生名是有的：現代評論有魯迅先生，以前的晨報附刊對於「魯迅」這個名字，還經過許多滑稽的考據呢！

最後我要說幾句好玩的話。伏園先生在我信後的附註中，指我爲簇新青年，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眞誠的成分少。假如我眞是「簇新，」我要說用「她」

字來代表女性，是中國新文字界最墮落的現象，而加以『諷刺』呢。因爲非是不足以表現『主張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現『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

二，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報副刊所載。〕

『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序

陶璇卿君是一個潛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畫家，爲藝術上的修養起見，去年纔到這暗赭色的北京來，到現在，就是有攜來的和新製的作品二十餘種藏在他自己的臥室裏，誰也沒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幾個他熟識的人們。

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卻滿顯出作者個人的主觀和情緒，尤可以看見他對于筆觸、色采和趣味，是怎樣的盡力與經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國畫的，于是固有的東方情調，又自然而然地從作品中滲出，融成特別的丰神了，然而又並不由于故意的。

將來，會當更進于神化之域罷，但現在他已經要回去了。幾個人惜其獨往獨來，因將那不多的作品，作一個小結構的短時期的展覽會，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覽。但是，在京

的點綴和離京的紀念當然也都可以說得的罷。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京報副刊所載。〕

聊答『……』

柯先生：

我對于你們一流人物，退讓得够了。我那時的答話，就先不寫在『必讀書』欄內，還要一則曰『若干，』再則曰『參考，』三則曰『或，』以見我並無指導一切青年之意。我自問還不至于如此之昏，會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樣。那時的聊說幾句話，乃是但以寄幾個曾見和未見的或一種改革者，願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獨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沒有和你扳談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來，你的所謂『……，』該是『賣國。』到我死掉爲止，中國被賣與否未可知，即使被賣，賣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這是未來的事，我無須對你說廢話。但有

一節要請你明鑒：宋末，明末，送掉國家的時候，清朝的割臺灣、旅順等地的時候，我都不在場；在場的也不如你所「嘗聽說」似的，「都是留學外國的博士碩士」；達爾文的書還未介紹，羅素也還未來華，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的著作卻早經行世了。錢能訓扶乩則有之，卻並沒有要廢中國文字，你雖然自以為「哈哈！我知道了，」其實是連近時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臨末，又在對于我的經驗，「眞的百思不得其解。」那麽，你不是又將自己的判決取消了麽？判決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剩了幾個「啊」「哈」「唉」「喂」了。這些聲音，可以嚇洋車夫，但是無力保存國粹的，或者倒反更丟國粹的臉。

魯迅。

【備考】

偏見的經驗

柯柏森

我自讀書以來，就很信「開卷有益」這句話是實在話，因為不論什麽書，都有牠的道理，有牠的事實，看牠總可以增廣些智識，所以「京副」上發表「青

年必讀書」的徵求時，我就發生「爲什麼要分青年必讀的書」的疑問到後來細思幾次，才得一個「假定」的回答，就是說青年時代，「血氣未定，經驗未深，」分別是非能力還沒有充足，隨隨便便買書來看，恐怕引導入於迷途；有許多青年最愛看情書，結果墜入情網的不知多少，現在把青年應該讀的書選出來，豈不很好嗎？

因此，看見胡適之先生選出『青年必讀書』後，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讀書』才看『時事新聞，』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魯迅先生選的，嚇得我大跳。魯迅先生說他「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這也難怪。但是，他附注中卻說「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云云，他的經驗怎樣呢？他說：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但除了印度）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卽使是頹唐

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爲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呢。

啊！的確，他的經驗眞巧妙，『看中國書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卽使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這種經驗，雖然錢能訓要廢中國文字不得專美於前，卻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經驗了。

唉！是的！『看中國書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所謂『人生，』究竟是什麼的人生呢？『歐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嘗聽說：賣國賊們，都是留學外國的博士碩士。大概魯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頹唐和厭世的外國書，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嗎？

哈哈！我知道了，魯迅先生是看了達爾文羅素等外國書，卽忘了梁啓超胡適

之等的中國書了。不然，爲什麽要說中國書是僵死的？假使中國書僵死的，爲什麽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尙有他的著作遺傳到現在呢？

喂！魯迅先生！你的經驗……你自己的經驗，我眞的百思不得其解，無以名之，名之曰：「偏見的經驗。」

十四，二，二十三日。（自警官高等學校寄）

〔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京報副刊所載。〕

報『奇哉所謂……』

有所謂熊先生者，以似論似信的口吻，驚怪我的『淺薄無知識』和佩服我的膽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長。現在只能略答幾句。

一、『中國書都是好的，說不好即不懂，』這話是老得生了鏽的老兵器。講易經的就多用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爲非者，就因爲你不懂。我當然無憑來證明我懂得任何中國書，和熊先生比賽；也沒有讀過什麼特別的奇書。但于你所舉的幾種，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兩樣，例如我所見的抱朴子外篇，就不專論神仙的。楊朱的著作我未見；列子就有假託的嫌疑，而況他所稱引。我自愧淺薄，不敢據此來衡量楊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學來輔助，』我知道的。但我說：要學，須多讀外國書。『只要行，不要讀書，』

是你的改本，你雖然就此又發了一大段牢騷，我可是沒有再說廢話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當主席，否則就是『出鋒頭。』莫非必須老頭子如趙爾巽者，纔可以做代表當主席麼？

三、我說，『多看外國書，』你卻推演為將來都說外國話，變成外國人了。你是熟精古書的，現在說話的時候就都用古文，並且變了古人，不是中華民國國民了麼？你也自己想想去。我希望你一想就通，這是只要有常識就行的。

四、你所謂『五胡中國化……滿人讀漢文，現在都讀成漢人了』這些話，大約就是因為懂得古書而來的。我偶翻幾本中國書時，也常覺得其中含有類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謂『積極。』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難說，但我還只願意和外國以賓主關係相通，不忍見再如五胡亂華以至滿洲入關那樣，先以主奴關係而後有所謂『同化！』假使我們還要依據『根本』的老例，那麼，大日本進來，被漢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國進來，被漢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種紅種進來，都被漢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後沒有人再進來，歐、美、非、澳和亞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讀漢文的雜種擠在中

國了。這是怎樣的美談。

五、即如大作所說，讀外國書就都講外國話罷，但講外國話卻也不即變成外國人。漢人總是漢人，獨立的時候是國民，覆亡之後就是『亡國奴』無論說的是那一種話。因為國的存亡是在政權，不在語言文字的。美國用英文，並非英國的隸屬；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兩國所瓜分；比國用法文，沒有請法國人做皇帝。滿洲人是『讀漢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們的征服者，以後，即五族共和，和我們共存同在，何嘗變了漢人。但正因為『讀漢文』傳染上了『僵屍的樂觀』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樣，來蹂躪一通之後就跑回去，只好和漢人一同恭候別族的進來，使他同化了。但假如進來的又像蒙古人那樣，豈不又折了很大的資本麼？

大作又說我『大聲急呼』之後，不過幾年，青年就只能說外國話。我以為是不省人事之談。國語的統一鼓吹了這些年了，不必說一切青年，便是在學校的學生，可曾都忘卻了家鄉話？即使只能說外國話了，何以就『只能愛外國的國』？蔡松坡反對袁世凱，因為他們國語不同之故麼？滿人入關，因為漢人都能說滿洲話，愛了他們之故麼？清末革命，因

爲滿人都忽而不讀漢文了，所以我們就不愛他們了之故麽？淺顯的人事尚且不省，談什麽光榮，估什麽價值。

六、你也同別的一兩個反對論者一樣，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應該感謝的。我雖不學無術，而于相傳『處於才與不才之間』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還不無所知，但我不願意照辦。所謂『素負學者聲名，』『站在中國靑年前面』這些榮名，都是你隨意給我加上的，現在既然覺得『淺薄無知識』了，當然就可以仍由你隨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說些討人喜歡的話，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話。但你所推測的我的私意，是不對的，我還活着，不像楊朱墨翟們的死無對證，可以確定爲只有你一個懂得。我也沒有做什麽『阿鼠傳』，只做過一篇阿Q正傳。

到這里，就答你篇末的詰問了：『旣說「從來沒有留心過」』者，指『靑年必讀書』寫在本欄內；『何以果決地說這種話』者，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寫在『附記』內。雖然自歉句子不如古書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後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們論定。縱使論定，不過空言，決不會就此通行天下，何況照例是永遠論不定，至多不過是『中雖有壞

的，而亦有好的；西雖有好的，而亦有壞的。』之類的微温說而已。我卽至愚，亦何至呈書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臨末，我還要『果決地』說幾句：我以為如果外國人來滅中國，是只教你略能說幾句外國話，卻不至于勸你多讀外國書，因為那書是來滅的人們所讀的。但是還要獎勵你多讀中國書，孔子也還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樣。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報副刊所載。〕

【備考：】

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

熊以謙

奇怪！眞的奇怪！奇怪素負學者聲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魯迅先生說出這樣『淺薄無知識』的話來了！魯迅先生在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裏面說：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魯先生！這不是中國書貽誤了你，是你糟蹋了中國書。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讀的中國書是些甚麼書？或者先生所讀的中國書——使先生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的書——是我們一班人所未讀到的書。以我現在所讀到的中國書，實實在在沒有一本書是和魯先生所說的那樣。魯先生！無論古今中外，凡是能夠著書立說的，都有他一種積極的精神；他所說的話，都是現世人生的話。他如若沒有積極的精神，他決不會作千言萬語的書，決不會立萬古不磨的說。後來的人讀他的書，不懂他的文辭，不解他的理論則有之，若說他一定使你沈靜，一定使你與人生離開，這恐怕太冤枉中國書了，這恐怕是明白說不懂中國書，不解中國書。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說這種冤枉話，淺薄話呢？古人的書，貽留到現在的，無論是經，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說的實人生的話。捨了實人生，再沒有話可說了。不過各人對於人生的觀察點有不同。因爲不同，說他對不對（？）是可以的，說他離開了實人生是不可以的。魯先生！請問你，你是愛做小說的人，不管你做的是寫實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記也好，是『阿鼠傳』也

好，你離開了實人生做根據，你能說出一句話來嗎？所以我讀中國書，——外國書也一樣，適與魯先生相反。我以為魯先生只管自己不讀中國書，不應教青年都不讀；只能說自己不懂中國書，不能說中國書都不好。

魯迅先生又說：

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承認外國書即是頹唐和厭世的，也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但是，魯先生，你獨不知道中國書也是即是頹唐和厭世的，也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嗎？不有活人，那裏會有書？既有書，書中的頹唐和厭世，當然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難道外國的書，是活人的書，中國的書，是死人的書嗎？死人能著書嗎？魯先生！說得通嗎？況且中國除了幾種談神談仙的書之外，沒有那種有價值的書不是入世的。不過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說的話不同。我不知魯先生平日讀的甚麼書，使他感覺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朴子

這類的書，像關於儒家的書，沒有一本書，每本書裏沒有一句話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說。積極入世的精神更顯而易見。道家的學說以老子道德經及莊子爲主，而這兩部書更有牠們積極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可惜後人學他們學錯了，學得像魯先生所說的頹唐和厭世了。然而即就學錯了的人說，也怕不是死人的頹唐和厭世吧！楊朱的學說似乎是魯先生所說的『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但是果眞領略到楊朱的精神，也會知道楊朱的精神是積極的，是入世的，不過他積極的方向不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證了，更不便在這篇短文裏實舉書的例。我只要請教魯先生先生所讀的是那類中國書，這些書都是僵屍的樂觀，都是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佩服魯先生的膽量！我佩服魯先生的武斷！魯先生公然有膽子武斷這樣說：

我以爲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魯先生所以有這膽量武斷的理由是：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

魯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學來輔助麼？古人已有『不學無術』的識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國家大事，——有一種家庭和社會的傳統思想做指導，縱不從書本子上學，誤事的地方還少。時至今日，世界大變，人事大改，漫說家庭社會裏的傳統思想多成了過去的，即聖經賢傳上的嘉言懿行，我們也要從新估定他的價值，然後才可以拿來做我們的指導。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導，猶恐行有不當，要從新估定，今魯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國書，只要行，不要讀書，那種行，明白點說，怕不是糊鬧，就是橫闖吧！魯先生也看見現在不愛讀書專愛出鋒頭的青年麼？這種青年，做代表，當主席是有餘，要他拿出見解，揭明理由就見鬼了。倡破壞，倡搗亂就有餘，想他有什麼建設，有什麼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這種流弊，魯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還要推波助瀾的說要少或竟不讀中國書，因爲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這種貽誤青

年的話，請魯先生再少說吧！魯先生尤其說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難道中國古今所有的書都是教人作文，沒有教人做事的嗎？魯先生！我不必多說，請你自己想，你的說話通不通？

好的魯先生雖教青年不看中國書，還教青年看外國書。以魯先生最推尊的外國書，當然也就是人們行爲的模範。讀了外國書，再來做事，當然不是胸無點墨，不是不學無術。不過魯先生要知道，一國有一國的國情，一國有一國的歷史。你既是中國人，你既想替中國做事，那麽，關於中國的書，還是請你要讀吧！你是要做文學家的人，那麽，請你還是要做中國的文學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國，欲做世界的文學家，那麽，也請你做個中國的世界文學家吧！莫從大處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從前的五胡人不讀他們五胡的書，要讀中國書，五胡的人都中國化了。回紇人不讀他們回紇的書，要讀中國書，回紇人也都中國化了。滿洲人不讀他們的滿文，要入關來讀漢文，現在把滿人也都讀成漢人了。日本要滅朝鮮，首先就要朝鮮人讀日文，英國要滅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讀英文。好了，現

在外國人都要滅中國，外國人方挾其文字作他們滅中國的利器，惟恐一時生不出急效，現在站在中國青年前面的魯迅先生來大聲急呼，中國青年不要讀中國書，只多讀外國書，不過幾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認外國的字，書只能讀外國的書，文只能作外國的文，話只能說外國的話，推到極點，事也只能做外國的事，國也只能愛外國的國，古先聖賢都只知尊崇外國的，學理主義都只知道信仰外國的，換句話說，就是外國的人不費絲毫的力，你自自然然會變成一個外國人，你不稱我們大日本，就會稱我們大美國，否則就大英國，大德國，大意國的大起來，這還不光榮嗎，不做弱國的百姓，做強國的百姓!?

我最後要請教魯先生一句：魯先生既說『從來沒有留心過』何以有這樣果決說這種話？既說了這種話，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國書明白指示出來，公諸大家評論，看到底是中國書誤害了先生呢？還是先生冤枉了中國書？

十四，二，二十一，北京。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報副刊所載。〕

這是這麼一個意思

從趙雪陽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裏，知道對于我那篇『青年必讀書』的答案曾有一位學者向學生發議論，以爲我『讀得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讀確是讀過一點中國書，但沒有『非常的多』；也並不『偏不讓人家讀。』有誰要讀，當然隨便。只是倘若問我的意見，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這是這麼一個意思——

我向來是不喝酒的，數年之前，帶些自暴自棄的氣味地喝起酒來了，當時倒也覺得有點舒服。先是小喝，繼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減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經害了腸

胃。現在有時戒除，有時也還喝，正如還要翻翻中國書一樣。但是和青年談起飲食來，我總說：你不要喝酒。聽的人雖然知道我曾經縱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卽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決不因此反對牛痘；卽使開了棺材鋪，也不來謳歌瘟疫的。

就是這麼一個意思。

還有一種順便而不相干的聲明。一個朋友告訴我，晨報副刊上有許玉君的文章，其中提起我在民衆文藝上所載的戰士和蒼蠅的話。其實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並不是說現在的文壇。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後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蒼蠅則當然是指奴才們。至于文壇上，我覺得現在似乎還沒有戰士，那些批評家雖然其中也難免有有名無實之輩，但還不至于可厭到像蒼蠅。現在一併寫出，庶幾免于誤會。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報副刊所載。〕

【備考】：

青年必讀書

伏園先生：

青年必讀十部書的徵求，先生費盡苦心爲青年求一指導。各家所答，依各人之主觀，原是當然的結果；富於傳統思想的，貽誤青年匪淺。魯迅先生繳白卷，在我看起來，實比選十部書得的教訓多，不想竟惹起非議。發表過的除掉副刊上熊以謙先生那篇文章，我還聽說一位學者關於這件事向學生發過議論，則熊先生那篇文章實在不敢過責爲淺薄，不知現在青年多少韞藏那種思想而未發呢！玆將那位學者的話錄後，多麽令人可驚呵！

他們弟兄（自然連周二先生也在內了）讀得中國書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書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沒有的書，總要買到。中國書好的很多，如今他們偏不讓人家讀，而自家讀得那麽多，這是什麽意思呢！

這眞是什麼意思呢！試過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還有罪麼？魯迅先生那一點革命精神，不彀他這幾句話撲滅，這是多麼可悲呵！

這幾年以來，各種反動的思想，影響於青年，實在不堪設想；其腐敗較在新青年雜誌上思想革命以前還甚；腐朽之上，還加以麻木的外套，這比較的要難於改革了。偏僻之地還不曉得『新』是什麼，譬如彈簧之一伸，他們永遠看那靜的故態吧。請不要動氣，不要自飾，不要閉戶空想，實地去觀察，看看得的結果驚人不驚？（下略）

趙雪陽。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京報副刊所載。〕

『蘇俄文藝論戰』前記

俄國旣經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其時的急務是鐵和血，文藝簡直可以說在痲痺狀態中。但也有 Imaginist（想像派）和 Futurist（未來派）試行活動，一時執了文壇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勢就一變了，文藝頓有生氣，最興盛的是左翼未來派，後有機關雜誌曰烈夫，——卽連結 Levy Front Iskusto 的頭字的略語，意義是藝術的左翼戰線，——就是專一猛烈地宣傳 Constructism（構成主義）的藝術和革命底內容的文學的。

但烈夫的發生，也很經過許多波瀾和變遷。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反動，是政府和工商階級的嚴酷的追壓，于是特殊的藝術也出現了：象徵主義，神秘主義，變態性慾主

通訊

高歌兄：

來信收到了。

你的消息，長虹告訴過我幾句，大約四五句罷，但也可以說是知道大概了。

『以爲自己搶人是好的，搶我就有點不樂意，』你以爲這是變壞了的性質麽？

我想這是不好不壞，平平常常。所以你終于還不能證明自己是壞人。看看許多中國人罷，反對搶人，說自己願意施捨；我們也毫不見他去搶，而他家裏有許許多多別人的東西。

迅。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報副刊所載。〕

通訊

蘊儒兄：

得到來信了。我極快慰于開封將有許多罵人的嘴張開來，並且祝你們『打將前去』的勝利。

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那麽，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的罷。

（下略。）

迅。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報副刊所載。〕

通訊

培良兄：

我想，河南眞該有一個新一點的日報了；倘進行順利，就好。我們的莽原于明天出版，統觀全稿，殊覺未能滿足。但我也不知道是眞不佳呢，還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揭穿了，這人就是歐陽蘭。以這樣手段爲自己辯護，實在可鄙；而且『聽說雪紋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孫伏園當日被紅信封綠信紙迷昏，深信一定是『一個新起來的女作家』的事來，不覺發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發了『檳榔集』兩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爲第三。因爲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沒人提他了——雖然是中國的濟慈。我想你一定很忙，

但仍極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來。

迅。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報副刊所載。〕

來信

伏園兄：

今天接到向培良兄的一封信，其中的幾段，是希望公表的，現在就排在下面。

「我來開封後，覺得開封學生智識不大和時代相稱，風氣也錮蔽，很想盡一點力，而不料竟有晨報造謠生事，作糟蹋女生之新聞！

『晨報二十日所載開封軍士，在鐵塔奸汙女生之事，我可以下列二事證明其全屬子虛。

『一：鐵塔地處城北，隔中洲大學及省會不及一里，既有女生登臨，自非絕荒僻。軍士奸汙婦女，我們貴國本是常事，不必諱言，但絕不能在半時，在城中，在不

荒僻之地行之。況且我看開封散兵並不很多，軍紀也不十分混亂。

「二：晨報載軍士用刺刀割開女生之衣服，但現在並無逃兵，外出兵士，非公幹不得帶刺刀。說是行這事的是外出公幹的兵士，我想誰也不肯信的。

「其實，在我們貴國，殺了滿城人民，燒了幾十村房子，兵大爺高興時隨便幹幹，並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號爲有名的報紙，卻不應該這樣無風作浪。本來女子在中國並算不了人，新聞記者隨便提起筆來寫一兩件奸案逃案，或者女學生拆白等等，以娛讀者耳目，早已視若當然，我也不過就耳目之所及，說說罷了。報館爲銷行計，特約訪員爲稿費計，都是所謂飯的問題，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其奈之何？

「其實，開封的女學生也太不應該了。她們只應該在深閨繡房，到學校裏已經十分放肆，還要「出校散步大動其登臨之興，」怪不得晨報的訪員要警告她們一下了，說「你看，只要一出門就有兵士要來奸汙你們了！趕快回去，躲在學校裏，不妥，還是躲到深閨繡房裏去罷。」」

其實，中國本來是撒謊國和造謠國的聯邦，這些新聞並不足怪。即在北京，也層出不窮：什麼「南下窪的大老妖，」什麼「借屍還魂，」什麼「拍花，」等等。非「用刺刀割開」他們的魂靈，用淨水來好好地洗一洗，這病症是醫不好的。

但他究竟是好意，所以我便將牠寄奉了。排了進去，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詩我的失戀一般，恭逢總主筆先生白眼，賜以驅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飯碗的罷。但佔去了你所賞識的琴心女士的「阿呀體」詩文的紙面，卻實不勝抱歉之至，倘祈恕之。不宣。請了。

魯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報副刊所載。〕

【備考】：

並非晨報造謠

素昧

昨日本刊「來信」的標題之下，敍及開封女生被兵士怎麼的新聞，因係晨報之所揭載，似疑晨報造謠，或晨報訪員報告不實，其實皆不然的，我可以用事

實來證明。

上述開封女學生被兵士〇〇的新聞，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揑名投稿，這位投稿的先生，大約是同時發兩封信，一給京報，一給晨報，（或者尚有他報，）我當時看了這封信，用觀察新聞的眼光估量，似乎有些不對，就送他到字紙簍中去了。晨報所揭載的，便是這樣東西。我所以說並不是晨報造謠，也不是晨報訪員報告不實，至多可以說他發這篇稿欠鄭重斟酌罷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京報副刊所載。〕

一個『罪犯』的自述

民衆文藝雖說是民衆文藝，但到現在印行的爲止，卻沒有眞的民衆的作品，執筆的都還是所謂『讀書人。』民衆不識字的多，怎會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樂，都帶到黃泉裏去了。

但我覺有了介紹這一類難得的文藝的光榮。這是一個被獲的『搶犯』做的，我無庸說出他的姓名，也不想藉此發什麼議論。總之，那篇的開首是說不識字之苦，但怕未必是眞話，因爲那文章是說給教他識字的先生看的；其次，是說社會如何欺侮他，使他生計如何失敗；其次，似乎說他的兒子也未必能比他更有多大的希望。但關于搶刦的事，卻一字不提。

原文本有圈點，今都仍舊；錯字也不少，則將猜測出來的本字用括弧注在下面。

四月七日，附記于沒有雅號的屋子裏。

我們不認識字的。吃了好多苦。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我進京來。賣猪。走平字們（則門）外。我說大廟堂們口（門口）多坐一下。大家都見我笑。人家說我事（是）個王八但（蛋）。我就不之到（知道）人上頭寫折（着）。清眞裏白四（禮拜寺）我就不之到（知道。）人打駡。後來我就打猪。白（把）猪都打。不吃東西了。西城郭九猪店。家裏。人家給。一百八十大洋元。不賣。我說進京來賣。後來賣了。一百四十元錢。家裏都說我不好。」後來我的曰（岳）母。」他只有一個女。他沒有學生（案謂兒子）他就給我錢。給我一百五十大洋元。他的女。就說買地。買了十一母（畝）地。（原注：一個六母一個五母洪縣元年十三月二十四日）白（把）六個母地文曰（又白？）丟了。後來他又給錢。給了二百大洋。我萬（同？）他說。做個小買賣。（原注：他說好我也說好。你就給錢。）他就（案脫一字）了一百大洋元。我上集買賣（麥）子。買了十石（担）。我就賣白面（麪）。長新店。有個小買賣。他吃白面。吃來吃去吃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斤。（原注：中華民國六年賣白

面）算一算。五十二元七毛。到了年下。一個錢也沒有長新店。人家後來。白都給了。』露嬌。張十石頭。他吃的。白面錢。他沒有給錢。三十六元五毛。』他的女說。你白（把）錢都丟了。你一個字也不認的。他說我沒有處（？）後來。我們家裏的。他說等到。他的兒子大了。你看一看。我的學生大了。九歲。上學。他就萬（同？）我一個樣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民衆文藝所載。〕

啓事

我于四月二十七日接到向君來信後，以爲造謠是中國社會上的常事，我也親見過厭惡學校的人們，用了這一類方法來中傷各方面的，便寫好一封信，寄到京副去。次日，兩位C君來訪，說這也許並非謠言，而本地學界中人爲維持學校起見，倒會雖然受害，仍加隱瞞，因爲倘一張揚，則羣衆不責加害者，而反指摘被害者，從此學校就會無人敢上；向君初到開封，或者不知底細；現在切實調查去了。我便又發一信，請京副將前信暫勿發表。五月二日HY君來，通知我開封的信已轉，那確乎是事實。這四位都是我所相信的誠實的朋友，我又未曾親自調查，現既所聞不同，自然只好姑且存疑，暫時不說什麼。但當我又寫信，去抽回前信時，則已經付印，來不及了。現在只得在此聲明我所續得的矛盾的消息，以供

讀者參考。

魯迅。五月四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報副刊所載。〕

【備考：】

那幾個女學生真該死

蔭棠

開封女師範的幾個學生被姦致命的事情，各報上已經登載了。而開封教育界對於此毫無一點表示，大概為的是她們眞該死吧！

她們的校長欽定的規則，是在平常不准她們出校門一步；到星期日與紀念日也只許她們出門兩點鐘。她們要是恪守規則，在閟的時候就該在校內大仙樓上憑覽一會，到後操場內散散步，誰教她們出門？即令出門了，去商場買東西是可以的，去朋友家瞧一瞧是可以的，是誰教她們去那荒無人跡的地方遊鐵塔？鐵塔雖則是極有名的古蹟，只可讓那督軍省長去憑覽，只可讓名人學士去

題名；說得低些，只讓那些男學生們去頂上大呼小叫，她們女人那有遊覽的資格？以無資格去遊的人，而竟去遊，實屬僭行非分，豈不該死？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她們雖非為吃飯而失節，其失節則一，也是該死的！她們不幸遭到丘八的凌辱，卽不啻她們的肉門上打上了『該死』的印子。回到學校，她們的師長，也許在表面上表示可憐的樣子，而他們的內眼中便不斷頭的映着那『該死』的影子，她們的同學也許規勸她們別生氣，而在背後未必不議着她們『該死。』設若她們不死，父母就許不以為女，丈夫就許不以為妻，僕婢就許不以為主；一切，一切的人，就許不以為人。她們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抬頭一看，是『該死，』低頭一想，是『該死。』『該死』的空氣使她們不能出氣，她們打算好了，唯有一死乾淨，唯有一死方可滌濾恥辱。所以，所以，就用那澀硬的繩子束在她們那柔軟的脖頸上，結果了她們的性命。當她們的舌頭伸出，眼睛僵硬，呼吸斷絕時，社會的羣衆便鼓掌大呼曰，『好，好！巾幗丈夫！』

可憐的她們竟死了！而她們是『該死』的！但不有丘八，她們怎能死？她們一

死，倒落巾幗好漢。是她們的名節，原是丘八們成就的。那麼，校長先生就可特別向丘八們行三鞠躬禮了，那還有為死者雪恥滌辱的勇氣呢？校長先生呵！我們的話都氣得說不出了，你也扭着你那兩縷鬍子想一想麼？你以前在學校中所讀過的教育書上，就是滿印着『吃人，吃人，』『該死，該死，』麼？或者你所學的只有『保飯碗』的方子麼？不然，你為什麼不把這項事情宣諸全國，激起輿論，攻擊軍閥，而為死者鳴冤呢？想必是為的她們該死吧！

末了，我要問河南的掌兵權的人。禹縣的人民，被你們的兵士所焚掠，屠殺，你們推到土匪軍隊憨玉琨的頭上，這鐵塔上的姦殺案，難道說也是憨的土匪兵跑到那裏所辦的麼？伊洛間人民所遭的災難你們可以委之於未見未聞，這發見在你們的眼皮底下，耳朵旁邊的事情，你們還可以裝聾賣啞麼？而此事發生了十餘日了，未聞你們斬一兵，殺一卒，我想着你們也是為的她們該死吧呀！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報附設之婦女週刊所載。）

謠言的魔力

編輯先生：

前爲河南女師事，曾撰一文，貴刋慨然登載，足見貴社有公開之態度，感激感激。但據近數日來調查，該事全屬子虛，我們河南留京學界爲此事，犧牲光陰與金錢，皆此謠言之賜與。刻我接得友人及家屬信四五封，皆否認此事。有個很誠實的老師的信中有幾句話頗扼要：

「……平心細想，該校長豈敢將三個人命祕而不宣！被害學生的家屬豈能忍受？兄在該校兼有功課，豈能無一點覺察？此事本係「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關係河南女子教育，全體教育，及住家的眷屬俱甚大，該校長胆有多大，豈敢以一手遮天？……」

我們由這幾句話看起來，河南女師沒有發生這種事情，已屬千眞萬確，我的女人在該校上學，來信中又有兩個反證：

「我們的心理教員周調陽先生聞聽此事，就來校暗察。而見學生游戲

的游戲，看書的看書，沒有一點變異，故默默而退。歷史教員王欽齋先生被許多人質問，而到校中見上堂如故，人數不差，故對人說絕無此事，這都是後來我們問他們他們才對我們說的。』

據她這封信看來，河南女師幷無發生什麼事，更足徵信。

現在謠言已經過去，大家都是追尋謠言的起源。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由於恨軍界而起的。就是我那位寫信的老師也在那封信上說：

『近數月來，開封曾發生無根的謠言，求其同一之點，皆不利於軍事當局。』

我們由此滿可知道河南的軍人是否良善？要是『基督將軍』在那邊，決不會有這種謠言；就是有這種謠言，人也不會信牠。

又有一說，這謠言是某人爲爭飯碗起見，並且他與該校長有隙，而造的信此說者甚多。昨天河南省議員某君新從開封來，他說開封教育界許多人都是這樣的猜度。

但在京的同鄉和別的關心河南女界的人，還是在半信半疑的態度。有的還硬說實在眞有事，有的還說也許是別校的女生被辱了。咳，這種謠言，在各處所發生的眞數見不鮮了。到末後，無論怎樣證實牠的烏有，而有一部分人總還要信牠，牠的魔力，眞正不少！

我爲要使人明白眞象，故草切的寫這封信。不知先生還肯登載貴刊之末否？

即頌

著安！

弟趙蔭棠上。八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京報附設之婦女週刊所載〕

鐵塔強姦案的來信

S. M.

丁人：

……你說軍隊姦殺女生案，我們國民黨更應遊行示威，要求懲辦其團長營

長等。我們未嘗不想如此。當此事發生以後，我們即質問女師校長有無此事，彼力辯并無此事。敝校地理教員王欽齋先生，亦在女師授課，他亦說沒有，並言該校既有自殺女生二人，爲何各班人數皆未缺席，靈柩停於何處？於是這個提議，才取消了。後來上海大學河南學生亦派代表到汴探聽此事，女師校長，又力白其無，所以開封學生會亦不便與留京學生通電，於是上海的兩個代表回去了。關於此事，我從各方面調查，確切已成事實，萬無疑議，今將調查的結果，寫在下面：

（A）鐵塔被封之鐵證

我聽了這事以後，於是即往鐵塔調查，鐵塔在冷靜無人的地方，憲兵營稽查是素不往那裏巡查的，這次我去到那裏一看，憲兵營稽查非常多，并皆帶手槍。看見我們學生，很不滿意，又說：『你們還在這裏遊玩呢！前天發生那事您不知道麼？你沒看鐵塔的門，不是已封了麼？還遊什麼？』丁人！既沒這事，鐵塔爲何被封，憲兵營爲何說出這話？這不是一個確實證據麼？

（B）女師學生之自述

此事發生以後，敝班同學張君即向女師詢其姑與嫂有無此事，他們總含糊不語。再者我在刷絨街王仲元處，遇見霍君的妻，Miss W. T. Y.（女師的學生，）我問她的學校有『死人』的事否？她說死二人，係有病而死，亦未說係何病。她說話間，精神很覺不安，由此可知確有此事。你想彼校長曾言該校學生並未缺席，王女士說該校有病死者二人，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不是確有此事的又一個鐵證麽？

總而言之，軍隊姦殺女生，確切是有的，至於詳情，由同學宋君在教育廳打聽得十分詳細，今我略對你敘述一下：

四月十二號，（星期日，）女師學生四人去遊鐵塔，被六個丘八看見，等女生上塔以後，他們就二人把門，四人上塔姦淫，並帶有刺刀威嚇，使她們不敢作聲，於是輪流行汚，并將女生的裙，每人各撕一條以作紀念。淫畢復將女生之褲放至塔之最高層。乘伊等尋褲時，丘八纔趁隙逃走。……然還有一個證據：從前開

封齊魯花園，每逢星期，女生往遊如雲，從此事發生後，各花園，就連龍亭等處再亦不覩女生了。關於此事的眞實，已不成問題，所可討論的就是女師校長對於此事，爲什麼謹守祕密？據我所知，有幾種原因：

1. 女師校長頭腦之頑固

女師校長係武昌高師畢業，頭腦非常頑固。對於學生，全用壓迫手段，學生往來通信，必經檢查，凡收到的信，皆交與教務處，若信無關係時，纔交本人，否則立時焚化，或質問學生。所以此事發生，他恐醜名外露，禁止職員學生關于此事洩露一字。假若眞無此事，他必在各報紙力白其無。那麼，開封男生也不忍摧殘女界同胞。

2. 與國民軍的密約

此事既生，他不得不向督署聲明，國民軍一聽，心內非常害怕，以爲此事若被外人所知，對於該軍的地盤軍隊很受影響，於是極力安慰女師校長，使他不要發作，他自盡力去辦，於兩邊面子都好看。聽說現在鐵塔下正法了四人，其餘二

人，尚未查出，這亦是他謹守祕密的一種原因。

我對於此事的意見，無論如何，是不應守祕密的。況女生被強姦，並不是什麼可恥，與她們人格上，道德上，都沒有什麼損失，應極力宣傳，以表白豺狠丘八之罪惡，女同胞或者因此覺悟，更可使全國軍隊，官僚，……知道女性的尊嚴，那麼女界的前途纔有一線光明。我對於這個問題，早已骨鯁在喉，不得不吐，今得痛痛快快全寫出來，我纔覺着心頭很舒寧。

S. M. 十四，五，九，夜十二點，開封一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旭光週刊所載。〕

鐵塔強姦案中之最可恨者

我于女師學生在鐵塔被姦之次日離開開封，當時未聞此事，所以到了北京，有許多人問我這件事確否，我僅以『不知道』三個字回答。停了幾天旅京同學有欲開會討論要求當局查辦的提議，我說：警告他們一下也好。這件事已經

無法補救了，不過防備將來吧。後來這個提議就無聲無臭的消滅了。我很疑惑。不久看見報紙上載有與此事相反的文字，我說，無怪，本來沒有，怎麼能再開會呢。心裏却很怨那些造謠者的多事。現在SM君的信發表了（五月二十一的旭光和五月二十七的京報附設之婦女週刊。）別說一般人看了要相信，恐怕就是主張絕對沒有的人也要相信了。

呀！何等可憐呵！被人罵一句，總要還一句。被人打一下，總要復一拳。甚至貓狗小動物，無故踢一腳，牠也要號幾聲表示牠的寃枉。這幾位女生呢？被人姦汚以後忍氣含聲以至於死了，她們的寃枉不能曝露一點！這都是誰的罪過呢？

唉！女師校長的頭腦頑固，我久聞其名了。以前我以為他不過檢查檢查學生的信件和看守着校門罷了。那知道，別人不忍做的事，他竟做了出來！他掩藏這件事，如果是完全為他的頭腦頑固的牽制，那也罷了。其實按他守祕密的原因推測起來：（一）恐醜名外露——這卻是頑固的本態——受社會上盲目的批評，影響到學校和自己。（二）怕得罪了軍人，于自己的位置發生關係。

總而言之，是爲保守飯碗起見。因爲保守飯碗，就昧沒了天良，那也是應該的。天良那有生活要緊呢。現在社會上像這樣的事情還少嗎？但是那無知識的動物做出那無知識的事情，卻是很平常的。可是這位校長先生係武昌高等師範畢業，受過高等國民之師表的教育，竟能做出這種教人忍無可忍的壓迫手段！我以爲他的罪惡比那六個強姦的丘八還要重些呀！女師同學們住在這樣專制的學校裏邊！

唯亭。十四，五，二十七，北京。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京報副刊所載。〕

編完寫起

近幾天收到兩篇文章，是答陳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的，據說現代評論不給登他們的答辯，又無處可投，所以寄到我這里來了，請爲介紹到可登的地方去。誠然，婦女雜誌上再不見這一類文章了，想起來毛骨悚然，悚然于階級很不同的兩類人，在中國竟會聯成一氣。但我能向那里介紹呢，飯碗是誰都有些保重的。況且，看現代評論的豫告，已經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決意將這兩篇沒收。

但待到看見印成的現代評論的時候，我卻又決計將牠登出來，因爲比那掛在那邊的尾巴上的一點詳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這無聊的莽原上。我于他們三位都是熟識之至，又毫沒有研究過什麼性倫理性心理之類，所以不敢來說外行話。可是我總以爲

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但外國是外國。可是我總覺得陳先生滿口『流弊流弊』是論利害，不像論是非莫明其妙。

但陳先生文章的末段，讀來卻痛快——

『……至於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嚴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儘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拍馬屁，認為無損人格麼？』

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許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例如女人被強姦，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處死刑，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被強姦，認為無須自殺麼？

章先生的駁文似乎激昂些，因為他覺得陳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後，攻擊者便源源而來，就疑心到『教授』的頭銜上去。那麼，繼起者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學者的話比起一個小編輯來容易得社會信任，卻也許是實情，因此從論敵看來，這些名稱也就有了流弊了，眞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莽原第四期。〕

案：這編完寫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經收在華蓋集裏了，題爲導師和長城。獨獨這一段沒有收進去，大約是因爲那時以爲只關于幾個人的事情，並無多談的必要的緣故。

然而在當時，卻也並非小事情。現代評論是學者們的喉舌，經牠一喝，章錫琛先生的確不久就失去婦女雜誌的編輯的椅子，終于從商務印書館走出，——但積久卻做了開明書店的老板，反而獲得予奪別人的椅子的威權，聽說現在還在編輯所的大門口也站起了巡警，陳百年先生是經理考試去了。這眞教人不勝今昔之感。

就這文章的表面看來，陳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濟法律之窮，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點。但我並不是說：陳先生是儒家，章、周兩先生是法家，——中國現在，家數又並沒有這麼淸淸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補記。〕

我纔知道

時常看見些訃文，死的不是『清封什麼大夫』便是『清封什麼人。』我纔知道中華民國國民一經死掉，就又去降了清朝了。

時常看見些某封翁某太夫人幾十歲的徵詩啓，兒子總是闊人或留學生。我纔知道一有這樣的兒子，自己就像『中秋無月』『花下獨酌大醉』一樣，變成做詩的題目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民衆文藝所載。〕

「田園思想」

自波先生：

我們憎惡的所謂「導師」是自以爲有正路，有捷徑，而其實卻是勸人不走的人。倘有領人向前者，只要自己願意，自然也不妨追蹤而往；但這樣的前鋒怕中國現在還找不到罷。所以我想，與其找胡塗導師，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卻尋覓的工夫，橫豎他也什麼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見森林，可以闢成平地，……」這些話，不過是比方，猶言可以用自力尅服一切困難，並非眞勸人都到山裏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第八期。〕

【備考：】

來　信

魯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馬路一爿小藥店裏去看我一個小表弟——他現在是店徒——走過亞東書館，順便走了進去。在雜亂的書報堆裏找到了幾期語絲，便買來把牠讀。在廣告欄中看見了有所謂莽原的廣告和目錄，說是由先生主編的，定神一想，似乎剛才在亞東書館也亂放在裏面，便懊悔的什麼似的。要再乘電車出去，時錢兩缺，暫時把牠丟開了。可是當我把語絲讀完的時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卻忽然增高萬萬倍，急中生智，馬上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可愛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讀莽原了。三期中最能引起我的興致的，便是先生的小雜感。

上面不過要表明對於莽原的一種渴望，不是存心要耗費先生的時間。今天，

我的表弟又把第四期的莽原寄給我了，白天很熱，所以沒有細讀，現在是半夜十二時多了，在寂靜的大自然中，洋燭光前，細讀編完寫起，一字一字的。尤其使我百讀不厭的，是第一段關于『青年與導師』的話。因爲這個念頭近來把我擾的頭昏，時時刻刻想找一些文章來讀，藉以得些解決。

先生：『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開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尋什麼烏烟瘴氣的鳥導師！』可眞痛快之至了！

先生，我不願對你說我是怎麼煩悶的青年啦，我是多麼孤苦啦，因爲這些無聊的形容詞非但不能引人注意，反生厭惡。我切急要對先生說的，是我正在找個導師呵！我所謂導師，不是說天天把書講給我聽，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個能給我一些眞實的人生觀的師傅！

大約一月前，我把蠶俄的哀史念完了。當夜把牠的大意仔細溫習一遍，覺得蠶俄之所以寫了這麼長的一部偉著，其用意也不過是指示某一種人的人生觀。他寫哀史是在流放於 Channel Island 時，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種被

世界，人類，社會，小人……甚至一個偵探所捨棄的人，但同時也是被他們監視的人。一個無辜的農夫，偷了一點東西來養母親，卒至終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監，罪也加重一層。後來，竟能化名辦實業，做縣知事，樂善好施，救出了無數落難的人。而他自己則布衣素食，保持着一副沉毅的態度，還在夜間明燈攻讀，以補少年失學之缺憾。（這種處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之筆墨。）可是他終被一個偵探（社會上實有這種人的！）懷疑到一個與他同貌的農夫，及至最後審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說他才是個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會上決不能再容他存在了。於是他一片赤誠救世之心，卻無人來接受！這是何等的社會！可是他的身體可以受種種的束縛，他的心卻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個私生女兒為終生的安慰！他可為她死！他的生也是為了她。試看Cosette與人家發生了愛，他老人家終夜不能入睡，是多麼的煩悶呵！最後，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覺得責任已盡，人生也可告終了。於是也失蹤了。

我以為囂俄是指導被社會壓迫與棄置的人，儘可做一些實在的事；其中未

始沒有樂趣。正如先生所謂『遇見深林……』，雖則在動機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終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別人，總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識階級的人了，自己努力去另闢一新園地。後來又讀託爾斯泰小說 Anna Korenina，看副主人 Vrosky 的田園生活，更證明我前念之不錯。及至後來讀了 Hardy 的悲觀色彩十分濃厚的 Tess，對於鄉村實在有些入魔了！不過以 Hardy 的生活看來，勤勤懇懇的把 Wessex 寫給了世人，自己孜孜於文學生涯，覺得他的生活，與嚣俄或託爾斯泰所寫的有些兩樣，一是爲了他事失敗而才從事的，而哈代則生來願意如此（雖然也許是我妄說，但不必定是哈代，別的人一定很多。）雖然結果一樣，其『因』卻大相逕庭。一是進化的，前者卻是退化了。

因爲前天在某文上見引用一句歌德的話：『做是容易的，想卻難了！』於是從前種種妄想，頓時消滅的片屑不存。因爲照前者的入田園，只能算一種『做』而『想』卻絕對體不到，平心而論，一個研究學問或作其他事業的人一旦遭

了挫折，便去歸返自然，只能算『做』一些簡易的工作，和我國先前的隱居差不多，無形中已陷於極端的消極了！一個愚者而妄想『想，』自然癡的可憐，但一遇挫折已便反卻，卻是退化了。

先生的意思或許不是這些，但現今田園思想充斥了全國青年的頭腦中，所以順便寫了一大堆無用的話。但不知先生肯否給我以稍爲明瞭一些的解釋呢？

先生雖然萬分的憎惡所謂『導師，』我卻從心坎裏希望你做一些和廚川白村相像的短文（這相像是我虛擬的，）給麻木的中國人一些反省。

白波，上海同文書院。六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週刊所載。〕

女校長的男女的夢

我不知道事實如何，從小說上看起來，上海洋場上惡虔婆的逼勒良家婦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凍餓，吊打。那結果，除被虐殺或自殺之外，是沒有一個不討饒從命的；于是乎她就爲所欲爲，造成黑暗的世界。

這一次楊蔭榆的對付反抗她的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們，聽說是先以率警毆打，繼以斷絕飲食的，但我卻還不爲奇，以爲還是她從哥崙比亞大學學來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見今天報上說楊氏致書學生家長，使再填入學願書，『不交者以不願再入學校論，』這纔恍然大悟，發生無限的哀感，知道新婦女究竟還是老婦女，新方法究竟還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遼遠了。

女師大的學生，不是各省的學生麽？那麽故鄉就多在遠處，家長們怎麽知道自己的女兒的境遇呢？怎麽知道這就是威逼之後的勒令討饒乞命的一幕呢？自然，她們可以將實情告訴家長的；然而楊蔭榆已經以校長之尊，用了含胡的話向家長們撒下網羅了。

爲了『品性』二字問題，曾有六個教員發過宣言，證明楊氏之誣妄。這似乎很觸着她的致命傷了，『據接近楊氏者言，』她說『風潮内幕現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員□□諸人之宣言，……近如所謂「市民」之演說，……』（六日晨報）直到現在，還以誣衊學生的老手段，來誣衊教員們。但仔細看來，是無足怪的，因爲誣衊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誰去搖動牠，自然就要得到被誣衊的惡報。

最奇怪的是楊蔭榆請警廳派警的信，『此次因解決風潮改組各班學生誠恐某校男生來校援助懇請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來校藉資防護』云云，發信日是七月三十一日，入校在八月初，而她已經在七月底做着『男生來幫女生』的夢，並且將如此夢話，敍入公文，倘非腦裏有些什麽貴恙，大約總該不至于此的罷。我並不想心理學者似的來解剖思想，也不想道學先生似的來誅心，但以爲自己先設立一個夢境，而

卽以這夢境來誣人，倘是無意的，未免可笑，倘是有意，便是可惡卑劣；『學笈重洋，教鞭十載，』都白糟塌了。

我眞不解何以一定是男生來幫女生。因爲同類麽？那麽，請男巡警來幫的，莫非是女巡警？給女校長代筆的，莫非是男校長麽？

『對於學生品性學業，務求注重實際，』這實在是很可佩服的。但將自己夜夢裏所做的事，都誣栽在別人身上，卻未免和實際相差太遠了。可憐的家長，怎麽知道你的孩子遇到了這樣的女人呢！

我說她是夢話，還是忠厚之辭；否則，楊蔭榆便一錢不値；更不必說一羣躲在黑幕裏的一班無名的蛆蟲！

（八月六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京報副刊所載。〕

一九二六年

中山先生逝世後一週年

中山先生逝世後無論幾週年，本用不着什麼紀念的文章。只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

凡是自承爲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沈靜，眞是喜怒哀樂不形于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賢者』呢，是賣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

有安逸過，仍然繼續着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爲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麽也肯嘗試的，而他對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

爲什麽呢？托洛斯基曾經說明過什麽是革命藝術。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裏面的意識一貫着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爲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中山先生逝世已經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僅在這樣的環境中作一個紀念。然而這紀念所顯示，也還是他終于永遠帶領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三月十七日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國民新報「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特刊」所載〕。

『何典』題記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該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緒五年的申報館書目續集可證。我知道那名目，卻只在前兩三年，向來也曾訪求，但到底得不到。現在半農加以校點，先示我印成的樣本，這實在使我很喜歡。只是必須寫一點序，卻正如阿Q之畫圓圈，我的手不免有些發抖。我是最不擅長于此道的，雖然老朋友的事，也還是不會捧場，寫出洋洋大文，俾于書，于店，于人，有什麽涓埃之助。

我看了樣本，以爲校勘有時稍迂，空格令人氣悶，半農的士大夫氣似乎還太多。至于書呢？那是，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達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聖先師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嚇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過去；但到站直之後，究竟都還

是長衫朋友。不過這一個筋斗，在那時，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總要算是極大的了。

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現世相的神髓，隨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從成語中，另外抽出思緒：既然從世相的種子出，開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展示了活的人間相，或者也可以說是將活的人間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彷彿有會于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

夠了。並非博士般角色，何敢開頭？難違舊友的面情，又該動手。應酬不免，圓滑有方：只作短文，庶無大過云爾。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魯迅謹撰。

『十二個』後記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個大風暴；到十月，纔是一個大風暴，怒吼着，震蕩着，枯朽的都拉離崩壞，連樂師畫家都茫然失措，詩人也沈默了。

就詩人而言，他們因爲禁不起這連底的大變動，或者脫出國界，便死亡，如安得列夫；或者在德、法做僑民，如梅壘什珂夫斯奇、巴理芒德；或者雖然並未脫走，卻比較的失了生動，如阿爾志跋綏夫。但也有還是生動的；如勃留梭夫和戈理奇、勃洛克。

但是，俄國詩壇上先前那樣盛大的象徵派的衰退，卻並不只是革命之賜；從一九一一年以來，外受未來派的襲擊，內有實感派，神祕底虛無派，集合底主我派們的分離，就已

跨進了崩潰時期了。至于十月的大革命，那自然，也是額外的一個沈重的打擊。

梅壘什珂夫斯奇們既然作了僑民，就常以痛罵蘇俄爲事；別的作家雖然還有創作，然而不過是寫些『什麽』，顏色很黯澹，衰弱了。象徵派詩人中，收穫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

勃洛克名亞歷山大，早就有一篇很簡單的自敍傳——

「一八八〇年生在彼得堡。先學于古典中學，畢業後進了彼得堡大學的言語科。一九〇四年纔作美的女人之歌這抒情詩，一九〇七年又出抒情詩兩本，曰意外的歡喜，曰雪的假面。抒情悲劇小游覽所的主人、廣場的王、未知之女，不過纔脫稿。現在擔當着梭羅忒亞盧拏的批評欄，也和別的幾種新聞雜誌關係着。」

此後，他的著作還很多：報復、文集、黃金時代、從心中涌出、夕照是燒盡了、水已經睡着、運命之歌。當革命時，將最強烈的刺戟給與俄國詩壇的，是十二個。

他死時是四十二歲，在一九二一年。

從一九〇四年發表了最初的象徵詩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稱爲現代都會詩人的第一人了。他之爲都會詩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詩底幻想的眼，照見都會中的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徵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裏，使牠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見詩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長者，是在取卑俗，熱鬧，雜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祕底寫實的詩歌。

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

能在雜沓的都會裏看見詩者，也將在動搖的革命中看見詩。所以勃洛克做出十二個，而且因此『在十月革命的舞臺上登場了。』但他的能上革命的舞臺，也不只因爲他是都會詩人；乃是，如託羅茲基言，因爲他『向着我們這邊突進了。突進而受傷了。』

十二個于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還要永久地流傳。

舊的詩人沉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詩人還未彈他的奇穎的琴。勃洛克獨在革命的俄國中，傾聽『咆哮獰猛，吐着長太息的破壞的音樂。』他聽到黑夜白雪間的風，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會議中的講嫖錢，復讎的歌和鎗聲，卡基卡的血。然而他又聽到癩皮狗似的舊世界，他向着革命這邊突進了。

然而他究竟不是新興的革命詩人，于是雖然突進，卻終于受傷，他在十二個之前，看見了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穌基督。

但這正是俄國十月革命『時代的最重要的作品。』

呼喚血和火的，詠嘆酒和女人的，賞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則一樣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過去，向着未來，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便都不免並含着向前和反顧。詩十二個裏就可以看見這樣的心：他向前，所以向

革命突進了，然而反顧，于是受傷。

篇末出現的耶穌基督，彷彿可有兩種的解釋：一是他也贊同，一是還須靠他得救。但無論如何，總還以後解爲近是。故十月革命中的這大作品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

然而也不是空洞的。

這詩的體式在中國很異樣；但我以爲很能表現着俄國那時（！）的神情；細看起來，也許會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氣息。可惜翻譯最不易。我們曾經有過一篇從英文的重譯本；日前還又有一種別譯，胡成才君便又從原文譯出了不過詩是只能有一篇的即使以俄文改寫俄文，尚且決不可能，更何況用了別一國的文字。然而我們也只能如此。至于意義，卻是先由伊發爾先生校勘過的；後來，我和韋素園君又酌改了幾個字。

前面勃洛克論是我譯添的，是文學與革命（Litertura i Revolutzia）的第三章，從茂森唯士氏的日本文譯本重譯；韋素園君又給對校原文，增改了許多。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概還以爲託羅茲基是一個喑嗚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

他這篇，便知他也是一個深解文藝的批評者。他在俄國，所得的俸錢，還是稿費多。但倘若不深知他們文壇的情形，似乎不易懂；我的翻譯的拙澀，自然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書面和卷中的四張畫，是瑪修丁（V. Masiutin）所作的。他是版畫的名家。這幾幅畫，卽曾被稱爲藝術底版畫的典型；原本是木刻。卷頭的勃洛克的畫象，也不凡，但是從新俄羅斯文學的曙光期轉載的，不知道是誰作。

俄國版畫的興盛，先前是因爲照相版的衰頹和革命中沒有細緻的紙張，倘要插圖，自然只得應用筆路分明的線畫。然而只要人民有活氣，這也就發達起來，在一九二二年弗羅連斯的萬國書籍展覽會中，就得了非常的贊美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魯迅記于北京。

『爭自由的波浪』小引

俄國大改革之後，我就看見些游覽者的各種評論。或者說貴人怎樣憔悴，簡直不像人間；或者說平民竟擡了頭，後來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貶，結論往往正相反。我想，這大概都是對的。貴人自然總要較爲苦惱，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擡了頭。游覽的人各照自己的傾向，說了一面的話。近來雖聽說俄國怎樣善于宣傳，但在北京的報紙上，所見的卻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寫出內部的黑暗和殘酷來。這一定是很足使禮教之邦的人民驚心動魄的罷。但倘若讀過專制時代的俄國所產生的文章，就會明白即使那些話全是眞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絞架，拷問和西伯利亞，是不能造出對于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國的英雄們，實在以種種方式用了他們的血。使同志感奮，使好心腸人墮

淚，使劊子手有功，使閒漢得消遣。總是有益于人們，尤其是有益于暴君，酷吏，閒人們的時候多；饜足他們的凶心，供給他們的談助。將這些寫在紙上，血色早已輕淡得遠了；如但兼珂的慷慨，托爾斯多的慈悲，是多麼柔和的心。但當時還是不准印行。這做文章，這不准印，也還是使凶心得饜足，談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終是無味的國土裏的人生的鹽，而且大抵是給閒人們作生活的鹽，這倒實在是很可詫異的。

這書裏面的梭斐亞的人雖還要使人感動，戈理基筆下的人生也還活躍着，但大半也要成爲流水帳簿罷。然而翻翻過去的血的流水帳簿，原也未始不能夠推見將來，只要不將那帳目來作消遣。

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爲俄國的上等人鳴不平，以爲革命的光明的標語，實際倒成了黑暗。這恐怕也是眞的，改革的標語一定是較光明的；做這書中所收的幾篇文章的時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給一切人們以一律的光明。但他們被拷問，被幽禁，被流放，被殺戮了。要給，也不能。這已經都寫在帳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遏絕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後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處的倒是最穩妥的地位。然而已經都寫在帳上了，因此用

血的方式，到後來便不問，先前似的時代在他們已經過去。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捨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爲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麵。只要翻翻這一本書，大略便明白別人的自由是怎樣捧來的前因，並且看看後果，即使將來地位失墜，也就不至于妄鳴不平，較之失意而學佛，切實得多多了。所以，我想，這幾篇文章在中國是很有好處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風雨之夜，魯迅記于廈門。



一九二七年

老調子已經唱完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會講演——

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初看似乎有些離奇，其實是並不奇怪的。

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

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

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面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裏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麼？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說，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制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于民衆，叫出許多慘痛的聲音，後來他們又看見民衆有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後，文學上便沒有什麼大作品了，只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爲他們已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開口。

在這時候，他們的本國是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的，但是我們還沒有聽到。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爲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再說歐美的幾個國度罷。他們的文藝是早有些老舊了，待到世界大戰時候，纔發生了一種戰爭文學。戰爭一完結，環境也改變了，老調子無從再唱，所以現在文學上也有些

寂寞。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實在不能豫測。但我相信，他們是定也會有新的聲音的。

現在來想一想我們中國是怎樣。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沒有唱完。

這是什麼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中國人是否眞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眞的，那麼，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爲中國人沒記性，因爲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敢再唱，將牠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衆爲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

卻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麽，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着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後來卻覺得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麽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裏又見得新鮮了，于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的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後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

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天，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他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和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為甚麼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于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眞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從前西洋有一個國度，國名忘記了，要在非洲造一條鐵路。頑固的非洲土民很反對，

他們便利用了他們的神話來哄騙他們道：『你們古代有一個神仙，曾從地面造一條橋到天上。現在我們所造的鐵路，簡直就和你們的古聖人的用意一樣。』非洲人不勝佩服，高興，鐵路就造起來。——中國人是向來排斥外人的，然而現在卻漸漸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調子了，還說道：『孔夫子也說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所以外人到是好的。』外國人也說道：『你們聖人的話實在不錯。』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羣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是唱着老調子，那麼，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力會多起來。因爲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的時候，我們可以靠着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爲，現在的列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

那麼，怎麼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游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麼？從前

堯舜的時候，喫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甚麼？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着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但是，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于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里。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爲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纔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爲這是『軟刀子。』這『軟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發明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叫做賈鳧西的，鼓詞裏曾經說起紂王，道：『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纔知道命有差。』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可眞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鎗礮。用鎗礮來打的後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彷彿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鎗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

爲我們野蠻；現在，倒不大遇見有鎗礮來打我們了，大約是因爲我們文明了罷。現在也的確常常有人說，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讚美。這就是軟刀子。用鋼刀，我們也許還會覺得的，于是就改用軟刀子。我想：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要到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衆有甚麼關係，甚麼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肴饌好。中國人也附和着。但這些事和民衆有甚麼關係？車夫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賣的是雜糧，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然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子孫也不能逃。我曾經做過一雜感，大意是說：『凡稱讚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穩地方的富人，因為他們有錢，沒有受到國內戰爭的痛苦，所以發出這樣的贊賞來。殊不知將來他們的子孫，營業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賤，去開的礦洞，也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深。』這就是說，將來還是要窮的，不過遲一點。但是先窮的苦人，開了較淺的礦，他們的後人，卻須開更深的礦了。我的話並沒有人注意。他們還是唱着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從此以後，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已。

這怎麼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裏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麼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然後自已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說。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裏，就一定長壽，白鬍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胡塗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牢獄。人坐在監牢裏，便不至于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刼，到牢獄裏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坐監是實在最安穩。

但是，坐監卻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說了。

現在我還要謝諸位今天到來的盛意。

『游仙窟』序言

游仙窟今惟日本有之，是舊鈔本，藏于昌平學，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文成者，張鷟之字；題署著字，古人亦常有，如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其一卷亦云常道將集矣。張鷟，深州陸渾人；兩唐書皆附見張薦傳，云以調露初登進士第，為岐王府參軍，屢試皆甲科，大有文聲，調長安尉遷鴻臚丞。證聖中，天官劉奇以為御史；性躁卞，儻蕩無檢，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訕短時政，貶嶺南；旋得內徙，終司門員外郎。順宗實錄亦謂鷟博學工文詞，七登文學科。大唐新語則云，後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咏。唐書雖稱其文下筆立成，大行一時，後進莫不傳記，日本新羅使至，必出金寶購之，而又訾為浮艷少理致，論者亦率詆誚蕪穢。鷟書

之傳于今者，尚有朝野僉載及龍筋鳳髓判，誠亦多詆誚浮艷之辭。游仙窟爲傳奇，又多俳調，故史志皆不載；淸楊守敬作日本訪書志，始著于錄，而貶之一如唐書之言。日本則初頗珍祕，以爲異書；嘗有注，似亦唐時人作。河世寧曾取其中之詩十餘首入全唐詩逸，鮑氏刊之知不足齋叢書中；今矛塵將具印之，而全文始復歸華土。不特當時之習俗如酬對舞咏，時語如嗛唔嫈嫇，可資博識；卽其始以駢儷之語作傳奇，前于陳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載，亦爲治文學史者所不能廢矣。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魯迅識。

一九二九年

近代木刻選集〔1〕小引

中國古人所發明，而現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風水的火藥和指南針，傳到歐洲，他們就應用在鎗礮和航海上，給本師吃了許多虧。還有一件小公案，因爲沒有害，幾乎忘卻了。那便是木刻。

雖然還沒有十分的確證，但歐洲的木刻，已經很有幾個人都說是從中國學去的，其時是十四世紀初，即一三二〇年頃。那先驅者，大約是印着極粗的木版圖畫的紙牌；這類紙牌，我們至今在鄉下還可看見。然而這博徒的道具，卻走進歐洲大陸，成了他們文明的利器的印刷術的祖師了。

木版畫恐怕也是這樣傳去的；十五世紀初德國已有木版的聖母像，原畫尙存比利

時的勃呂舍勒博物館中，但至今還未發見過更早的印本。十六世紀初，是木刻的大家調壘爾（A. Dürer）和荷勒巴因（H. Holbein）出現了，而調壘爾尤有名，後世幾乎將他當作木版畫的始祖。到十七八世紀，都沿着他們的波流。

木版畫之用，單幅而外，是作書籍的插圖。然則巧緻的銅版圖術一出，這就突然中衰，也正是必然之勢。惟英國輸入銅版術較晚，還在保存舊法，且視此爲義務和光榮。一七七一年，以初用木口彫刻，即所謂『白線彫版法』而出現的，是畢維克（Th. Bewich）。這新法進入歐洲大陸，又成了木刻復興的動機。

但精巧的彫鐫，後又漸偏于別種版式的模仿，如擬水彩畫，蝕銅版，網銅版等，或則將照相移在木面上，再加繡彫，技術固然極精熟了，但已成爲複製底木版。至十九世紀中葉，遂大轉變，而創作的木刻興。

所謂創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複刻，作者揑刀向木，直刻下去。——記得宋人，大約是蘇東坡罷，有請人畫梅詩，有句云：『我有一匹好東絹，請君放筆爲直幹！』這放刀直幹，便是創作底版畫首先所必須，和繪畫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筆，以木代紙或布，中國的刻圖，雖

是所謂「繡梓，」也早已望塵莫及，那精神，惟以鐵筆刻石章者，彷彿近之。

因為是創作底，所以風韻技巧，因人不同，已和複製木刻離開，成了純正的藝術，現今的畫家，幾乎是大半要試作的了。

在這里所介紹的，便都是現今作家的作品；但只這幾枚，還不足以見種種的作風，倘為事情所許，我們逐漸來輸運罷。木刻的回國，想來決不致于像別兩樣的給本師吃苦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魯迅記于上海。

〔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一輯所載。〕

近代木刻選集〔1〕附記

本集中的十二幅木刻，都是從英國的"The Bookman,""The Studio,""The Woodcut of To-day"(Edited by G. Holme)中選取的，這里也一併摘錄幾句解說。

惠勃(C. C. Webb)是英國現代著名的藝術家，從一九二二年以來，都在畢明翰(Birmingham)中央學校教授美術。第一幅『高架橋』是圓滿的大圖畫，用一種獨創的方法所刻，幾乎可以數出他雕刻的筆數來。統觀全體，則是精美的發光的白色標記，在一方純淨的黑色地子上。『農家的後園，』刀法也多相同。『金魚』更可見惠勃的作風，新近在Studio上，曾大爲George Sheringham所稱許。

司提芬・蓬(Stephen Bone)的一幅是George Bourne的"A Farmer's Life"的插圖之一。論者謂英國南部諸州的木刻家無出作者之右，散文得此，而妙想愈明云。

達格力秀(E. Fitch Daglish)是倫敦動物學會會員，木刻也有名，尤宜于作動植物書中的插畫，能顯示最嚴正的自然主義和纖巧敏慧的裝飾的感情。『田梟』是E. M. Nicholson的"Birds in England"中插畫之一；『淡水鱸魚』是Izaak Walton and Charles Cotton的"The Complete Angler"中的。觀這兩幅，便可知木刻怎樣有裨于科學了。

哈曼・普耳(Herman Paul)法國人，原是作石版畫的，後改木刻，後又轉通俗(Popular)畫。曾說『藝術是一種不斷的解放，』于是便簡單化了。本集中的兩幅，已很可窺見他後來的作風。前一幅是Rabelais著書中的插畫，正當大雨時；後一幅是裝飾André Marty的詩集"Le Doctrin al des Preux"（勇士的教義）的，那詩的大意是——

看殘廢的身體和面部的機輪，

染毒的瘡疤紅了面容，
少有勇氣與醜陋的人們傳聞
以千辛萬苦獲得了好的名聲。

迪綏爾多黎（Benvenuto Disertori）意大利人，是多才的藝術家；善于刻石，蝕銅，但木刻更爲他的特色。“La Musadel Loreto”是一幅具有律動的圖象，那印象之自然，就如本來在木上所創生的一般。

麥格努斯·拉該蘭支（S. Magnus-Lagercranz）夫人是瑞典的雕刻家，尤其擅長花卉。她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册瑞典詩人 Stterboru 的詩集羣芳的插圖。

富耳斯（C. B. Falls）在美國，有最爲多才的藝術家之稱。他于諸藝術無不嘗試，而又無不成功。集中的『島上的廟』是他自己選出的得意的作品。

華會克（Edward Worwick）也是美國的木刻家。『會見』是裝飾與想像的版畫，含有強烈的中古風味的。

書面和首葉的兩種小品，是法國畫家拉圖（Alfred Latour）之作，自“The Wood-

cut of "To-day"中取來，目錄上未列，附記于此。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藝苑朝花所載。」

蕗谷虹兒畫選小引

中國的新的文藝的一時的轉變和流行，有時那主權是簡直大半操于外國書籍販賣者之手的。來一批書，便給一點影響。"Modern Library"中的A. V. Beardsley畫集一入中國，那鋒利的剌戟力，就激動了多年沈靜的神經，Beardsley的線究竟又太強烈了，這時適有蕗谷虹兒的版畫運來中國，是用幽婉之筆，來調和了Beardsley的鋒芒，這尤合中國現代青年的心，所以他的模仿就至今不絕。

但可惜的是將他的形和線任意的破壞——不過不經比較，是看不出底細來的。現在就從他的畫譜睡蓮之夢中選取六圖，悲涼的微笑中五圖，我的畫集中一圖，大約都是可顯現他的特色之作，雖然中國的複製，不能高明，然而究竟較可以窺見他的眞面目了。

至于作者的特色之所在，就讓他自己來說罷——

『我的藝術，以纖細爲生命，同時以解剖刀一般的銳利的鋒芒爲力量。

『我所引的描線，必需小蛇似的敏捷和白魚似的銳敏。

『我所畫的東西，單是「如生」之類的現實的姿態，是不够的。

『于悲涼，則畫彷徨湖畔的孤星的水妖（Nymph），于歡樂，則畫在春林深處，和地祇（Pan）相謔的月光的水妖罷。

『描水性，則選多夢的處女，且備以女王之格，注以星姬之愛罷。

『描男性，則願探求神話，拉出亞波羅（Apallo）來給穿上漂泊的旅鞋去。

『描幼兒，則加以天使的羽翼，還于此被上五色的文綾。

『而爲了孕育這些愛的幻想的模特兒們，我的思想，則不可不如深夜之黑暗，清水之澄明。』（悲涼的微笑自序）

這可以說，大概都說盡了。然而從這些美點的別一面看，也就令人所以評他爲傾向少年男女讀者的作家的原因。

作者現在是往歐洲留學去了，前途正長，這不過是一時期的陳迹，現在又作爲中國幾個作家的祕密寶庫的一部份，陳在讀者的眼前，就算一面小鏡子，——要說得堂皇一些，那就是，這纔或者能使我們逐漸認眞起來，先會有小小的眞的創作。

從第一到十一圖，都有短短的詩文的，也就逐圖譯出，附在各圖前面了但有幾篇是古文，爲譯者所未曾研究，所以有些錯誤，也說不定的。首頁的小圖也出我的畫集中，原題曰「睡，」是作者所愛描的大到超于現實的眸子。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魯迅在上海記。

（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二輯所載）

近代木刻選集〔2〕小引

我們進小學校時，看見教本上的幾個小圖畫，倒也覺得很可觀，但到後來初見外國文讀本上的插畫，卻驚異于牠的精工，先前所見的就幾乎不能比擬了。還有英文字典裏的小畫，也細巧得出奇。凡那些，就是先前說過的『木口彫刻。』

西洋木版的材料，固然有種種，而用于刻精圖者大概是柘木。同是柘木，因鋸法兩樣，而所得的板片也就不同。順木紋直鋸，如箱板或桌面板的是一種，將木紋橫斷，如砧板的又是一種。前一種較柔，彫刻之際，可以揮鑿自如，但不宜于細密，倘細，是很容易碎裂的。後一種是木絲之端，攢聚起來的板片，所以堅宜于刻細，這便是『木口彫刻。』這種彫刻，有時便不稱 wood-cut，而別稱爲 wood-engraving 了。中國先前刻木一細，便曰『繡梓』

是可以作這譯語的。和這相對，在箱板式的板片上所刻的則謂之『木面彫刻』。

但我們這里所紹介的，並非教科書上那樣的木刻，因爲那是意在逼眞，在精細，臨刻之際，有一張圖畫作爲底子的，既有底子，便是以刀擬筆，是依樣而非獨創，所以僅僅是『複刻板畫。』至于『創作板畫』是並無別的粉本的，乃是畫家執了鐵筆，在木版上作畫，本集中的達格力秀的兩幅，永瀨義郎的一幅，便是其例。自然也可以逼眞，也可以精細，然而這些之外有美，有力，仔細看去，雖在複製的畫幅上，總還可以看出一點『有力之美』來。

但這『力之美』大約一時未必能和我們的眼睛相宜。流行的裝飾畫上，現在已經多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構成派繪畫了。

有精力瀰滿的作家和觀者，纔會生出『力』的藝術來。『放筆直幹』的圖畫，恐怕難以生存于頽唐，小巧的社會裏的。

附帶說幾句，前回所引的詩，是將作者記錯了。季黻來信道『我有一匹好𣑆絹……』係出于杜甫戲韋偃爲雙松圖，末了的數句，是『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

放筆爲直幹。」並非蘇東坡詩。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

〔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三輯所載〕

近代木刻選集〔2〕附記

本集中的十二幅木刻大都是從英國的 "The Woodcut of To-day," "The Studio," "The Smaller Beasts," 中選取的，這里也一併摘錄幾句解說。

格斯金 (Arthur J. Gaskin)，英國人。他不是一個始簡單後精細的藝術家。他早懂得立體的黑色之濃淡關係。這幅『大雪』的悽涼和小屋底景緻是很動人的。雪景可以這樣比其他種種方法更有力地表現，這是木刻藝術的新發見。『童話』也具有和『大雪』同樣的風格。

傑平 (Robert Gibbings) 早是英國木刻家中一個最豐富而多方面的作家。他對于黑白的觀念常是意味深長而且獨創的。E. Powys Mathers 的『紅的智慧』插畫

在光耀的黑白相對中有東方的豔麗和精巧的白線底律動。他的令人快樂的『閒坐』顯示他在有意味的形式裏黑白對照的氣質。

達格力秀(Eric Fitch Daglish)在我們的近代木刻選集(1)裏已曾敍述了。『伯勞』見J. H. Fabre的"Animal Life in Field and Garden"中。『海貍』見達格力秀自撰的Animal in Black and White叢書第二卷"The Smaller Boasts"中。

凱亥勒(Emile Charles Corlègle)原籍瑞士,現入法國籍。木刻于他是種直接的表現的媒介物,如繪畫,蝕銅之于他人。他配列光和影,指明顏色的濃淡,他的作品顫動着生命。他沒有什麼美學理論,他以爲凡是有趣味的東西能使生命美麗。

奧力克(Emil Orlik)是最早將日本的木刻方法傳到德國去的人。但他卻將他自己本國的種種方法融合起來刻木的。

陀蒲晉司基(M. Dobuzinski)的『窗』,我們可以想像無論何人站在那里,如那個人站着的,張望外面的雨天,想念將要遇見些什麼。俄國人是很想到站在這個窗下的

人的。

左拉舒（William Zorach）是俄國種的美國人。他注意于有趣的在黑底子上的白塊，不斤斤于用意的深奥。『游泳的女人』由游泳的眼光看來，是有些眩目的。這看去像油漆布雕刻，不大像木刻。游泳是美國木刻家所好的題材，各人用名人的手法創造不同的風格。

永瀨義郎，曾在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過彫塑，後來頗盡力于版畫，著給學版畫的人一卷。『沈鐘』便是其中的插畫之一，算作『木口雕刻』的作例，更經有名的刻手菊地武嗣複刻的。現在又經複製，但還可推見黑白配列的妙處。

比亞茲萊畫選小引

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生存祇有二十六年，他是死于肺病的。生命雖然如此短促，卻沒有一個藝術家作黑白畫的藝術家，獲得比他更爲普遍的名譽；也沒有一個藝術家影響現代藝術如他這樣的廣闊。比亞茲萊少時的生活底第一個影響是音樂，他眞正的嗜好是文學。除了在美術學校兩月之外，他沒有藝術的訓練。他的成功完全是由自習獲得的。

以阿塞王之死的插畫他纔涉足文壇。隨後他爲"The Studio"作插畫，又爲黃書(The Yellow Book)的藝術編輯，他是由黃書而來，由"The Savoy"而去的。無可避免地，時代要他活在世上。這九十年代就是世人所稱的世紀末（fin desiècle）。他是這

年代底獨特的情調底唯一的表現者。九十年代底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調呼他出來的。

比亞茲萊是個諷刺家，他只能如 Baudelaire 描寫地獄，沒有指出一點現代的天堂底反映。這是因爲他愛美而美的墮落纔困制他；這是因爲他如此極端地自覺美德而敗德纔有取得之理由。有時他的作品達到純粹的美，但這是惡魔的美，而常有罪惡底自覺，罪惡首受美而變形又復被美所暴露。

視爲一個純然的裝飾藝術家，比亞茲萊是無匹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來使他們織成一致。但比亞茲萊不是一個插畫家。沒有一本書的插畫至于最好的地步——不是因爲較偉大而是不相稱，甚且不相干。他失敗于插畫者，因爲他的藝術是抽象的裝飾；牠缺乏關係性底律動——恰如他自身缺乏在他前後十年間底關係性。他埋葬在他的時期裏有如他的畫吸收在牠自己的堅定的線裏。

比亞茲萊不是印象主義者，如 Manet 或 Renoir，畫他所『看見』的事物；他不是幻想家，如 William Blake，畫他所『夢想』的事物；他是個有理智的人，如 George

Frederick Watts，畫他所『思想』的事物。雖然無日不和藥鑪爲伴，他還能駕御神經和情感。他的理智是如此的強健。

比亞玆萊受他人影響却也不少，不過這影響于他是吸收而不被吸收。他時時能受影響，這也是他獨特的地方之一。Burne-Jones 有助于他在他作阿賽王之死的插畫的時候；日本的藝術，尤其是英泉的作品，助成他脫離在 "The Rape of the Look" 底 Eisen 和 Saint-Aubin 所顯示給他的影響。但 Burne-Jones 底狂喜的疲弱的靈性變爲怪誕的睥睨的肉慾——若有疲弱的，罪惡的疲弱的話。日本底凝凍的實在性變爲西方的熱情底焦灼的影像表現在黑白底銳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線中，暗示即在彩虹的東方也未曾夢想到的色調。

他的作品，因爲翻印了 "Salamé" 的插畫，還因爲我們本國時行藝術家的摘取，似乎連風韻也頗爲一般所熟識了。但他的裝飾畫，却未經誠實地介紹過。現在就選印這十二幅，略供愛好比亞玆萊者看看他未經撕剝的遺容，并摘取 Arthur Symons 和 Holbrook Jackson 的話，算作說明他的特色的小引。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朝華社識。

〔藝苑朝華第一期第四輯所載〕

哈謨生的幾句話

朝花六期上登過一篇短篇的瑙威作家哈謨生，去年日本出版的國際文化上，將他算作左翼的作家，但看他幾種作品，如維多利亞和飢餓裏面，貴族的處所卻不少。

不過他在先前，很流行于俄國，二十年前罷，有名的雜誌 "Nieva" 上，早就附印他那時爲止的全集了。大約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氣息，正能得到讀者的共鳴。十月革命後的論文中，也有時還在提起他，可見他的作品在俄國影響之深，至今還沒有忘卻。

他的許多作品，除上述兩種和在童話國裏——俄國的游記——之外，我都沒有讀過。去年，在日本片山正雄作的哈謨生傳裏，看見他關于託爾斯泰和伊孛生的意見，又值這兩個文豪的誕生百年紀念，原是想紹介的，但因爲太零碎，終于放下了。今年搬屋理書，

又看見了這本傳記，便于三開時譯在下面。

那是在他三十歲時之作神祕裏面的作中的人物那該爾的人生觀和文藝論，自然也就可以看作作者哈謨生的意見和批評。他跺着腳罵託爾斯泰——

『總之，叫作託爾斯泰的漢子，是現代的最爲活動底的蠢才，……那教義，比起救世軍的唱 Halleluiah（上帝讚美歌——譯者）來，毫沒有兩樣。我並不覺得託爾斯泰的精神比蒲斯大將（那時救世軍的主將——譯者）深。兩個都是宣教者，卻不是思想家。是買賣現成的貨色的，是弘布原有的思想的，是給人民廉價採辦思想的，于是掌着這世間的舵。但是，諸君，倘做買賣，就得算算利息，而託爾斯泰卻每做一回買賣，就大折其本……不知沈默的那多嘴的品行，要將愉快的人世弄得鐵盤一般平坦的那努力，老嬉客似的那道德的嘮叨，像煞雄偉一般不識高低地胡說的那堅決的道德，一想到他，雖是別人的事，臉也要紅起來……。』

說也奇怪，這簡直好像是在中國的一切革命底和遵命底的批評家的暗瘡上開刀。

至于對同鄉的文壇上的先輩伊孛生——尤其是後半期的作品——是這樣說——

『伊孛生是思想家。通俗的講談和眞的思索之間，放一點小小的區別，豈不好麼？誠然，伊孛生是有名人物呀。也不妨儘講伊孛生的勇氣，講到人耳朶裏起繭罷。然而，論理底勇氣和實行底勇氣之間，捨了私慾的不羈獨立的革命底勇猛心和家庭底的煽動底勇氣之間，莫非不見得有放點小小的區別的必要麼？其一，是在人生上發着光芒，其一，不過是在戲園裏使看客咋舌……要謀叛的漢子，不帶軟皮手套來捏鋼筆桿這一點事，是總應該做的，不應該是能做文章的一個小畸人，不應該僅是爲德國人的文章上的一個概念，應該是名曰人生這一個熱鬧場裏的活動底人物。伊孛生的革命底勇氣，大約是確不至于陷其入于危地的。箱船之下，敷設水雷之類的事，比起活的，燃燒似的實行來，是貧弱的桌子上的空論罷了。諸君聽見過撕開苧麻的聲音麼？嘻嘻嘻，是多麼盛大的聲音呵。』

這于革命文學和革命，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之別，說得很露骨，至于遵命文學，那就

不在話下了。也許因爲這一點，所以他倒是左翼底罷；並不全在他曾經做過各種的苦工。

最頌揚的，是伊孛生早先文壇上的敵對，而後來成了兒女親家的畢倫存（B. Björnson）。他說他活動着，飛躍着，有生命。無論勝敗之際，都貫注着個性和精神。是有着靈感和神底閃光的瑙威惟一的詩人。但我回憶起看過的短篇小說來，卻並沒有看哈謨生作品那樣的深的感印。在中國大約並沒有什麼譯本，只記得有一篇名叫父親的，至少翻過了五回。

哈謨生的作品我們也沒有什麼譯本。五四運動時候，在北京的青年出了一種期刊叫新潮，後來有一本『新著紹介號』豫告上似乎是說羅家倫先生要紹介新地（New Erde）。這便是哈謨生做的，雖然不過是一種傾向小說，寫些文士的生活，但也大可以借來照照中國人。所可惜的是這一篇紹介至今沒有印出罷了。

（三月三日，于上海。）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朝花旬刊第十一期所載。〕

一九三〇年

新俄畫選小引

大約三十年前，丹麥批評家喬治·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游帝制俄國，作『印象記』，驚爲『黑土』。果然，他的觀察證實了。從這『黑土』中，陸續長育了文化的奇花和喬木，使西歐人士震驚，首先爲文學和音樂，稍後是舞蹈，還有繪畫。

但在十九世紀末，俄國的繪畫是還在西歐美術的影響之下的，一味追隨，很少獨創，然而握美術界的霸權，是爲學院派。(Scadmismus) 至九十年代，『移動展覽會派』出現了，對于學院派的古典主義，力加掊擊，斥模仿，崇獨立，終至收美術于自己的掌中，以鼓吹其見解和理想。然而排外則易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嬰，所以後來，藝術遂見衰落，而祖述法國色彩畫家綏珊的一派（Cezannist）興。同時，西南歐的立體派和未來派，也

傳入而且盛行于俄國。

十月革命時，是左派（立體派及未來派）全盛的時代，因爲在破壞舊制。——革命這一點上，和社會革命者是相同的，但問所向的目的，這兩派卻並無答案。尤其致命的是雖屬新奇，而爲民衆所不解，所以當破壞之後，漸入建設，要求有益于勞農大衆的平民易解的美術時，這兩派就不得不被排斥了。其時所需要的是寫實一流，于是右派遂起而占了暫時的勝利。但保守之徒，新力是究竟沒有的，所以不多久，就又以自己的作品證明了自己的破滅。

這時候，是對于美術和社會底建設相結合的要求，左右兩派，同歸失敗，但左翼中實已先就起了分崩離合之後，別生一派曰『產業派』，以產業主義和機械文明之名，否定純粹美術，製作目的，專在工藝上的功利。更經和別派的鬬爭，反對者的離去，終成了以泰忒林(Tatlin)和羅直兼珂(Rodschenko)爲中心的『構成派』(Konstructivismus)。他們的主張不在 Compostion 而在 Konstruction，不在描寫而在組織，不在創造而在建設。羅直兼珂說，『美術家的任務，非色和形的抽象底認識，而在解決具體底事物的構

成上的任何的課題。』這就是說，構成主義上並無永久不變的法則，依着其時的環境而將各個新課題，從新加以解決，便是牠的本領。既是現代人，便當以現代的產業底事業爲光榮，所以產業上的創造，便是近代天才者的表現。汽船、鐵橋、工廠、飛機，各有其美，既嚴肅，亦堂皇。于是構成派畫家遂往往不描物形，但作幾何學底圖案，比立體派更進一層了。如本集所收 Krinsky 的三幅中的前兩幅，便可作顯明的標準。

Gastev是主張善用時間，別樹一幟的，本集只收了一幅。

又因爲革命所需要，有宣傳，教化，裝飾和普及，所以在這時代，版畫——木刻、石版、插畫、裝畫、蝕銅版——就非常發達了。左翼作家之不甘離開純粹美術者，頗遁入版畫中，如瑪修丁、（有十二個中的插畫四幅。在未名叢刊中。）央南珂夫（本集有他所作的小說家薩彌亞丁像）是。構成派作家更因和產業結合的目的，大行活動，如羅直兼珂和力錫茲基所裝飾的現代詩人的詩集，也有典型的藝術底版畫之稱，但我沒有見過一種。

本版作家，以法孚爾斯基（本集有『墨斯科』）爲第一，古潑略諾夫（本集有『熨衣的婦女，』）保里諾夫（本集有『培林斯基像，』）瑪修丁，是都受他的影響的。克里

格里珂跋女士本是蝕銅版畫（Etching）名家，這里所收的兩幅是影畫，奔流曾經紹介的一幅（梭羅古勃像）是彫鏤畫，都是她的擅長之作。

新俄的美術，雖然現在已給世界上以甚大的影響，但在中國，記述卻還很聊聊。這區區十二頁，又眞是實不符名，毫不能盡紹介的重任，所取的又多是版畫，大幅傑構，反成遺珠，這是我們所十分抱憾的。

但是，多取版畫，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國製版之術，至今未精，與其變相，不如且緩，一也；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二也。藝苑朝華在初創時，即已注意此點，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線圖，但竟爲藝苑所棄，甚難繼續，今復送第五集出世，恐怕已是晌午之際了，但仍願若干讀者們，由此還能夠得到多少裨益。

本文中的敍述及五幅圖，是摘自昇曙夢的新俄美術大觀的，其餘八幅，則從 R. Fueloep-miller 的"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所載者複製，合併聲明于此。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五夜，魯迅。

〔藝苑朝華第一期第五輯所載〕

文藝的大衆化

文藝本應該並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纔能夠鑑賞，而是只有少數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鑑賞的東西。

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麼，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但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首先是識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線。否則，和文藝卽不能發生關係。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爲迎合大衆，媚悅大衆。迎合和媚悅，是不會于大衆有益的。——什麼謂之『有益』，非在本問題範圍之內，這里且不論。

所以在現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會裏，仍當有種種難易不同的文藝，以應各種程度

的讀者之需。不過應該多有大衆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樣。

因爲現在是使大衆能鑒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衆化，只是空談。大多數人不識字；目下通行的白話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語又不統一，若用方言，許多字是寫不出的，即使用別字代出，也只爲一處地方人所懂，閱讀的範圍反而收小了。

總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衆化的文藝，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文人的聊以自慰罷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大衆文藝第二卷第三期所載。〕

『浮士德與城』後記

這一篇劇本，是從英國 L. A. Magnus 和 K. Walter 所譯的 "Three Plays of A. V. Lunacharski" 中譯出的。原書前面有譯者們合撰的導言，與本書所載尾瀨敬止的小傳，互有詳略之處，著眼之點也頗不同。現在摘錄一部分在這里，以供讀者的參考——

"Anatoli Vasilievich Lunacharski" 以一八七六年生于 Poltava 省，他的父親是一個地主，Lunacharski 族本是半貴族的大地主系統，曾經出過很多的智識者。他在 Kiew 受中學教育，然後到 Zurich 大學去。在那里和許多俄國僑民以及 Avenarius 和 Axelrod 相遇，決定了未來的狀態。從這時候起，他的光陰多費于瑞士、法蘭西、意大利，

有時則在俄羅斯。

他原先便是一個布爾塞維克，那就是說，他是屬于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馬克斯派的。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會議占了多數，布爾塞維克這字遂變為政治上的名詞，與原來的簡單字義不同了。他是第一種馬克斯派報章 Krylia（翼）的撰述人；是一個屬于特別一團的布爾塞維克，這團在本世紀初，建設了馬克斯派的雜誌 Vperëd（前進），並且為此奔走，他同事中有 Pokrovski, Bogdánov 及 Gorki 等，設講演及學校課程，一般地說，是從事于革命的宣傳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會民主黨結社的社員，被流放到 Vologda，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 Iskra（火花）的一向的編輯，直到一九〇六年被門維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後，他終于回了俄羅斯。

這一點事實即以表明 Lunacharski 的靈感的創生，他極通曉法蘭西和意大利；他愛博學的中世紀底本鄉；許多他的夢想便安放在中世紀上。同時他的觀點是絕對屬于革命底俄國的。在思想中的極端現代主義也一樣顯著地不同，連繫着半中世紀的城市，構成了『現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紀主義與烏托邦在十九世紀後的媒介物上相

遇——極像在無何有鄉的消息裏——中世紀的郡自治戰爭便在蘇維埃俄羅斯名詞裏出現了。

社會改進的濃厚的信仰，使 Lunacharski 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偉大的革命底同時代人不同。Blok，是無匹的可愛的抒情詩人，對于一個佳人，就是俄羅斯或新信條，懷着 Sidney 式的熱誠，有一切美，然而纖弱，恰如 Shelley 和他的偉大；Esenin，對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魯而熱情地叫喊，這理想，在俄國的人們，是能夠看見，並且覺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Demian Bedny 是通俗的諷刺家；或者別一派，大家知道的 L. E. F.（藝術的左翼戰線）這法蘭西的 Esprit Noveau（新精神）在作新穎的大膽的詩，這詩學的未來派和立體派；凡這些，由或一意義說，是較純粹的詩人，不甚切于實際的。Lunacharski 常常夢想建設，將人類建設得更好，雖然往往還是「復故」(relapsing) 所以從或一意義說，他的藝術是平凡的，不及同時代人的高翔之超邁，因為他要建設，並不浮進經驗主義者裏面去；至于 Blok 和 Bely，是經驗主義者一流，高超，而無所信仰的。

Lunacharski 的文學底發展大約可從一九〇〇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學底講演。他是著作極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種書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爲研求，是從馬克斯主義者的觀點出發的關于哲學的隨筆集。講到藝術和詩，包括 Macterlinch 和 Korolenko 的評讚，在這些著作裏，已經預示出他那極成熟的詩學來。實證美學的基礎，革命底側影和文學底側影，都可歸于這一類。在這一羣的短文中，包含對于智識階級的攻擊；爭論，偶然也有別樣的文字，如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學、藝術及宗教，宗教，宗教史導言等。他往往對于宗教感到興趣，置身于俄國現在的反宗教運動中……

Lunacharski 又是音樂和戲劇的大威權，在他的戲劇裏，尤其是在詩劇，人感到裏面鳴着未曾寫出的傷痕。……

十二歲時候，他就寫了誘惑，是一種未曾成熟的作品，講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滿足，魔鬼誘以情慾（Lust），但那修道士和情慾去結婚時，則講說社會主義。第二種劇本爲王的理髮師，是一篇淫猥的專制主義的挫敗的故事，在監獄裏寫下來的。其次爲浮士德與城，是俄國革命程序的預想，終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則成于一

九〇八年。後作喜劇，總名三個旅行者和牠。麥奇是一九一八年作，（牠的精華存在一九〇五年所寫的論文實證主義與藝術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賢人華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試寫歷史劇"Oliver Cromwell"和"Thomas Camponella"；然後又回到喜劇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銅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訶德。後一種是一九一六年開手的。熊的婚儀則出現于一九二二年。（開時摘譯。）

就在這同一的英譯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詳細地說明着他之所以寫這本浮士德和城的緣故和時期——

『無論那一個讀者倘他知道 Goethe 的偉大的 'Faust'，就不會不知道我的浮士德與城，是被 'Faust' 的第二部的場面所啓發出來的。在那里 Goethe 的英雄尋到了一座『自由的城。』這天才的產兒和牠的創造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那問題的解決，在戲劇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個天才和他那種開明專制的傾向，別一方面則是德莫克拉西的——這觀念影響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〇六年，我結構了這題材。一九〇八年，在 Abruzzi Introdacque

地方的宜人的鄉村中，費一個月光陰，我將劇本寫完了。我擱置了很長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別幽美的環境中，Geneva 湖的 St. Leger 這鄉村裏，我又作一次最後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Cut)。』(柔石摘譯。)

這劇本，英譯者以爲是『俄國革命程序的預想』是的確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預想。浮士德死後，戲劇也收場了。然而在實證美學的基礎裏，我們可以發見作者所預期于此後的一部分的情形——

『……新的階級或種族，大抵是發達于對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憎惡他們的文化，是成了習慣。所以文化發達的事實底的步調，大概斷斷續續。在種種處所，在種種時代，人類開手建設起來。而一到可能的程度，便傾于衰頹。這並非因爲遇到了客觀的不可能，乃是主觀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爲後來的世代，卻和精神的發達，即豐富的聯想，評價原理的設定，歷史底意義及感情的生長一同，愈加學着客觀底地來享樂一切的藝術的。于是吸雅片者的囈語似的華麗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藍，壓人地沈重地施了煩

賦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廟宇，希臘人的雅致，戈謫克的法悅，文藝復興期的暴風雨似的享樂性，在他，都成爲能理解，有價値的東西。爲什麼呢，因爲是新的人類的這完人，于人類底的東西，什麼都是無所關心的。將或種聯想壓倒，將別的聯想加強，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處，喚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緒來。能够並無信仰，而感動于孩子們的禱告，並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亞契萊斯的破壞底的憤怒，能够沈潛于浮士德的無底的思想中，而以微笑凝眺着歡娛底的笑劇和滑稽的喜歌劇。』（魯迅譯藝術論，一六五至一六六頁）。

因爲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于對于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于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于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這可說明盧那卡爾斯基當革命之初，仍要保存農民固有的美術；怕軍人的泥靴踏爛了皇宮的地毯；在這里也使開闢新城而傾于專制的——但後來是悔悟了的——天才浮士德死于新人們的歌頌中的原因。這在英譯者們的眼裏，我想就被看成叫作「復故」的東西了。

所以他之主張擇存文化底遺產，是因爲『我們繼承着人的過去，也愛人類的未來』的緣故；他之以爲創業的雄主，勝于世紀末的頽唐人，是因爲古人所創的事業中，卽含有後來的新興階級皆可以擇取的遺產，而頽唐人則自置于人間之上，自放于人間之外，于當時及後世都無益處的緣故。但自然也有破壞，這是爲了未來的新的建設。新的建設的理想，是一切言動的南針，倘沒有這而言破壞，便如未來派，不過是破壞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則全然是舊社會的維持者。

Lunacharski的文字，在中國，翻譯要算比較地多的了。藝術論（並包括實證美學的基礎，大江書店版）之外，有藝術之社會的基礎（雪峯譯，水沫書店版），有文藝與批評（魯迅譯，同店版），有霍善斯坦因論（譯者同上，光華書局版）等，其中所說，可作含在這浮士德與城裏的思想的印證之處，是隨時可以得到的。

編者，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海。

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

——在北大講演紀錄——

我四五年來未到這邊，對于這邊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諸君所知。所以今天還是講幫閑文學與幫忙文學。

這當怎麽講？從五四運動後，新文學家很提倡小說；其故由當時提倡新文學的人看見西洋文學中小說地位甚高，和詩歌相彷彿；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說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們中國的老眼睛看起來，小說是給人消閑的，是爲酒餘茶後之用。因爲飯吃得飽飽的，茶喝得飽飽的，閑起來也實在是苦極的事，那時候又沒有跳舞場：明末淸初的時候，一份人家必有幫閑的東西存在的。那些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念念書，下下棋，畫

幾筆畫，這叫做幫閑，也就是篾片！所以幫閑文學又名篾片文學。小說就做着篾片的職務。漢武帝時候，祇有司馬相如不高興這樣，常常裝病不出去。至于究竟爲什麼裝病，我可不知道。倘說他反對皇帝是爲了盧布，我想大概是不會的，因爲那個時候還沒有盧布。大凡要亡國的時候，皇帝無事，臣子談談女人，談談酒，像六朝的南朝，開國的時候，這些人便做詔令，做勅，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幫閑。所以幫閑文學實在就是幫忙文學。

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爲兩大類：（一）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閑；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唐詩即有此二種。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是『在朝』和『下野』。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閑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閑，那麼，心裏就甚是悲哀了。

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時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謂之徵君；開當鋪，賣糖葫蘆是不會被徵的。我曾經聽說有人做世界文學史，稱中國文學爲官僚文學。看起來實在也不錯。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難，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

來，中國文學和官僚也實在接近。

我看現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來。今日文學最巧妙的有所謂爲藝術而藝術派。這一派在五四運動時代，確是革命的，因爲當時是向「文以載道」說進攻的，但是現在卻連反抗性都沒有了。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制新文學的發生。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故也變成幫忙柏勒思(Plus)幫閑。爲藝術而藝術派對俗事是不問的，但對于俗事如主張爲人生而藝術的人是反對的，則如現代評論派，他們反對罵人，但有人罵他們，他們也是要罵的。他們罵罵人的人，正如殺殺人的一樣——他們是劊子手。

這種幫忙和幫閑的情形是長久的。我並不勸人立刻把中國的文物都拋棄了，因爲不看這些，就沒有東西看；不幫忙也不幫閑的文學眞也太不多。現在做文章的人們幾乎都是幫閑幫忙的人物。有人說文學家是很高尚的，我卻不相信與吃飯問題無關，不過我又以爲文學與吃飯問題有關也不打緊，只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閑就好。

『靜靜的頓河』後記

本書的作者是新近有名的作家，一九二七年珂剛（P S. Kogan）教授所作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還未見他的姓名，我們也得不到他的自傳。卷首的事略，是從德國輯譯的新俄新小說家三十八集(Dreising neue Erxaehler des newen Russland)的附錄裏翻譯出來的。

這靜靜的頓河的前三部，德國就在去年由Olga Halpern譯成出版，當時書報上曾有比小傳較爲詳細的紹介的文辭：

「唆羅訶夫是那羣直接出自民間，而保有他們的本源的俄國的詩人之一。約兩年前，這年青的哥薩克的名字，纔始出現于俄國的文藝界，現在已被認爲

新俄最有天才的作家們中的一個了。他未到十四歲，便已實際上參加了俄國革命的鬬爭，受過好幾回傷，終被反革命的軍隊逐出了他的鄉里。

『他的小說靜靜的頓河開手于一九一三年，他用炎炎的南方的色彩，給我們描寫哥薩克人（那些英雄的，叛逆的奴隸們 Pugatchov, Stenlsa Rasin, Bulavin 等的苗裔，這些人們的行爲在歷史上日見其偉大）的生活。但他所描寫，和那部分底地支配着西歐人對于頓河哥薩克人的想像的不眞實的羅曼主義，是並無共通之處的。

『戰前的家長制度的哥薩克人的生活，非常出色地描寫在這小說中。敍述的中樞是年青的哥薩克人格黎高里和一個鄰人的妻珂珂新亞，這兩人被有力的熱情所鎔接，共嘗着幸福與滅亡。而環繞了他們倆，則俄國的鄉村在呼吸，在工作，在歌唱，在談天，在休息。

『有一天，在這和平的鄉村裏驀地起了一聲驚呼：戰爭！最有力的男人們都出去了。這哥薩克人的村落也流了血。但在戰爭的持續間卻生長了沉鬱的憎

恨，這就是逼近目前的革命豫兆。……』

出書不久，華斯珂普(F. C. Weiskopf)也就給以正當的批評：

『唆羅珂夫的靜靜的頓河，由我看來好像是一種豫約——那青年的俄國文學以法兌耶夫的潰滅，班弗羅夫的貧農組合，以及巴貝勒的和伊凡諾夫的小說與傳奇等對于那傾耳諦聽着的西方所定下的豫約的完成；這就是說，一種充滿着原始力的新文學生長起來了，這種文學，牠的浩大就如俄國的大原野，牠的清新與不羈則如蘇聯的新青年。凡在青年的俄國作家們的作品中不過是一種豫示與胚胎的，（新的觀點，從一個完全反常的，新的方面來觀察問題，那新的描寫，）在唆羅訶夫這部小說裏都得到十分的發展了。這部小說為了牠那構想的偉大，生活的多樣，描寫的動人，使我們記起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來。我們緊張地盼望着續卷的出現。』

德譯的續卷，是今年秋天纔出現的，但大約總還須再續，因為原作就至今沒有寫完。這一譯本，即出于Olga Halpern德譯本第一卷的上半，所以『在戰爭的持續間卻生

長了沉鬱的憎恨』的事，在這里還不能看見。然而風物既殊，人情復異，寫法又明朗簡潔，絕無舊文人描頭畫角，宛轉抑揚的惡習，華斯珂普所說的『充滿着原始力的新文學』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窺見。將來倘有全部譯本，則其啓發這里的新作家之處，一定更爲不少。但能否實現，卻要看這古國的讀書界的魄力而定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六日。

『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序言

小說士敏士爲革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學的永久的碑碣。關于那內容，戈庚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裏曾有簡要的說明。他以爲在這書中，有兩種社會底要素在相尅，就是建設的要素和退嬰，散漫，過去的頹唐的力。但戰鬭卻並不在軍事的戰線上，而在經濟底戰線上。這時的大題目，已蛻化爲人類的意識對于經濟復興相衝突之力來鬬爭的心理底的題目了。作者卽在說出怎樣地用了巨靈的努力，這纔能使被破壞了的工廠動彈，沈默了的機械運轉的顚末來。然而和這歷史一同，還展開着別樣的歷史——人類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蛻變的歷史。機械出自幽暗和停頓中，用火燄輝煌了工廠的昏暗的窗玻璃。于是人類的智慧和感情，也和這一同輝煌起來了。

這十幅木刻，即表現着工業的從寂滅中而復興。由散漫而有組織，因組織而得恢復，自恢復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見人類心理的順遂的變形，但作者似乎不很顧及兩種社會底要素之在相尅的鬭爭——意識的糾葛的形象。我想，這恐怕是因爲寫實底地顯示心境，繪畫本難于文章，而刻者生長德國，所歷的環境也和作者不同的緣故罷。

關于梅斐爾德的事情，我知道得極少。僅聽說他在德國是一個最革命底的畫家，今年纔二十七歲，而消磨在牢獄裏的光陰倒有八年。他最愛刻印含有革命底內容的版畫的連作，我所見過的有漢堡，撫育的門徒和你的姊妹，但都還隱約可以看見悲憫的心情，惟這士敏土之圖，則因爲背景不同，卻很示人以粗豪和組織的力量。

小說士敏士已有董紹明蔡詠裳兩君合譯本，所用的是廣東的譯音；上海通稱水門汀，在先前，也曾謂之三合士。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一年

『鐵流』編校後記

到這一部譯本能和讀者相見爲止，是經歷了一段小小的艱難的歷史的。

去年上半年，是左翼文學尙未很遭迫壓的時候，許多書店爲了在表面上顯示自己的前進起見，大概都願意印幾本這一類的書；即使未必實在收稿罷，但也極力要發一個將要出版的書名的廣告。這一種風氣，竟也打動了一向專出碑版書畫的神州國光社，肯出一種收羅新俄文藝作品的叢書了，那時我們就選出了十種世界上早有定評的劇本和小說，約好譯者，名之爲現代文藝叢書。

那十種書，是——

1. 浮士德與城，A・盧那卡爾斯基作，柔石譯。

2. 被解放的堂·吉訶德，同人作，魯迅譯。
3. 十月，A·雅各武萊夫作，魯迅譯。
4. 精光的年頭，B·畢力涅克作，蓬子譯。
5. 鐵甲列車，V·伊凡諸夫作，侍桁譯。
6. 叛亂，P·孚爾瑪諾夫作，成文英譯。
7. 火馬，F·革拉特珂夫作，侍桁譯。
8. 鐵流，A·綏拉菲摩維支作，曹靖華譯。
9. 毀滅，A·法捷耶夫作，魯迅譯。
10. 靜靜的頓河，M·唆羅訶夫作，侯樸譯。

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和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也是具有紀念碑性的作品，但因爲在先已有譯本出版，這里就不編進去了。

這時候實在是很熱鬧。叢書的目錄發表了不多久，就已經有別種譯本出現在市場上，如楊騷先生譯的十月和鐵流，高明先生譯的克服其實就是叛亂。此外還聽說水沫書

店也準備在戴望舒先生的指導下，來出一種相似的叢書。但我們的譯述卻進行得很慢，早早繳了卷的只有一個柔石，接着就印了出來；其餘的是直到去年初冬爲止，這纔陸續交去了十月，鐵甲列車和靜靜的頓河的一部份。

然而對于左翼作家的壓迫，是一天一天的喫緊起來，終于緊到使書店都駭怕了。神州國光社也來聲明，願意將舊約作廢，已經交去的當然收下，但尚未開手或譯得不多的其餘六種，卻千萬勿再進行了。那麼，怎麼辦呢？去問譯者，都說，可以的。這並不是中國書店的膽子特別小，實在是中國官府的壓迫特別凶，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廢了約。

但已經交去的三種，至今早的一年多，遲的也快要一年了，都還沒有出版。其實呢，這三種是都沒有什麼可怕的。

然而停止翻譯的事，我們卻獨獨沒有通知靖華。因爲我們曉得鐵流雖然已有楊騷先生的譯本，但因此反有另出一種譯本的必要。別的不必說，即其將貴胄子弟出身的士官幼年生譯作『小學生』，就可以引讀者陷于極大的錯誤。小學生都成羣的來殺貧農，這世界不眞是完全發了瘋麼？

譯者的郵寄譯稿，是頗爲費力的。中俄間郵件的不能遞到，是常有的事，所以他翻譯時所用的是複寫紙，以備即使失去了一份，也還有底稿存在。後來補寄作者自傳，論文，注解的時候，又都先後寄出相同的兩份，以備其中或有一信的遺失。但是，這些一切，卻都收到了，雖有因檢查而被割破的，卻並沒有失少。

爲了要譯印這一部書，我們信札往來至少也有二十次。先前的來信都弄掉了，現在只鈔最近幾封裏的幾段在下面。對于讀者，這也許有一些用處的。

五月三十日發的信，其中有云：

『鐵流已于五一節前一日譯完，掛號寄出。完後自看一遍，覺得譯文很拙笨，而且怕有錯字，脫字，望看的時候隨筆代爲改正一下。』

『關于插畫，兩年來找遍了，沒有得到。現寫了一封給畢斯克列夫的信，向作者自己徵求，但託人在莫斯科打聽他的住址，卻沒有探得。今天我到此地的美術專門學校去查，關于蘇聯的美術家的住址，美專差不多都有，但去查了一遍，就是沒有畢氏的。……此外還有鐵流的原本註解，是關于本書的史實，很可助

讀者的了解，擬日內譯成寄上。另有作者的一篇，我怎麼寫鐵流的？也想譯出作爲附錄。又，新出的原本內有地圖一張，照片四張，如能用時，可印入譯本內。……」

畢斯克列夫（N. Piskarev）是有名的木刻家，刻有鐵流的圖若干幅，聞名已久了，尋求他的作品，是想插在譯本裏面的，而可惜得不到。這回只得仍照原本那樣，用了四張照片和一張地圖。

七月二十八日信有云：

「十六日寄上一信，內附鐵流正誤數頁，怕萬一收不到，那時就重鈔了一份，現在再爲寄上，希在譯稿上即時改正一下，至感。因鐵流是據去年所出的第五版和廉價叢書的小版翻譯的，那兩本並無差異。最近所出的第六版上，作者在自序裏卻道是此次經作者親自修正，將所有版本的錯誤改過了。所以我就照着新版又仔細校閱了一遍，將一切錯誤改正，開出奉寄。……」

八月十六日發的信裏，有云：

「前連次寄上之正誤，原注，作者自傳，都是寄雙份的，不知可全收到否？現在

掛號寄上作者的論文我怎麽寫鐵流的一篇，並第五、六版上的自序兩小節；但後者都不關重要，只在第六版序中可以知道這是經作者仔細訂正了的。論文係一九二八年在在文學的前哨（即先前的納巴斯圖）上發表，現在收入去年（一九三〇）所出的二版論綏拉菲摩維支集中，這集是尼其廷的禮拜六出版部印行的現代作家批評叢書的第八種，論文即其中的第二篇，第一篇則爲前日寄上的作者自傳。這篇論文，和第六版鐵流原本上之二四三頁——二四八頁的作者的話（編者涅拉陀夫記的，）內容大同小異，各有長短，所以就不譯了。此外尚有綏氏全集的編者所作對于鐵流的一篇序文，在原本卷前，名：十月的藝術家。原也想譯牠的，奈篇幅較長，又因九月一日就開學，要編文法的課程大綱，要開會等許多事情紛紛臨頭了，再沒有翻譯的工夫，鐵流又要即時出版，所以只得放下，待將來再譯，以備第二版時加入罷。

「我們本月底卽回城去。到蘇逸達後，不知不覺已經整兩月了，夏天並未覺到，秋天，中國的冬天似的秋天卻來了。中國夏天是到鄉間或海邊避暑，此地是

來哂太陽。

『畢氏的住址轉託了許多人都沒有探聽到，莫城有一個「人名地址問事處，」但必須說出他的年齡履歷才能找，這怎麼說得出呢？我想來日有機會我能到莫城時自去探訪一番，如能找到，再版時加入也好。此外原又想選擇兩篇論鐵流的文章如 D. Furmanov 等的，但這些也只得留待有工夫時再說了。……』

沒有木刻的插圖還不要緊，而缺少一篇好好的序文，卻實在覺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鐵兒竟特地爲了這譯本而將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譯出來了，將近二萬言，確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讀者倘將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麼寫鐵流的？都仔細的研讀幾回，則不但對于本書的理解，就是對于創作，批評理論的理解，也都有很大的幫助的。

還有一封九月一日寫的信：

『前幾天迭連寄上之作者傳，原注，論文，鐵流原本以及前日寄出之綏氏全集卷一（內有數張插圖，或可採用：1. 一九三〇年之作者；2. 右邊，作者之母及

懷抱中之未來的作者，左邊，作者之父3.一八九七年在馬理烏里之作者；4.列寧致作者信，）這些不知均得如數收到否？

「畢氏的插圖，無論如何找不到；最後，致函于綏拉菲摩維支，綏氏將他的地址開來，現已寫信給了畢氏，看他的回信如何再說。

「當給綏氏信時，順便問及鐵流中無注的幾個字，如「普迦奇」等。承作者好意，將書中難解的古班式的烏克蘭話依次用俄文注釋，打了字寄來，計十一張。這麼一來，就發見了譯文中的幾個錯處，除注解的外。翻譯時，這些問題，每一字要問過幾個精通烏克蘭話的人，才敢決定，然而究竟還有解錯的，這也是十月後的作品中特有而不可免的釘子。現依作者所注解，錯的改了一下，注的注了起來，快函寄奉，如來得及時，望費神改正一下，否則，也只好等第二版了。……」

當第一次訂正表寄到時，正在排印，所以能夠全數加以改正，但這一回卻已經校完了大半，沒法改動了，而添改的又幾乎都在上半部。現在就照錄在下面，算是一張鐵流的訂正及添注表罷：

一三頁二行　『不曉得嗎！』上應加：『呸，發昏了嗎！』

一三頁二〇行　『種瓜的』應改：『看瓜的。』

一四頁一七行　『你發昏了嗎?!』應改：『大概是發昏了吧?!』

三四頁六行　『回子』本頁末應加注：『回子』是沙皇時代帶着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觀點的人們對于一般非正教的，尤其是對于回民及土耳其人的一種最輕視，最侮辱的稱呼。——作者給中譯本特注。

三六頁三行　『你要長得好像一個男子呵。』應改：『我們將來要到地裏做活的呵』

三八頁三行　『一個頭髮很稀的』之下應加：『蓬亂的。』

四三頁二行　『雜種羔子』應改：『發瘋了的私生子。』

四四頁一六行　『喝嗎』應改：『去糟塌嗎。』

四六頁八行　『偵緝營』本頁末應加注：偵緝營（譯者：俄文為普拉斯東營）黑

海沿岸之哥薩克平臥在草地裏，蘆葦裏，密林裏埋伏着，以等待敵人，戒備敵人。——作者特注。

四九頁一四行　「平底的海面」本頁末應加注：此處指阿左夫（Azoph）海，此海有些地方水甚淺。漁人們都給牠叫洗衣盆。——作者特注。

四九頁一七行　「接連着就是另一個海」本頁末應加注：此處指黑海。——作者特注。

五〇頁四行　「野牛」本頁末應加注：現在極罕見的，差不多已經絕種了的頸被氄毛的野牛。——作者特注。

五二頁七行　「沙波洛塞奇」本頁末應加注：自由的沙波洛塞奇：是烏克蘭哥薩克的一種組織，發生于十六世紀，在德尼普江的「沙波羅」林島上。沙波羅人常南征克里木及黑海附近一帶，由那裏攜帶許多財物回來。沙波羅人參加于烏克蘭哥薩克反對君主專制的俄羅斯的暴動。沙波羅農民的生活，在果戈里（Gogol）的達拉斯·布爾巴（Taras Bulba）裏寫的有。——作者特注。

五三頁六行　「尖肚子奇加」本頁末應加注：哥薩克村內騎手們的罵玩的綽號。由土匪奇加之名而來。——作者特注。

五三頁一一行　「加克陸克」本頁末應加注：即土豪。——作者特注。

五三頁一一行　「普迦奇」本頁末應加注：鞭打者；貓頭鷹；田園中的乾草人。（嚇雀子用的。）——作者特注。

五六頁三行　「貪得無厭的東西！」應改：「無能耐的東西！」

五七頁一五行　「下處」應改：「鼻子。」

七一頁五——六行　「牠平坦的橫亙着一直到海邊呢？」應改：「牠平坦的遠遠的橫亙着一直到海邊呢？」

七一頁八行　「當摩西把猶太人由埃及的奴隸下救出的時候」本頁末應加注：據舊約古猶太人在埃及，在埃及王手下當奴隸，在那裏建築極大的金字塔，摩西從那裏將他們帶了出來。——作者特注。

七一頁一三行　「他一下子什麽都會做好的」應改：「什麽法子他一下子都會

想出來的』

七一頁一八行『海灣』本頁末應加注：指諾沃露西斯克海灣。——作者特注。

九四頁一二行『加芝利』本頁末應加注：胸前衣服上用絽子縫的小袋，作裝子彈用的。——作者特注。

一四五頁一四行『小屋』應改：『小酒鋪。』

一七九頁二一行『妖精的成親』本頁末應加注：『妖精的成親』是烏克蘭的俗話，譬如雷雨之前——突然間烏黑起來，電閃飛舞，這叫作『妖女在行結婚禮』了，也指一般的陰晦和淫雨。——譯者。

以上，計二十五條。其中的三條，卽『加克陸克，』『普迦奇，』『加芝利』是當校印之際，已由校者據日文譯本的注，加了解釋的，很有點不同，現在也已經不能追改了。但讀者自然應該信任作者的自注。

至于綏拉菲摩維支全集卷一裏面的插圖，這里卻都未採用。因爲我們已經全用了

那卷十（即第六版的鐵流這一本）裏的四幅內中就有一幅作者像；卷頭又添了拉迪諾夫（L. Radinov）所繪的肖像，中間又加上了原是大幅油畫，法稜支（R. Frenz）所作的鐵流。畢斯克列夫的木刻畫因爲至今尙無消息，就從雜誌版畫（Graviora）第四集（一九二九）裏取了複製縮小的一幅，印在書面上了，所刻的是『外鄉人』在被殺害的景象。

別國的譯本，在校者所見的範圍內，有德，日的兩種。德譯本附于涅威羅夫的糧食充足的城市，達什干德（A. Neverow: Taschkent, die brotreiohe Stadt）後面，一九二九年柏林的新德意志出版所（Neur Deutscher Verlag）出版，無譯名，刪節之處常常遇到，不能說是一本好書。日譯本卻完全的，即名鐵之流，一九三〇年東京的叢文閣出版，爲蘇維埃作家叢書的第一種；譯者藏原惟人，是大家所信任的翻譯家，而且難解之處，又得了蘇俄大使館的康士坦丁諾夫（Konstantinov）的幫助，所以是很爲可靠的。但是，因爲原文太難懂了，小錯就仍不能免，例如上文剛剛注過的『妖精的成親，』在那里卻譯作『妖女的自由，』分明是誤解。

我們這一本，因爲我們的能力太小的緣故，當然不能稱爲『定本』，但完全實勝于德譯，而序跋，注解，地圖和插畫的周到，也是日譯本所不及的。只是，待到攢湊成功的時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異從前了：沒有一個書店敢于承印。在這樣的巖石似的重壓之下，我們就只得宛委曲折，但還是使她在讀者眼前開出了鮮豔而鐵一般的新花。

這自然不算什麽『艱難』，不過是一些瑣屑，然而現在偏說了些瑣屑者，其實是願意讀者知道：在現狀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較好的書，這書雖然僅僅是一種翻譯小說，但却是盡三人的微力而成，——譯的譯，補的補，校的校，而又沒有一個是存着藉此來自己消閒，或乘機哄騙讀者的意思的。倘讀者不因爲她沒有潘彼得或安徒生童話那麽『順』，便掩卷歎氣，去喝咖啡，終于肯將她讀完，甚而至于再讀，而且連那序言和附錄，那麽我們所得的報酬，就儘够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

好東西歌

阿二

南邊整天開大會，北邊忽地起烽烟，北人逃難南人嚷，請願打電鬧連天。還有你罵我來我罵你，說得自己蜜樣甜。文的笑道岳飛假，武的卻云秦檜奸。相罵聲中失土地，相罵聲中捐銅錢，失了土地捐過錢，喊聲罵聲也寂然。文的牙齒痛，武的上温泉，後來知道誰也不是岳飛或秦檜，聲明誤解釋前嫌，大家都是好東西，終于聚首一堂來吸雪茄煙。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出版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一期。〕

公民科歌

阿二

何鍵將軍捏刀管教育，說道學校裏邊應該添什麽。首先叫作『公民科』，不知這科教的是什麽。但願諸公勿性急，讓我來編教科書，做個公民實在弗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第一着，要能受，蹩如猪羅力如牛，殺了能吃活就做，瘟死還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磕頭，先拜何大人，後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頭，砍頭之際莫討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頭，這點天職應該盡。第三着，莫講愛，自由結婚放洋屁，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如果爹娘要錢化，幾百幾千可以賣，正了風化又賺錢，這樣好事還有嗎？第四着，要聽話，大人怎說你怎做。公民義務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裏懂，但願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書，免得人人一不高興便說阿拉是反動。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一期。〕

南京民謠

大家去謁靈　強盜裝正經
靜默十分鐘　各自想拳經

〔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二期。〕

一九三二年

『言詞爭執』歌

阿二

一中全會好忙碌，忽而討論誰賣國，粵方委員嘰哩咕，要將責任歸當局。吳老頭子老益壯，放屁放屁來相嚷，說道賣的另有人，不近不遠在場上。有的叫道對對對，有的吹了嗤嗤嗤，嗤嗤嗤一通不打緊，對對惱了皇太子，一聲不響出『新京，』會場旗色昏如死。許多要人夾屁追，恭迎聖駕請重回，大家快要一同『赴國難，』又拆台基何苦來？香檳走氣大菜冷，莫使同志久相等，老頭自動不出席，再沒狐狸來作梗。況且名利不雙全，那能推苦只嘗甜？賣就大家都賣不都不，否則一方面子太難堪。現在我們再去痛快淋漓喝幾巡，酒酣耳熱都開心，什麽事情就好說，這才能慰在天靈。理論和實際，全都括括叫，點點小龍頭，又上火車道。只差大柱石，似乎還在想火拼，展堂同志血壓高，精衛先生糖尿病，國難一時赴不

戒，雖然老吳已經受告警。這樣下去怎麼好，中華民國老是沒頭腦，想受黨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但願治病統一都容易，只要將那『言詞爭執』扔在茅廁裏，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豈有之此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頭第三期。」

今春的兩種感想

——在北平輔仁大學演講——

我是上星期到北平的，論理應當帶點禮物送給青年諸位，不過因爲奔忙匆匆未顧得及，同時也沒有什麽可帶的。

我近來是在上海，上海與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沒豫備什麽，就隨便談談吧。

昨年東北事變詳情我一點不知道，想來上海事變諸位一定也不甚瞭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則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

打起來的時候，我是正在所謂火線裏面，親遇見捉去許多中國青年。捉去了就不見

回來，是生是死也沒人知道，也沒人打聽，這種情形是由來已久了，在中國被捉去的青年素來是不知下落的。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牠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只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爲不平，以爲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爲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眞，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眞。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爲他們一定是眞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爲是勁敵。這樣不認眞的同認眞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眞，什麼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自從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我想大概是變成爲藝術而藝術了吧。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日談照像後天又談交通，最後又忽然

念起佛來了。外國不然。以前歐洲有所謂未來派藝術。未來派的藝術是看不懂的東西。但看不懂也並非一定是看者知識太淺，實在是牠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淺薄，那就是上當了。不過人家是不管看懂與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的文學，雖然看不懂，作者卻是拚命的，很認眞的在那里講。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例子。

還有感到的一點是我們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時看見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緊張起來了。後來打聽才知道是因爲中國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爲是月蝕，故大家放鞭炮來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爲在這樣的時光，中國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國抑救上海，萬想不到中國人卻救的那樣遠，去救月亮去了。

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來館子裏是比較乾淨了，這是受了外國影響之故，以前不是這樣。例如某家燒賣好，包子好，好的確是好，非常好吃，但盤子是極汚穢的，去

吃的人看不得盤子，只要專注在吃的包子燒賣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爲難了。

在中國做人，眞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講個人主義，或者遠而至于宇宙哲學，靈魂滅否，那是不要緊的。但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還好，如在上海則一講社會問題，那就非出毛病不可，這是有驗的靈藥，常常有無數青年被捉去而無下落了。

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倘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呵，窮呵，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呵，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麽亂子。如要一談及中國社會，談及壓迫與被壓迫，那就不成。不過你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麽巴黎倫敦，再遠些，月界，天邊，可又沒有危險了。但有一層要注意，俄國談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不過忘只好忘，全記起來恐怕腦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記着這些，其他事也沒工夫記起了。不過也可以記一個總綱。如『認眞點，』『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這本

是兩句平常話，但我的確知道了這兩句話，是在死了許多性命之後。許多歷史的教訓，都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譬如吃東西罷，某種是毒物不能吃，我們好像全慣了，很平常了。不過，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牠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過，不過不好吃，所以後人不吃了。像這種人我們當極端感謝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實際問題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吳昌曾邢新鏞記錄。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廿四日講，登在同月卅日的世界日報的教育欄上。並且據說是由台靜農先生轉請魯迅先生改正過。——編者〕

一九三三年

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

中國的詩歌中，有時也說些下層社會的苦痛。但繪畫和小說卻相反，大抵將他們寫得十分幸福，說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平和得像花鳥一樣。是的，中國的勞苦大衆，從知識階級看來，是和花鳥爲一類的。

我生長于都市的大家庭裏，從小就受着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衆和花鳥一樣。有時感到所謂上流社會的虛僞和腐敗時，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着壓迫，很多苦痛，和花鳥並不一樣了。不過我還沒法使大家知道。

後來我看到一些外國的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幹諸小國的，才明白了世界

上也有還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衆同一運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爲此而呼號，而戰鬭。而歷來所見的農村之類的景況，也更加分明地再現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出來了。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並不是爲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

但這些東西，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注意，雖然很被有些批評家所排斥，而至今終于沒有消滅，還會譯成英文，和新大陸的讀者相見，這是我先前所夢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沒有做短篇小說了。現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見了新的文學的潮流，在這景況中，寫新的不能，寫舊的又不願。中國的古書裏有一個比喻，說：邯鄲的步法是天下聞名的，有人去學，竟沒有學好，但又已經忘卻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學下去，站起來。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魯迅記于上海。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小引

現在我被託付爲該在這本小說前面，寫一點小引的腳色。這題目是不算煩難的，我只要分爲四節，大略來說一說就夠了。

1、關于作者的經歷，我曾記在一天的工作的後記裏，至今所知道的也沒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面：

『聶維洛夫（Aleksandr Neverov）的眞姓是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爲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一九〇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作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則爲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衞軍的編輯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飢民一

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莫斯科，加入文學團體「鍛冶廠」；二三年冬，就以心臟痲痺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爲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干，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2、關于作者的批評，在我所看見的範圍內，最簡要的也還要推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文學裏所說的話。這回是依據了日本黑田辰男的譯本，重譯一節在下面：

「出于「鍛冶廠」一派的最有天分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善于描寫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者之一的亞歷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吐着革命的呼吸，而同時也愛人生。他用了愛，以觀察活人的個性，以欣賞那散在俄國無邊的大平野上的一切繽紛的色彩。他之于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爲他出發于摯愛人生的思想，說是近者，因爲他看見那站在進向人生和幸福和完全的路上的力量，覺得那解放人生的力量。聶維洛夫——是從日常生活而上達于人類底的東西之處的作家之一，是觀察周到的現實主義者，也是生活描寫者的他，在我們面前，提出生活底的，現代底的相貌來，一直上升到人性的所謂

「永久底」的性質的描寫，用別的話來說，就是更深刻地捉住了展在我們之前的現象和精神狀態，深刻地加以照耀，使這些都顯出超越了一時底，一處底界限的興味來了。」

3、這篇小說，就是他的短篇小說集人生的面目裏的一篇，故事是舊的，但仍然有價值。去年在他本國還新印了插畫的節本，在初學叢書中。前有短序，說明着對于蘇聯的現在的意義：

『A·聶維洛夫是一九二三年死的。他是最偉大的革命的農民作家之一。聶維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這部小說裏，號召着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不管要受多麼大的痛苦和犧牲。

『這篇小說所講的時代，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果了白黨而開始和平的建設的時候。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第一次開始改造。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的戰士，爲着新生活而奮鬬，他的工作環境是很艱難的。這樣和富農鬬爭，和農民的黑暗愚笨鬬爭——需要細密的心計，謹愼和透澈。稍微一點不

正確的步驟就可以闖亂子的。對于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沒有估計這種複雜的環境。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就這麽坍臺了。但是，野獸似的富農雖然殺死了他的朋友，燒掉了他的房屋，然而始終不能够動搖他的堅決的意志和革命的熱忱。受傷了的安得倫決心向前走去，走上艱難的道路，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

「現在，我們的國家勝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化的基礎之上，來消滅富農階級。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面說得那麽眞實，那麽淸楚的農村裏的革命的初步，——現在回憶一下也是很有益處的。」

4、關于譯者，我可以不必再說。他的深通俄文和忠于翻譯，是現在的讀者大抵知道的。插圖五幅，即從初學叢書的本子上取來，但畫家藹支（Ez）的事情，我一點不知道。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夜。

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

當屠格納夫、柴霍夫這些作家大為中國讀書界所稱頌的時候，高爾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卽使偶然有一兩篇翻譯，也不過因為他所描的人物來得特別，但總不覺得有什麽大意思。

這原因，現在很明白了：因為他是『底層』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作家。對于他的作品，中國的舊的知識階級不能共鳴，正是當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導師，卻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經知道他是新俄的偉大的藝術家，用了別一種兵器，向着同一的敵人，為了同一的目的而戰鬬的伙伴，他的武器——藝術的言語——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而這先見，現在已經由事實來確證了。

中國的工農被壓搾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談到教育；文字又這麼不容易，要想從中出現高爾基似的偉大的作者，一時恐怕是很困難的。不過人的向着光明，是沒有兩樣的，無祖國的文學也並無彼此之分，我們當然可以先來借看一些輸入的先進的範本。

這小本子雖然只是一個短篇，但以作者的偉大，譯者的誠實，就正是這一種範本。而且從此脫出了文人的書齋，開始與大家相見，此後所啓發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讀者，牠將要生出不同的結果來。

這結果，將來也會有事實來確證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魯迅記。

『解放了的董・吉訶德』後記

假如現在有一個人，以黃天霸之流自居，頭打英雄結，身穿夜行衣靠，插着馬口鐵的單刀，向市鎮村落橫衝直撞，去除惡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譁笑的，決定他是一個瘋子或昏人，然而還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總是反而被打，那就只是一個可笑的瘋子或昏人了，人們警戒之心全失，于是倒愛看起來。西班牙的文豪西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s Saavedra, 1547-1616)所作堂・吉訶德傳(Vida yhechos d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時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俠之道，執迷不悟，終于困苦而死的資格，贏得許多讀者的開心，因而愛讀，傳佈的。

但我們試問：十六十七世紀時的西班牙社會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總不能

不答道：有。那麼，吉訶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並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因爲胡塗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俠客爲了自己的『功績』不能打盡不平，正如慈善家爲了自己的陰功，不能救助社會上的困苦一樣。而且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他懲罰了毒打徒弟的師傅，自以爲立過『功績』，揚長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卻更加喫苦，便是一個好例。

但嘲笑吉訶德的旁觀者，有時也嘲笑得未必得當。他們笑他本非英雄，卻以英雄自命，不識時務，終于贏得顚連困苦；由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優越感；然而對于社會上的不平，卻並無更好的戰法，甚至于連不平也未曾覺到。對于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只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買賣。

這一個劇本，就將吉訶德拉上舞臺來，極明白的指出了吉訶德主義的缺點，甚至于

毒害。在第一塲上，他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勝利的；而實際上也得了勝利，革命終于起來，專制者入了牢獄；可是這位人道主義者，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為被壓迫者了，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于革命的犧牲。他雖不為人們所信仰，——連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卻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幫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國公，傀儡而已；專制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謨爾卻（Craf Murzio）和侍醫巴坡的帕波(Pappo del Babbo)謨爾卻曾稱吉訶德的幻想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說出他們所要實現的『野獸的幸福來，』道——

『O！董·吉訶德，你不知道我們野獸。粗暴的野獸，咬着小鹿兒的腦袋，啃斷牠的喉嚨，慢慢的喝牠的熱血，感覺到自己爪牙底下牠的小腿兒在抖動，漸漸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細膩的野獸。統治着，過着奢華的生活，強迫人家對着你禱告，對着你恐懼而鞠躬，而卑躬屈節。幸福就在于感覺到幾百萬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裏，都無條件的交給了你，他們像奴隸，而好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羅馬皇帝，我們的國公能够像像復

活的尼羅一樣，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爾一樣。可是，我們的家庭很小，離這個還遠哩。毀壞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着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別人打出新的鎖鍊出來！權力！這個字眼裏面包含一切：這是個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權力的程度來量牠。誰沒有權力，他就是個死屍。」（第二場。）

這個祕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說的，謨爾卻誠不愧爲「小鬼頭，」他說出來了，但也許因爲看得吉訶德「老實」的緣故。吉訶德當時雖曾說牛羊應當自己防禦，但當革命之際，他又忘卻了，倒說「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爲魔王，和先前的專制者同等。于是德里戈(Drigo Pazz)說——

「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牠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爲着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爲着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鬪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鬪爭，因爲我們的壓迫，是爲着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

有人能夠壓迫。』（第二場）

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訶德還是沒有悟，終于去掘墳；他掘墳，他也『準備』着自己擔負一切的責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薩（Don Balthazar）所說：這種決心有什麼用處呢？

而巴勒塔薩始終還愛着吉訶德，願意給他去擔保，硬要做他的朋友，這是因為巴勒塔薩出身智識階級的緣故。但是終于改變他不得。到這里，就不能不承認德里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這和一般的旁觀者的嘲笑之類是不同的。

不過這里的吉訶德，也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

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後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于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復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訶德即由

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託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Einstein)。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爲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于因此和當局者相衝突。

但這種的辯解和豫測,人們是未必相信的,因爲他們以爲一黨專政的時候,總有爲暴政辯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樣巧妙而動人,也不過一種血迹上的掩飾。然而幾個爲高爾基所救的文人,就證明了這豫測的眞實性,他們一出國,便痛駡高爾基,正如復活後的譏爾卻伯爵一樣了。

而更加證明了這劇本在十年前所豫測的眞實的是今年的德國。在中國,雖然已有幾本敍述希特拉的生平和勳業的書,國內情形,卻介紹得很少,現在抄幾段巴黎時事週報"Vu"的記載(素琴譯,見大陸雜誌十月號)在下面——

『「請允許我不要說你已經見到過我,請你不要對別人洩露我講的話。……我們都被監視了。……老實告訴你罷,這簡直是一座地獄。」對我們講話的這

一位是並無政治經歷的人，他是一位科學家……對於人類命運，他達到了幾個模糊而大度的概念，這就是他的得罪之由……』

『「倔強的人是一開始就給剷除了的，」在慕尼錫我們底嚮導者已經告訴過我們，……但是別的國社黨人則將情形更推進了一步。「那種方法是古典的。我們叫他們到軍營那邊去取東西回來，于是，就打他們一靶。打起官話來，這叫作：圖逃格殺。」』

『難道德國公民底生命或者財產對於危險的統治是有敵意的麽？……愛因斯坦底財產被沒收了沒有呢？那些連德國報紙也承認的幾乎每天都可在空地或城外森林中發現的胸穿數彈身負傷痕的死屍，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難道這些也是共產黨底挑激所致麽？這種解釋似乎太容易一點了吧？……』

但是，十二年前，作者卻早借謨爾卻的嘴給過解釋了。另外，再抄一段法國的世界週刊的記事（博心譯，見中外書報新聞第三號）在這里——

『許多工人政黨領袖都受着類似的嚴刑酷法。在哥倫，社會民主黨員沙羅

曼所受的眞是更其超人想象了！最初，沙羅曼被人輪流毆擊了好幾個鐘頭。隨後，人家竟用火把燒他的脚。同時又以冷水淋他的身，暈去則停刑，醒來又遭殃。流血的面孔上又受他們許多次數的便溺。最後，人家以爲他已死了，把他拋棄在一個地窖裏。他的朋友纔把他救出偸偸運過法國來，現在還在一個醫院裏。這個社會民主黨右派沙羅曼對於德文民聲報編輯主任的探問，曾有這樣的聲明：「三月九日，我了解法西主義比讀什麼書都透澈。誰以爲可以在智識言論上制勝法西主義，那必定是癡人說夢。我們現在已到了英勇的戰鬭的社會主義時代了。」」

這也就是這部書的極透澈的解釋，極確切的實證，比羅曼羅蘭和愛因斯坦因的轉向，更加曉暢，並且顯示了作者的描寫反革命的凶殘，實在並非誇大，倒是還未淋漓盡致的了。是的，反革命者的野獸性，革命者倒是會很難推想的。

一九二五年的德國，和現在稍不同，這戲劇曾在國民劇場開演，並且印行了戈支(1.

Gotz）的譯本。不久，日譯本也出現了，收在社會文藝叢書裏；還聽說也曾開演于東京。三年前，我曾根據二譯本翻了一幕，載北斗雜誌中。靖華兄知道我在譯這部書，便寄給我一本很美麗的原本。我雖然不能讀原文，但對比之後，知道德譯本是很有刪節的，幾句幾行的不必說了，第四場上吉訶德吟了這許多工夫詩，也刪得毫無踪影。這或者是因爲開演，嫌牠累墜的緣故罷。日文的也一樣，是出于德文本的。這麼一來，就使我對于譯本懷疑起來，終于放下不譯了。

但編者竟另得了從原文直接譯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場續登下去，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場，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後來輾轉覓得未刊的譯稿，則連第一場也已經改譯，和我的舊譯頗不同，而且註解詳明，是一部極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裏，已將一年，總沒有刊印的機會。現在有聯華書局給牠出版，使中國又多一部好書，這是極可慶幸的。

原本有畢斯凱萊夫（I. I. Piskarev）木刻的裝飾畫，也複製在這里了。劇中人物地方時代表，是據德文本增補的；但堂·吉訶德傳第一部，出版于一六〇四年，則那時當

是十六世紀末，而表作十七世紀，也許是錯誤的罷，不過這也沒什麽大關係。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

北平箋譜序

鏤象于木，印之素紙，以行遠而及衆，蓋實始于中國。法人伯希和氏從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論者謂當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幾四百年。宋人刻本，則由今所見醫書佛典，時有圖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圖史之體具矣。降至明代，爲用愈宏，小說傳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畫沙，或細于擘髮，亦有畫譜，累次套印，文彩絢爛，奪人目睛，是爲木刻之盛世。清尚樸學，兼斥紛華，而此道于是淩替。光緒初，吳友如據點石齋，爲小說作繡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書，頗復騰踊，然繡梓遂愈少，僅在新年花紙與日用信箋中，保其殘喘而已。及近年，則印繪花紙，且並爲西法與俗工所奪，老鼠嫁女與靜女拈花之圖，皆渺不復見；信箋亦漸失舊型，復無新意，惟日趨于鄙倍。北京夙爲文人所聚，

頗珍楮墨，遺範未墮，尙存名箋。顧迫于時會，苓落將始，吾修好事，亦多杞憂。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異，各就原版，印造成書，名之曰北平箋譜。于中可見淸光緒時紙鋪，尙止取明季畫譜，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鏤以製箋，聊圖悅目；間亦有畫工所作，而乏韵致，固無足觀。宣統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牋出，似爲當代文人特作畫牋之始，然未詳。及中華民國立，義寧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爲鐫銅者作墨合、鎭紙畫稿，俾其彫鏤；旣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廓其技于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箋乃開一新境。蓋至是而畫師梓人，神志暗會，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後有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諸君，皆畫牋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後，始見數人分畫一題，聚以成帙，格新神渙，異乎嘉祥。意者文翰之術將更，則箋素之道隨盡；後有作者，必將別闢途徑，力求新生；其臨睨夫舊鄉，當遠俟于暇日也。則此雖短書，所識者小，而一時一地，繪畫刻鏤盛衰之事，頗寓于中；縱非中國木刻史之豐碑，庶幾小品藝術之舊苑；亦將爲後之覽古者所偶涉歟。

千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魯迅記。



一九三四年

『引玉集』後記

我在這三年中，居然陸續得到這許多蘇聯藝術家的木刻，眞是連自己也沒有豫先想到的。一九三一年頃，正想校印鐵流，偶然在版畫（Graphika）這一種雜誌上，看見載着畢斯凱來夫刻有這書中故事的圖畫，便寫信託靖華兄去搜尋。費了許多周折，會着畢斯凱來夫，終于將木刻寄來了，因爲怕途中會有失落，還分寄了同樣的兩份。靖華兄的來信說，這木刻板畫的定價頗不小，然而無須付，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于中國紙，只要寄些給他就好。我看那印着鐵流圖的紙，果然是中國紙，然而是一種上海所謂「抄更紙」，乃是集紙質較好的碎紙，第二次做成的紙張，在中國，除了做帳簿和開發票、帳單之外，幾乎再沒有更高的用處。我于是買了許多中國的各種宣紙和日本的「西之內」和

『烏之子』寄給靖華，託他轉致，倘有餘剩，便另送別的木刻家。這一舉竟得了意外的收穫，兩捲木刻又寄來了，畢斯凱來夫十三幅，克拉甫兼珂一幅，法復爾斯基六幅，保夫理諾夫一幅，岡察羅夫十六幅；還有一捲被郵局所遺失，無從訪查，不知道其中是那幾個作家的作品。這五個，那時是都住在墨斯科的。

可惜我太性急，一面在搜畫，一面就印書，待到鐵流圖寄到時，書卻早已出版了，我只好打算另印單張，紹介給中國，以答作者的厚意。到年底，這纔付給印刷所，製了版，收回原圖，囑他開印。不料戰事就開始了，我在樓上遠遠地看着這印刷所和我的鋅版都燒成了灰燼。後來我自己是逃出戰綫了，書籍和木刻畫卻都留在交叉火綫下，但我也僅有極少的閑情來想到他們。又一意外的事是待到重回舊寓，檢點圖書時，竟絲毫也未遭損失；不過我也心神未定，一時不再想到複製了。

去年秋間，我纔又記得了鐵流圖，請文學社製版附在文學第一期中，這圖總算到底和中國的讀者見了面。同時，我又寄了一包宣紙去，三個月之後，換來的是法復爾斯基五幅，畢珂夫十一幅，莫察羅夫二幅，希仁斯基和波查日斯基各五幅，亞歷克舍夫四十一幅，

密德羅辛三幅，數目比上一次更多了。莫察羅夫以下的五個，都是住在列寧格勒的木刻家。

但這些作品在我的手頭，又彷彿是一副重擔。我常常想：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至有一百餘幅之多，在中國恐怕只有我一個了，而但祕之篋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分幾遭兵火，而現在的人生，又無定到不及薤上露，萬一相偕湮滅，在我，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流光眞快，徘徊間已過新年，我便決計選出六十幅來，複製成書，以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其中的法復爾斯基和岡察羅夫的作品，多是大幅，但爲資力所限，在這里只好縮小了。我毫不知道俄國版畫的歷史；幸而得到陳節先生摘譯的文章，這纔明白一點十五年來的梗概，現在就印在卷首，算作序言；並且作者的次序，也照序中的敍述來排列的。文中說起的名家，有幾個我這里並沒有他們的作品，因爲這回翻印，以原版爲限，所以也不再由別書採取，加以補充。讀者倘欲求詳，則契訶寧印有俄文畫集，列培台華且有英文解釋的畫集的——

Ostraoomva-Ljebedeva by A. Benois and S. Ernst. State Press, Moscow-

Leningrad.

密德羅辛也有一本英文解釋的畫集——

D. I. Mitrohin by M. Kouzmin and V. Voinoff· State Editorship, Moscow-Petrograd.

不過出版太早，現在也許已經絕版了，我曾從日本的『Nauka社』買來，只有四圓的定價，但其木刻卻不多。

因爲我極願意知道作者的經歷，由靖華兄致意，住在列寧格勒的五個都寫來了。我們常看見文學的自傳，而藝術家，並且專爲我們而寫的自傳是極少的，所以我都抄錄在這里，藉此保存一點史料。以下是密德羅辛的自傳——

『密德羅辛（Dmitri Isidorovich Mitrokhin）一八八三年生于耶普斯克（在北高加索）城。在其地畢業于實業學校。後求學于莫斯科之繪畫，彫刻，建築學校和斯特洛干工業學校。未畢業。曾在巴黎工作一年。從一九〇三年起開始展覽。對于書籍之裝飾及插畫工作始于一九〇四年。現在主要的是給

「大學院」和「國家文藝出版所」工作。

七，三〇，一九三三。密德羅辛。』

在莫斯科的木刻家，還未能得到他們的自傳，本來也可以逐漸調查，但我不想等候了。法復爾斯基自成一派，已有重名，所以在蘇聯小百科全書中，就有他的略傳。這是靖華譯給我的——

『法復爾斯基（Vladimir Andreevich Favorsky）生于一八八六年，蘇聯現代木刻家和繪畫家，創木刻派，在形式與結構上顯出高尚的匠手，有精細的技術。法復爾斯基的木刻太帶形式派色彩，含着神祕主義的特點，表現革命初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心緒。最好的作品是：對于梅里美、普式庚、巴爾扎克、法郎士諸人作品的插畫和單形木刻——「一九一七年十月」與「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

我極欣幸這一本小集中，竟能收載他見于記錄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和『梅里美像；』前一種疑即序中所說的『革命的年代』之一，原是盈尺的大幅，可惜只能縮印

了。在我這里的還有一幅三色印的『七個怪物』的插畫，並手抄的詩，現在不能複製，也是極可惜的。至于別的四位，目下竟無從稽考；所不能忘的尤其是畢斯凱來夫，他是最先以作品寄與中國的人，現在只好選印了一幅『畢斯凱來夫家的新住宅』在這里，夫婦在燈下作工，牀欄上扶着一個小孩子；我們雖然不知道他的身世，卻如目覩了他們的家庭。

以後是幾個新作家了，序中僅舉其名，但這里有爲我們而寫的自傳在——

『莫察羅夫（Sergei Mikhalovich Mocharov）以一九〇二年生于阿斯特拉汗城。畢業于其地之美術師範學校。一九二二年到聖彼得堡，一九二六年畢業于美術學院之線畫科。一九二四年開始印畫。現工作于「大學院」和「青年衞軍」出版所。

七，三〇，一九三三。　莫察羅夫。』

『希仁斯基（L. S. Khizhinsky）以一八九六年生于基雅夫。一九一八年畢業于基雅夫美術學校。一九二二年入列寧格勒美術學院，一九二七年畢業。從一九二七年起開始木刻。

主要作品如下：

1保夫羅夫：「三篇小說。」

2阿察洛夫斯基：「五道河。」

3 Vergilius: "Aeneid"。

4「亞歷山大戲院（在列寧格勒）百年紀念刊。」

5「俄國謎語。」

七，三〇，一九三三。希仁斯基。」

最末的兩位，姓名不見于「代序」中，我想，大約因爲都是線畫美術家，並非木刻專家的緣故，以下是他們的自傳——

「亞歷克舍夫(Nikolai Vasilievich Alekseev)。線畫美術家。一八九四年生于丹堡(Tambovsky)省的莫爾襄斯克(Morshansk)城。一九一七年畢業

列寧格勒諸出版所：「大學院」"Gihl"（國家文藝出版所）。

主要作品：陀思妥夫斯基的博徒，斐定的城與年，高爾基的母親。

七，三〇，一九三三。　亞歷克舍夫。」

「波查日斯基(Sergei Mikhailovich Pozharsky)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達甫理契省（在南俄，黑海附近）之卡爾巴斯村。

在基雅夫中學和美術大學求學。從一九二三年起，工作于列寧格勒，以線畫美術家資格參加列寧格勒一切主要展覽，參加外國展覽——巴黎、克爾普等。一九三〇年起學木刻術。

七，三〇，一九三三。　波查日斯基。」

亞歷克舍夫的作品，我這里有母親和城與年的全部，前者中國已有沈端先君的譯本，因此全部收入了；後者也是一部巨製，以後也許會有譯本的罷，姑且留下，以待將來。

我對于木刻的紹介，先有梅斐爾德(Carl Meffert)的士敏土之圖；其次是和西諦先生同編的北平箋譜；這是第三本，因為都是用白紙換來的，所以取「拋磚引玉」之意，謂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國，眞是荊天棘地，所見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兎的偸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淡和破壞。而且，丑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對于木刻的紹介，已有富家

贅墕和他的幫閑們的譏笑了。但歷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閑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夜，記。

上海所感

一有所感，倘不立刻寫出，就忘卻，因爲會習慣。幼小時候，洋紙一到手，便覺得羊臊氣撲鼻，現在卻什麽特別的感覺也沒有了。初看見血，心裏是不舒服的，不過久住在殺人的名勝之區，則卽使見了掛着的頭顱，也不怎麽詫異。這就是因爲能够習慣的緣故。由此看來，人們——至少，是我一般的人們，要從自由人變成奴隸，怕也未必怎麽煩難罷。無論什麽，都會慣起來的。

中國是變化繁多的地方，但令人並不覺得怎樣變化。變化太多，反而很快的忘卻了。倘要記得這麽多的變化，實在也非有超人的記憶力就辦不到。

但是，關于一年中的所感，雖然淡漠，卻還能够記得一些的。不知怎的，好像無論什麽，

都成了潛行活動，祕密活動了。

至今爲止，所聽到的是革命者因爲受着壓迫，所以用着潛行，或者祕密的活動，但到一九三三年，卻覺得統治者也在這麼辦的了。譬如罷，闊佬甲到闊佬乙所在的地方來，一般的人們，總以爲是來商量政治的，然而報紙上卻道並不爲此，只因爲要遊名勝，或是到溫泉裏洗澡；外國的外交官來到了，牠告訴讀者的是也並非有什麼外交問題，不過來看看某大名人的貴恙。但是，到底又總好像並不然。

用筆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謂文壇上的事。有錢的人，給綁匪架去了，作爲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來卻連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說，那是給政府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們，卻道並不是。然而又好像實在也還是在屬于政府的什麼機關裏的樣子。犯禁的書籍雜誌的目錄，是沒有的，然而郵寄之後，也往往不知所往。假如是列寧的著作罷，那自然不足爲奇，但國木田獨步集有時也不行，還有，是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不過，賣着也許犯忌的東西的書店，卻還是有的，雖然還有，而有時又會從不知什麼地方飛來一柄鐵鎚，將窗上的大玻璃打破，損失是二百元以上。打破兩塊的書店也有，這回

是合計五百元正了。有時也撒些傳單，署名總不外乎什麽什麽團之類。

平安的刊物上，是登着莫索里尼或希特拉的傳記，恭維着，還說是要救中國，必須這樣的英雄，然而一到中國的莫索里尼或希特拉是誰呢這一個緊要結論，卻總是客氣着不明說。這是祕密，要讀者自己悟出，各人自負責任的罷。對于論敵，當和蘇俄絕交時，就說他得着盧布，抗日的時候，則說是在將中國的祕密向日本賣錢。但是，用了筆墨來告發這賣國事件的人物，卻又用的是化名，好像萬一發生效力，敵人因此被殺了，他也不很高興負這責任似的。

革命者因爲受壓迫，所以鑽到地裏去，現在是壓迫者和他的爪牙，也躲進暗地裏去了。這是因爲雖在軍刀的保護之下，胡說八道，其實卻毫無自信的緣故；而且連對于軍刀的力量，也在懷着疑。一面胡說八道，一面想着將來的變化，就越加縮進暗地裏去，準備着情勢一變，就另換一副面孔，另拿一張旗子，從新來一回。拿着軍刀的偉人存在外國銀行裏的錢，也使他們的自信力更加動搖的。這是爲不遠的將來計。爲了遼遠的將來，則在願意在歷史上留下一個芳名。中國和印度不同，是看重歷史的。但是，並不怎麽相信，總以爲

只要用一種什麼好手段，就可以使人寫得體體面面。然而對于自己以外的讀者，那自然要他們相信的。

我們從小以來，就受着對于意外的事情，變化非常的事情，絕不驚奇的教育。那教科書是西遊記，全部充滿着妖怪的變化。例如牛魔王呀，孫悟空呀……就是。據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總而言之，兩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們人類，大可以不必怎樣關心。然而，假使這不是書本上事，而自己也身歷其境，這可頗有點爲難了。以爲是洗澡的美人罷，卻是蜘蛛精；以爲是寺廟的大門罷，卻是猴子的嘴，這教人怎麼過。早就受了西遊記教育，嚇得氣絕是大約不至于的，但總之，無論對于什麼，就都不免要懷疑了。

外交家是多疑的，我卻覺得中國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鄉下去，向農民問路徑，問他的姓名，問收成，他總不大肯說老實話。將對手當蜘蛛精看是未必的，但好像他總在以爲會給他什麼禍祟。這種情形，很使正人君子們憤慨，就給了他們一個徽號，叫作『愚民』。但在事實上，帶給他們禍祟的時候卻也並非全沒有。因了一整年的經驗，我也就比農民更加多疑起來，看見顯着正人君子模樣的人物，覺會覺得他也許正是蜘蛛精了。然而，這

也就會習慣的罷。

愚民的發生，是愚民政策的結果，秦始皇已經死了二千多年，看看歷史，是沒有再用這種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遺留，卻久遠得多麽駭人呵！

（十二月五日。）

〔附〕

集外集編者引言

楊霽雲

編這本書的動機是這樣的：在兩年前的某一天，偶然翻起語絲的彙訂本，看到了一篇作者的記楊樹達君的襲來，猛憶這一篇好像是在華蓋集中沒有見過吧；拿起華蓋集來一翻，果然沒有，于是感到魯迅先生的文章，在他的文集中是有遺漏的。因個人愛好魯迅先生文章的積習，就將文集中沒有的文章陸續的看見就鈔起來了。這不過是自己爲『自私』並愛『全』的一種心念所驅使，毫沒有想拿牠來印成一本書的意思。

後來漸漸收集的多起來了，和魯迅先生本人談起，又蒙指示了許多他自己早年文學生活的過程。以魯迅先生文章價値的地位來講，倘若在別國，研究他的作品與生平的

專籍諒可出了不少種了；不幸他生在的是荒漠的中國，從他的早年文學生活聽來，簡直像祕史一般地新奇。爲了私人的嗜好，我益發的去發掘先生早年的作品，今夏又在浙江潮上抄得了三篇，看看寫作的時期是一九〇三年，較墳中一九〇七年的人的歷史尙早四年。在書的後面又翻到了一頁浙江留日學生的題名錄，作者是塡着二十三歲，大槪還是魯迅先生最早的文獻了。

這時我還沒有拿牠出版的意思。不久讀到了作者的「文人的遺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蠭起，旣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値得悲哀的」（憶韋素園君）一段，恍然悟到自己收集的一些文章，如僅供私人嗜好，那是沒有問題；如想供給後人作研究魯迅先生作品而用呢，則似有早日出版之必要。于是就去徵求先生的同意，回語是「如不至于對不住讀者，本人卻無異議，」我想在這顚倒混亂，滿佈蒙汗藥的中國文壇，作者的文章，有幾篇或許失去了時代的意義是難免，毒素是決計沒有的。于是就決定拿牠出版了。

作者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光榮價値，在思想鬭爭史上的重要地位，將後自有人來作專門的硏究，我這里且不提。但作者近幾年來，是在重重壓迫下奮鬬，層層狂吠中作戰。最苦痛的不是舉鎗揮劍的敵人，不是食祿效忠的幫閒，倒是口是心非，當面輸笑，背身投箭的戰友。我想將這本書貢獻給作者，使他緬昔顧今，爲人類作叛徒更勇猛地戰鬭。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

一九三六年

『城與年』插圖本小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之夜，作引玉集的後記時，曾經引用一個木刻家爲中國人而寫的自傳——

『亞歷克舍夫（Nikolai Vasilievich Alekseev）。線畫美術家。一八九四年生于丹堡（Tambovsky）省的莫爾襄斯克（Morshansk）城。一九一七年畢業于列寧格勒美術學院之複寫科。一九一八年開始印作品。現工作于列寧格勒諸出版所：「大學院」，「Gihl」（國家文藝出版部）和「作家出版所」。

主要作品：陀思妥夫斯基的博徒，斐定的城與年，高爾基的母親。

七，三〇，一九三三。亞歷克舍夫。』

這之後，是我的幾句敘述——

「亞歷克舍夫的作品，我這里有母親和城與年的全部，前者中國已有沈端先君的譯本，因此全都收入了；後者也是一部巨製，以後也許會有譯本的罷，姑且留下，以俟將來。」

但到第二年，捷克京城的德文報上紹介引玉集的時候，他的名姓上面，已經加着「亡故」二字了。

我頗出于意外，又很覺得悲哀。自然，和我們的文藝有一段因緣的人的不幸，我們是要悲哀的。

今年二月，上海開「蘇聯版畫展覽會，」裏面不見他的木刻。一看自傳，就知道他僅僅活了四十歲，工作不到二十年，當然也還不是一個名家，然而在短促的光陰中，已經刻了三種大著的插畫，且將兩種都寄給中國，一種雖然早經發表，而一種卻還在我的手裏，沒有傳給愛好藝術的青年，——這也該算是一種不小的怠慢。

斐定（Kostantin Fedin）的城與年至今還不見有人翻譯。恰巧，曹靖華君所作的

概略卻寄到了。我不想袖手來等待。便將原拓木刻全部，不加删削，和概略合印爲一本，以供讀者的賞鑒，以盡自己的責任，以作我們的"尼古拉·亞歷克舍夫君的紀念。

自然，和我們的文藝有一段因緣的人，我們是要紀念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扶病記。

詩

自題小像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哀詩三首（悼范愛農）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
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
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

奈何三月別，　竟爾失畸躬！

其二

海艸國門碧，　多年老異鄉。
狐狸方去穴，　桃偶已登場。
故里寒雲黑，　炎天凜夜長。
獨沉清冷水，　能否滌愁腸？

其三

把酒論當世，　先生小酒人。
大圜猶茗艼，　微醉自沉淪。
此別成終古，　從茲絕緒言。
故人雲散盡，　我亦等輕塵！

廣平謹案：以上錄自新苗第十三册，上逐先生懷舊中。後宇宙風第六十七期，知堂先生的關于范愛農所錄詩三首題云哀范君三章，其中有數字略異：如第一首竟作遽；第二首已作盡，寒作彤，黑作惡，冷作洌，滌作洗；第三首茗艼作酩酊，成終作終成。而第三首本已登于集外集，但因『此別……』二句不同，故仍重載。關于范愛農文中云：『題目下原署眞姓名，塗改爲黃棘二字。稿後附書四行，其文云：

「我于愛農之死爲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釋然。昨忽成詩三章，隨手寫之，而忽將雞蟲做入，眞是奇絕妙絕，辟歷一聲。……今錄上，希大鑒定家鑒定，如不惡乃可登諸民興也。天下雖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豈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樹又言。」』

無題

大江日夜向東流，聚義羣雄又遠游。
六代綺羅成舊夢，石頭城上月如鈎。

其二

雨花臺邊埋斷戟，莫愁湖裏餘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見，歸憶江天發浩歌。

送增田涉君歸國

扶桑正是秋光好，楓葉如丹照嫩寒。
卻折垂楊送歸客，心隨東棹憶華年。

無題

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

英雄多故謀夫病，淚灑崇陵噪暮鴉。

偶成

文章如土欲何之，翹首東雲惹夢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蘭秋菊不同時。

贈蓬子

驀地飛仙降碧空，雲車雙輛挈靈童。
可憐蓬子非天子，逃去逃來吸北風。

一二八戰後作

戰雲暫斂殘春在，重礮清歌兩寂然。
我亦無詩送歸棹，但從心底祝平安。

教授雜詠三首

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
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

其二

可憐織女星，化爲馬郎婦。
烏鵲疑不來，迢迢牛奶路。

其三

世界有文學，少女多豐臀。
鷄湯代猪肉，北新遂掩門。

所聞

華燈照宴敞豪門，嬌女嚴裝侍玉樽。
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

無題

故鄉黯黯鎖玄雲，遙夜迢迢隔上春。
歲暮何堪再惆悵，且持卮酒食河豚。

其二

皓齒吳娃唱柳枝，酒闌人靜暮春時。
無端舊夢驅殘醉，獨對燈陰憶子規。

答客誚

無情未必眞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贈畫師

風生白下千林暗，霧塞蒼天百卉殫。
願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贈鄔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
有病不求藥，無聊纔讀書。
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彌陀。

題吶喊

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
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

悼楊銓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爲斯民哭健兒。

無題

禹域多飛將，蝸廬賸逸民。
夜邀潭底影，玄酒頌皇仁。

其二

一枝淸采妥湘靈，九畹貞風慰獨醒。
無奈終輸蕭艾密，卻成遷客播芳馨。

其三

煙水尋常事，荒郵一釣徒。
深宵沈醉起，無處覓菰蒲。

報載患腦炎戲作

橫眉豈奪蛾眉冶，不料仍違衆女心。
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

無題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

秋夜有感

綺羅幕後送飛光，柏栗叢邊作道場。
望帝終教芳草變，迷陽聊飾大田荒。
何來酪果供千佛，難得蓮花似六郎。
中夜雞鳴風雨集，起然菸卷覺新涼。

亥年殘秋偶作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沈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
竦聽荒鷄偏閱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附錄

『未名叢刊』與『烏合叢書』廣告

所謂未名叢刊者，並非無名叢書之意，乃是還未想定名目，然而這就作爲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

這也並非學者們精選的寶書，凡國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費，便卽付印，想使蕭索的讀者，作者，譯者，大家稍微感到一點熱鬧。內容自然是很龐雜的，因爲希圖在這龐雜中略見一致，所以又一括而爲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叢刊。

大志向是絲毫也沒有。所願的：無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從速賣完，可以收回錢來再印第二種；(2)對于讀者，是希望看了之後，不至于以爲太受欺騙了。

以上是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二月間的話。

現在將這分爲兩部分了。未名叢刊專收譯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種單印不闊氣的作者的創作的，叫作烏合叢書。

〔一九二六年八月彷徨上所刊的廣告。〕

『奔流』凡例五則

1. 本刊揭載關于文藝的著作，翻譯，以及紹介，著譯者各視自己的意趣及能力著譯，以供同好者的閱覽。

2. 本刊的翻譯及紹介，或爲現代的嬰兒，或爲嬰兒所從出的母親，但也許竟是更先的祖母，並不一定新穎。

3. 本刊月出一本，約一百五十頁，間有圖畫，時亦增刊，倘無意外障礙，定于每月中旬出版。

4. 本刊亦選登來稿，凡有出自心裁，非奉命執筆，如明、清八股者，極望惠寄，稿由北新書局收轉。

5. 本刊每本實價二角八分，增刊隨時另定。在十一月以前豫定者，半卷五本一元二角半，一卷十本二元四角，增刊不加價，郵費在內。國外每半卷加郵費四角。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裏封面所載。〕

『藝苑朝華』廣告

雖然材力很小，但要紹介些國外的藝術作品到中國來，也選印中國先前被人忘卻的還能復生的圖案之類。有時是重提舊時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遺產，有時是發掘現在中國時行藝術家的在外國的祖墳，有時是引入世界上的燦爛的新作。每期十二輯，每輯十二圖，陸續出版。每輯實洋四角，預定一期實洋四元四角。目錄如下：

1. 近代木刻選集(1)
2. 蕗谷虹兒畫選
3. 近代木刻選集(2)
4. 比亞茲萊畫選

以上四輯已出版

5. 新俄藝術圖錄
6. 法國插畫選集

7. 英國插畫選集　8. 俄國插畫選集

9. 近代木刻選集(3)　10. 希臘瓶畫選集

11. 近代木刻選集(4)　12. 羅丹雕刻選集

朝花社出版

〔登在一九二九年出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奇劍及其他等書末的廣告〕。

『文藝連叢』

——的開頭和現在——

投機的風氣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幾分眞爲文藝盡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變相，或者失敗了。我們只是幾個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來試一試。首先是印一種關于文學和美術的小叢書，就是文藝連叢。爲什麽『小』？這是能力的關係，現在沒有法子想。但約定的編輯，是肯負責任的編輯；所收的稿子，也是可靠的稿子。總而言之：現在的意思是不壞的，就是想成爲一種決不欺騙的小叢書。什麽『突破五萬部』的雄圖，我們豈敢，只要有幾千個讀者肯給以支持，就頂好頂好了。現在已經出版的，是——

1.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蘇聯聶維洛夫作，曹靖華譯，魯迅序。作者是一個最偉大的

農民作家，描寫動蕩中的農民生活的好手，可惜在十年前就死掉了。這一個中篇小說，所敘的是革命開初，頭腦單純的革命者在鄉村裏怎樣受農民的反對而失敗，寫得又生動，又詼諧。譯者深通俄國文字，又在列寧格拉的大學裏教授中國文學有年，所以難解的土話，都可以隨時詢問，其譯文的可靠，是早爲讀書界所深悉的，內附藹支的插畫五幅，也是別開生面的作品。現已出版，每本實價大洋二角半。

2.解放了的董·吉訶德　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易嘉譯。這是一大篇十幕的戲劇，寫着這胡塗固執的董·吉訶德，怎樣因游俠而大碰釘子，雖由革命得到解放，也還是無路可走。並且襯以奸雄和美人，寫得又滑稽，又深刻。前年曾經魯迅從德文重譯一幕，登北斗雜誌上，旋因知道德譯頗有删節，便即停筆。續登的是易嘉直接譯出的完全本，但雜誌不久停辦，仍未登完，同人今居然得到全稿，實爲可喜，所以特地趕緊校刊，以公同好。每幕并有畢斯凱萊夫木刻裝飾一幀，大小共十三幀，尤可賞心悅目，爲德譯本所不及。每本實價五角。

正在校印中的，還有——

3. 山民牧唱　西班牙巴羅哈作，魯迅譯。西班牙的作家，中國大抵只知道伊本納茲，但文學的本領，巴羅哈實遠在其上。日本譯有選集一册，所記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風俗習慣，譯者曾選譯數篇登奔流上，頗爲讀者所贊許。這是選集的全譯。不日出書。

4. "Noa Noa"：法國戈庚作，羅憔譯。作者是法國畫界的猛將，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社會，逃到野蠻島泰息謫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就是那時的紀錄，裏面寫着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純眞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幷及島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譯者是一個無名的人，但譯筆卻並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畫十二幅。現已付印。

（一九三四年）

『譯文』終刊號前記

『譯文』出版已滿一年了。也還有幾個讀者。現因突然發生很難繼續的原因，只得暫時中止。但已經積集的材料，是費過譯者校者排者的一番力氣的，而且材料也大都不無意義之作，從此廢棄，殊覺可惜：所以仍然集成一册，算作終刊，呈給讀者，以盡貢獻的微意，也作爲告別的紀念罷。

譯文社同人公啓。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紹介『海上述林』

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文，作者既係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並世無兩。其中寫實主義文學論與高爾基論文選集兩種，尤爲煌煌巨製。此外論說，亦無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傳世。全書六百七十餘頁，玻璃板插畫九幅。僅印五百部，佳紙精裝，內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頂，每本實價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絨面，藍頂，每本實價二元五角，函購加郵費二角三分。好書易盡，欲購從速。下卷亦已付印，準于本年內出書。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代售。

〔一九三六年十月刊載于各出版物上。〕

編後說明

魯迅先生豫備這集子的意思大約是這樣的罷；因爲集外集所載的尙覺有未備之處，似乎還可以補足一下。所以特地託老友宋紫佩先生，把平寓所存的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莽原週刊等寄來。之後，費了不小心血，自己親自抄錄，有可以補充的，隨時給寫下『補記』如編完寫起等是。有在本文之後添列別人文件作備考的，如咬嚼之餘，咬嚼未始乏味田園思想等是，爲了添加備考，所以本文雖則在集外集登載過，這里仍將篇名列入。其夢，愛之神，桃花，他們的花園，人與時，渡河與引路，雜語，流言和謊語等，雖則費了先生一番功夫，抄寫出來，但因已見集外集，而亦未附加補記之類，由廣平斗膽抽去，以免重出。

很不幸的，先生編輯未完而病作了。集外集拾遺這書名是他自己定的。本書編輯法，

則依照先生校正過的集外集的式樣排列，以歸劃一，而表遵循。

集外集預備出版送檢時，其中編者引言，來信，啓事，老調子已經唱完，上海所感，今春的兩種感想，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小引，英譯本短篇小說集自序，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等共十篇，那時被抽去了，先生特另紙抄載書目，雖則原稿已落于檢官之手，幸而如今春的兩種感想等篇，承友好之助，得以重行補全，俾符先生特意收入『拾遺』中的原意。

其他如懷舊，一個罪犯的自述，我纔知道，中山先生逝世一週年，何典題記，十二個後記，爭自由的波浪小引，游仙窟序言；及藝苑朝華之近代木刻選集小引，路谷虹兒畫選小引，比亞玆萊畫選小引，新俄畫選小引，浮士德與城後記，靜靜的頓河後記，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士之圖序言，鐵流編校後記，好東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謠，言詞爭執歌，解放了的董・吉訶德後記，北平箋譜序，引玉集後記，城與年插圖本小引等篇，諒爲先生故意删掉或漏落，或年遠失記，一向沒有收集的。爲了敬仰先生的一切，全集盡力之所能集，這里也都編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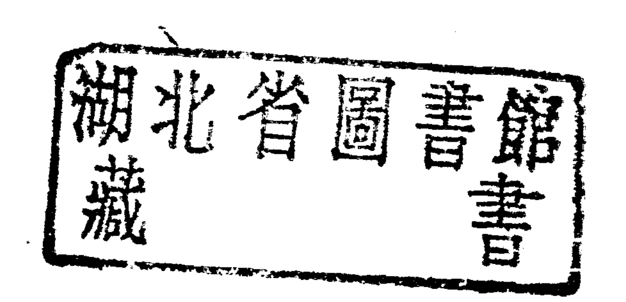
先生于古詩雖工而不常作，偶有所感，也多隨錄隨失。茲就能搜求及的，附之集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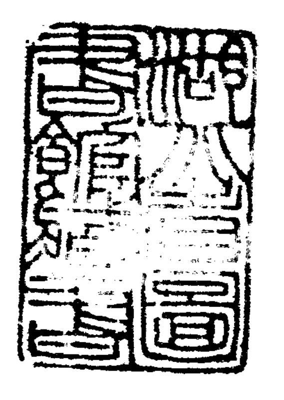
先生畢生對于文字，態度嚴肅，故每一執筆，雖寥寥數言，頗費匠心，且多爲讀者所揣摩愛好。如譯文前記，奔流凡例，及海上述林等之介紹廣告，每于字裏行間，卓具風格，特附于後，或不無意義歟。

所深自疚歉的，就是先生文章浩瀚，普散各方，歷時且久。以個人微力，忽促編就，烽火遍地，文化凌夷之際，如河南雜誌中的破惡聲論等篇，雖承楊霽雲先生示知而無從搜到。或更有遺漏，在所不免。所冀愛好先生著作者，有以助之，俾將來益臻完備，幸甚。

雖然，本集之得以付印成書，其中許多不易收集到的材料，仍然是感謝遠近友好，賜以指導的，特此表示謝意。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夜，許廣平。


湖北省圖書館
藏書



魯迅三十年集

遺拾集外集

3.

著者 魯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十冊

